

# 人間

● 慟哭的證言!!

## 娼奴籲天錄

6個脫逃的雛妓對台灣  
雛妓奴隸地獄所做號泣的證辭...

17

76年3月5日

中國青年專號

20~30年代

折翼  
而不悔的  
托派黨人  
嚴靈峰

文藝自由  
論戰的  
悍將  
胡秋原

80年代

〈新種族〉  
喪失了  
歷史與  
青年壯偉  
之夢的  
新人種

四君子：  
先辦周刊，  
後辦報紙！

32頁彩色報告  
林氏庭園  
解讀  
合歡山：  
美麗  
與恥辱

娼奴籲天錄·新種族·分析與研究

76年3月5日 / 第2卷第5期

## PRO KENNEX 肯尼士秋冬休閒運動服

今年，全新設計的PRO KENNEX肯尼士秋冬休閒運動服，要讓你全身閃亮出青春的鋒芒！

肯尼士運動用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潭子鄉梁林村祥和路33號(C04E) 338507-10  
台北辦事處：台北市松江路132號20樓2-F  
電話：(02)5638344

賀 肯尼士台中雙十門市部，10月20日開幕歡迎蒞臨：台中尚武路10號

全新上市





**WHO'S COMING SECOND?  
誰是第二?**

**BRAVO IVAN !!**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 / 高信疆 (高上秦)

# 人間

17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鑫 徐國士 韓韓  
馬以工 梁正居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李文吉  
企劃 / 企劃編輯組  
攝影採訪 / 林柏樑 蔡明德 李文吉  
廖嘉展 鍾俊陞 賴春標  
文字採訪 / 官鴻志 李疾  
特約採訪 / 陳列 陳斐雯  
執行編輯 / 范振國  
助理編輯 / 曾淑美  
業務主任 / 曾伯堯  
會計主任 / 吳文娜  
廣告主任 / 陳映三  
視聽部 / 王菲林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



今年元月間，本刊和「婦女新知」雜誌社、「主婦聯盟」和長老教會「彩虹少女之家」和其他關心婦女和台灣原住民人權的團體和個人，在台北市歷史悠久的娼妓之街，舉行抗議擄賣山地少女為妓的遊行示威，引起輿論廣泛的注意。

「人間雜誌」分訪了6個被交付保護管束和自己從淫業中脫逃的雛妓，記錄了她們那幾乎令人不敢置信的、慟哭的證言，揭發了在長期來都市淫業的超額利潤上建立起來的現代奴隸制度內幕，以及雛妓在最放膽的人權破壞、身體傷害和妨害自由下，身心俱碎的事實，形成對這飽食的漢人社會最強烈的控訴（「雛妓奴隸額天錄，第8頁」）！

在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交相煎迫下，中國的青年和學生在探索祖國發展方向、改造祖國社會的巨大運動中，起着主導作用，做了重大貢獻。但60年代之後，由於高經濟成長，大眾消費社會的成立，加上40年來冷戰構造下台灣對美日經濟和政治的依賴，一批和中國現代史中的青年完全不同的、新的種族登場了。我們特地訪問了在20年代狂飈般的中國，以中共內部左翼反對派托洛斯基主義者黨人活過來的嚴靈峯，（「坎坷磨折，寸心似鐵，第76頁」），和在20年代與30年代之交，以弱冠之年，掀起「文藝自由論戰」，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把一生獻給中國的改造與重建的胡秋原，暢談他們的青年時代（「赤心巨筆的知識份子」，第86頁）。另外，我們以200份問卷，對在台北市東區活躍的《新種族》，做了隨機的訪問，並將訪問的結果做了一個統計和分析。結果顯示：在戰後富裕化社會中成長的一代，過早地表現逸樂化、物質化，過早地喪失高遠壯偉的青年之夢，過早地對社會和政治表現出冷淡和保守的態度（《新種族》：一個隨機問卷的分析報告，第9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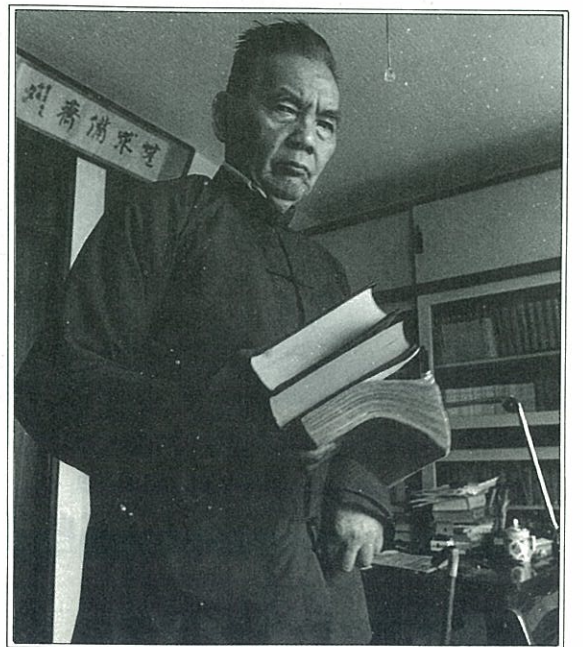
隨着台灣工業發展而衰滯的台灣農村，適婚婦女向城鎮追求個人前途，使農村中因老實、木訥、工作忙

碌而耽誤婚期的男性數目增多。另一方面，台灣經濟的富裕，自然吸引了比較貧窮的東南亞勞動力流向台灣。於是人口捐客大量引入東南亞婦女與台灣農村中耽誤婚期的青年和鰥夫合婚，蔚為農村中越來越顯目的社會現象。「從亞洲進口的媳婦們」（第24頁），報告了雲林水尾一鄉中好幾對由「進口新娘」組成的農村家庭的戲曲，有憂傷，也有歡喜。

本期「人間」32頁彩色報告中，有一篇是續16期板橋林家花園的歷史與建築的解說（「板橋林氏庭園解讀」（下），第60頁），說明中國貴族士大夫庭園因功能多樣化而要求造景之多變，卻又講求《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原則。「合歡山：美麗與恥辱」（第46頁）報告了10年來遊客激增條件下，合歡山食、宿、衛生、安全和交通、管理的荒廢，對冬季中每個月20萬遊客的損害與困難。

阮義忠「人與土地」系列（「那些人·那些土地」，第36頁）在本期完結了3期來的連載，引起讀者廣泛的關注，也使阮義忠在台北市雄獅畫廊的「人與土地」專題展出極為成功。

這一期「世界報導攝影名著選讀」，我們刊出日本傑出的報導攝影家，也是「人間」的朋友樋口健二花了7年時間完成的「日本公害之鄉：四日市」（第108頁），報告了日本高經濟成長所付出的人間殘害與自然破壞的慘酷代價。在出口導向工業富裕化的台灣全面曝露了重大社會代價的今天，樋口的傑出報告，對我們應有深刻的反省、批判與教育的意義。



# 讀者信箱

## 平實不謬的報導

「人間雜誌」第16期關於我族矮靈祭報導，深深以為敘述平實不謬，描繪富有道德感，謹代表賽夏族致最崇高之謝意與敬意，並祝福「人間雜誌」業務蒸蒸日上。

向天湖 風添福 謹頌  
朱阿良  
風繼財 執筆

## 問題及請求

細細地閱讀了貴刊元月號，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真有愛不釋手的感覺，個人因愛好大自然，尤其喜愛「高山之雪」，「四川九寨溝去來」等單元。個人有幾個問題及請求，能否惠予解答：

一、能否多介紹大陸神州之有關報導。如上期：「中國1948~1949」等。

二、可否將各作者之通訊資料提供讀者。

三、個人因訂閱自13期以後，而合訂本《5~12》尚未收到，可否請代為查詢，謝謝！

四、不知《1~4》期是否尚有存貨？如果沒有，是否考慮再版？

以上簡單問題，煩請告知則感激不盡。末了順祝貴社社務蒸蒸日上。

左營 蔡宏俊

## 編按：

一、只要篇幅允許，我們會多介紹有關大陸風土民情的報導。

二、請直接和雜誌社聯絡。

三、《5~8》已寄出，《9~12》尚未裝訂好。

四、沒有存貨了，目前尚不考慮再版，非常對不起。

## 我們共同的耻辱

目前在美國休士頓的中報上，讀

到數則新聞，有關台灣山地少女淪為娼妓的抗議遊行，以及拍攝「失蹤人口」影片的種種。讀後久久不能釋懷，我不只為那些不幸的女同胞難過，也覺得非常的羞恥和憤怒。處在廿世紀，經濟富裕的台灣，竟然還有這種原始、封建的現象存在，我們的婦女會在那裏？我們的社會福利在那裏？我們的教育在那裏？大學社會系、社會工作系的知識份子在那裏？我自己就是社會系社會工作組畢業的，這也是我的羞恥。

希望貴刊能對山地同胞賣女的現象，做深入的瞭解和報導。我相信這個問題若引起廣泛的注意，也對處理問題，邁進了一步。不知貴刊是否有擔當此項使命的可能？

休士頓 梁緒華

## 護惜這片美麗的土地

工作辛苦了！貴社自創刊以來，對於環境與生態保護，不遺餘力報導，以深入淺出的手法來介紹，得到社會大眾回響，提醒大家愛護這片美麗的土地，觸動生於斯、長於斯的情懷，進而去保護它。

敝人現是國小教師，認為經由教育的力量，教導我們的下一代開始，使環保意識深植於心靈中且自認是一份責任，如此才能恢復我們的美麗寶島。這個構想，須借重貴社鼎力相助；因講解須配合幻燈片、圖片，才能使兒童有深刻印象。而資料來自貴社已出版的，如：

第7期「悲泣的河海專輯」

第11、13期「一部河流的生命史：基隆河、濁水溪」。

第14期「莫讓貪慾的手臂摧毀臺灣聖山之美」。

第15期「高山之雪：亞熱帶臺灣

的雪境」。

以上所列之專輯，煩請相助，提供幻燈片、圖片資料，如能購買，願意承購。或貴社有更好建議，共同期許此一理念早日付諸實踐。

高雄 李朝平

編按：您對環保的熱心，教人感動，我們很樂意幫忙。等您要的資料蒐集齊全再給您寄去或通知您來拿。

## 捐款代轉

每次看完「人間」都有無力感，我真的沒有辦法為我的同胞真正解決他們的問題。但這一次我終於能盡點力了。很抱歉，因為我只是個學生，所能給的只有這些。請你們把這一千元轉交給周楊霖先生的太太，我知道一千元是個很微薄的支助，很抱歉，我無法給得更多，謝謝。

佚名

煩請貴社將這1萬5千元轉寄給聖安娜之家、救星教養院和雙溪啟智中心。每個機構各寄5千元。謝謝！

台南 謝惠蘭

麻煩把這1千元轉給救星教養院。微數請幫忙，在下感激不盡！

文化大學 李盈盈

## 謝謝您！

您好！非常感謝您寄來的「鄭鈴玉女士的捐款貳仟伍佰元」。最感謝的是貴社的愛心報導，使更多的善心人士捐助本院。願天主回報貴社，使「人間」讀者日日增加！

救星教養院 敬上

## 人間雜誌第十五期勘誤表

P.68第二欄 誤Cote Dazur 正Côte d'Azur

P.69第一欄 誤一百公里 正一百多公里

P.71第二欄4行 誤4.5塊錢 正四、五塊錢

倒數第三行 誤好 正子女

編按：上期「人間」的「邱信的工作資料」中的前言部分：「事實上邱信在核三運轉發電的1974年到他猝亡的1976年期間……」兩個年度應更正為民國74年和民國75年，此純屬校對的失誤，謹向讀者致歉。



封面解說：  
元月10日，當抗議販賣原住民雛妓的遊行隊伍行至華西街的妓女戶時，來自花蓮的江秀英已泣不成聲。她用阿美族母語呼喚原住民雛妓，要她們團結起來，反抗這種悲慘的山地雛妓奴隸制度。（攝影■蔡明德）

17

中華民國  
76年3月5日

8 〈人間社會〉  
攝影■鍾俊陞等 撰文■曾淑美等  
**雛妓奴隸籲天錄**

6個從火坑脫逃的雛妓，對台灣赤裸裸的雛妓奴隸地獄所做的悲慟證言，對台灣飽食社會提出最嚴厲的指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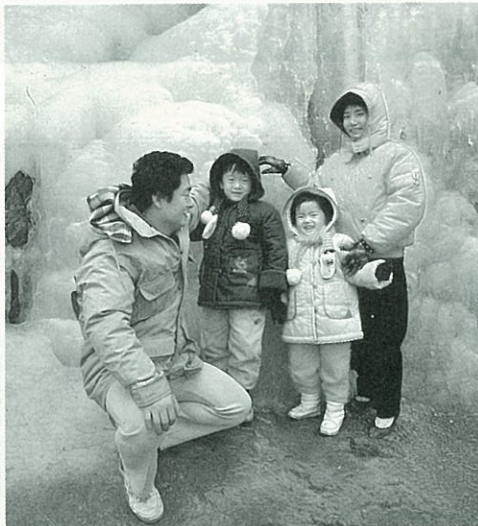
24 〈人間農村〉  
攝影 / 撰文■廖嘉展  
**從亞洲進口的媳婦們**

台灣農村滯蔽，姑娘們不願嫁在農村，農村青年和鰥夫耽誤婚期。1980年後，人口擱客從東南亞大量輸入新娘……



36 阮義忠〈人與土地〉之3  
攝影 / 撰文■阮義忠  
**那些人·那些土地**

來生，但願我是春風，  
你是土地，朝夕相守……



46 〈人間環境〉  
攝影■賴春標等 撰文■曾蘆花  
**合歡山：  
美麗與恥辱**

10年來，合歡山雪景的遊客陡增至20萬人次，但那裡的食、宿、交通、衛生、安全設施却依然十數年前的習慣……

60 〈人間建築〉  
攝影■林柏樑 撰文■李乾朗等  
**板橋林氏庭園解讀(下)**

貴族豪門發展的中國庭園建築，有怡情、養性、酬宴、讀書、起居的多元功能，故造境變化多，却講究〈雖由人作，宛自天開〉……

76 〈人間青年〉之1  
攝影■林禾 撰文■翁佳尹  
**坎坷磨折，寸心似鐵  
嚴靈峰的青年時代**

整個20年代，他是社青團學生活躍份子，是莫斯科東方大學的托派學生，在中國，他因托派活動受到左右夾擊。50年後，他還說，做為黨人，他不會後悔……

86 〈人間青年〉之2  
攝影■梁辰 撰文■宋江英  
**赤心巨筆的知識份子  
胡秋原的青年時代**

17歲，他是桂系軍人要緝殺的思想犯；  
20歲，他到東京讀蒲列漢諾夫；23歲，他掀起「文藝自由論戰」，參加了「中國社會史論戰」……

96 〈人間青年〉之3  
攝影■李文吉等 訪問 / 調查■葉根泉等  
整理■邱韻芳  
**《新種族》：一個  
隨機問卷的分析報告**

一個全新的人種已經在台灣的消費城市裡登場。他們過早地崇拜物質和金錢；沒有高遠壯偉的青年之夢；是現代「消費人」的雛型；在政治上保守而冷漠，過早地感到人生的空虛……

108 〈人間世界攝影名著導讀〉  
攝影 / 撰文■樋口健二 譯寫■劉慶一  
**日本公害之鄉：四日市**

日本漁鄉四日市建設大煉油廠之後，成為亞硫酸氣和硫酸煙霧日夜瀰漫的小鎮，造成2000人以上的公害病和320人的死亡……

116 〈人間亞洲〉  
攝影 / 撰文■王菲林  
**爲了這一天，  
在馬尼拉……**

2月2日，菲律賓人民投票決定國家能不能有一部成文憲法的前夕，本刊記者在馬尼拉的現地報告。

122 〈人間媒體〉  
攝影■蔡明德 撰文■陳仰浩  
**四君子：先辦周刊，  
後辦報紙！**

台灣青壯年報人知識份子周天瑞、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在報禁解放聲中，結合起來辦新聞雜誌，引起廣泛的矚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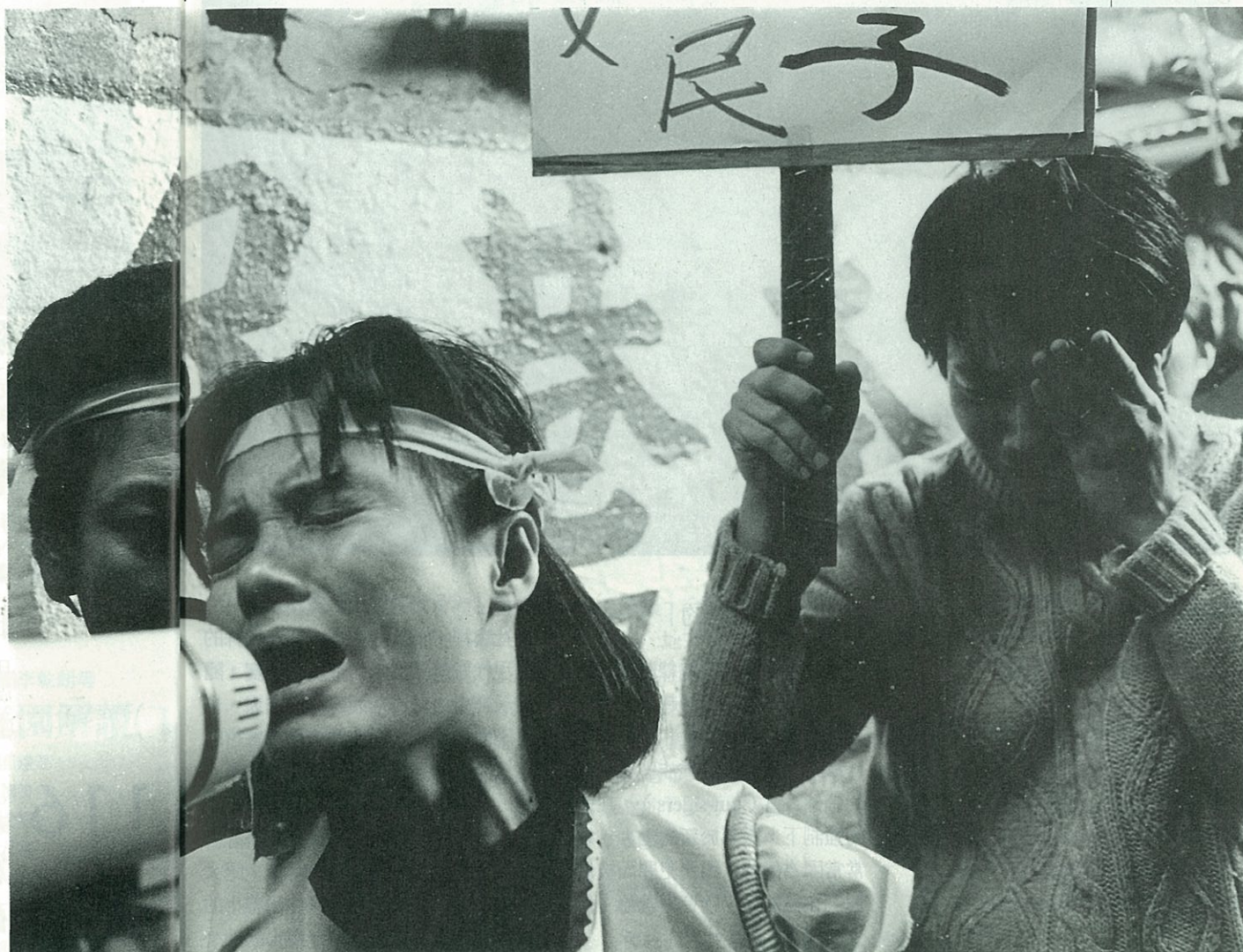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 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會通人〉

# 雛妓 奴隸籲天錄

## 台灣雛妓的血淚證言

在文明開化、繁榮進步的台灣  
長期存在著一種新的，悲慘的奴隸制度：  
山地雛妓奴隸制度。  
她們早在11、12、13...歲時被投入那噬人的煉獄，  
囚禁在地下室日夜受到蹂躪，沒有晝夜，沒有月日  
沒有任何休假，每天接客30到40人……  
她們任子宮炎、腹膜炎和各種性病交相摧殘。  
雛妓奴隸制度的存在，  
是對在台灣中國人最大的羞恥，最嚴厲的控訴，  
最不可恕的罪案！



攝影■鍾俊陞 / 李文吉 / 蔡明德 / 林柏樑 / 謝又青  
撰文■曾淑美 / 俊陞  
導言■紀昆泉

今年1月10日，「婦女新知」雜誌、長老會「彩虹少女之家」到台北華西街遊行，抗議販賣山地少女賣淫。山地勞工福音之家的江秀英用阿美族母語流

淚呼喚原住民雛妓。當時雛妓都被囚禁在華西街妓女戶密室，在保鏢和老鴉的淫威下吞聲落淚。據說妓女戶在遊行抗議的前一天就從某方面得到風聲，

做了萬全「準備」。抗議行動的翌日，一名原住民少女趁保鏢不注意逃回故鄉。（攝影■李文吉）



爲防止脫逃，許多娼戶設有鐵欄。在鐵欄中拉客的悲慘，向人間社會發出憤怒的控訴。（攝影■謝又青）

### 被社會所拋棄的「外人」

在社會學上，「奴隸制度」的定義固然繁多，但概括起來，約莫有這4個條件：

一、凡奴隸，是種族上和階級上的「外人」(out-siders)，在武力的強制下，服事於新的主人。奴隸常常因為債務、因為犯罪而被剝奪他們在種姓上、社會上做爲一個完全的成員；

二、至少是奴隸的第一代，奴隸總是可以買賣的商品；總是帶有明顯的商品的形式。奴隸是一種財產。這商品性與財產性，是分別被強制的勞動者和奴隸間之差異的重要標準；

三、在社會全體的分工上，奴隸往往從事特定的、低賤的勞動；

四、奴隸制度的存在，僅僅依靠外在的強制和威脅。

很少人意識到，在我們這個「進

步」、「繁榮」、「安和樂利」的社會裡，長期存在著一個赤裸裸的現代奴隸制度。而這奴隸制度，隨著社會之富裕化而不斷地擴大，也不斷地深化它那令人無以置信的殘酷、凶暴、冷血和罪惡的性質。

這個奴隸制度，就是強擄或拐誘14歲、15歲以下的女孩，從事悲慘的賣淫的體制。這些小女孩，絕大多數是台灣山地9支原住民稚小的女兒，有小部份是平地漢人的幼小的姊妹。

從上述社會學有關「奴隸」的定義看來，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雛妓」，正是在複雜的暴力和強制構造下，以債務（俗稱「質」或「押」）的形式，失去了她們做爲台灣社會的充份成員的身份。在人格上，精神上、社會上，才十幾歲的她們，已經被我們的社會所拋棄。就雛妓問題來看，她們尤其符合上述定義上「外人」的性質，因為她們在台



灣這個漢人中心的社會裡，在種族上，是非漢人的台灣原住各族人民。事實上，原住民在政治經濟上對平地漢族經濟和社會的依賴和隸屬之不斷的深刻化，是在雛妓問題上，山地少女的命運尤其悲慘和嚴重化的主要原因。

其次，台灣雛妓具有鮮明的商品性。這並不指她們接客取得代價（雖然特別是山地籍的雛妓根本沒有收入或收入極爲微小）而言，而是指雛妓本身在在台灣賣淫結構中的商品化。通常，人口販子用暴力、欺騙的方式，平均以20萬元到30萬元間「押」一個女孩。這些女孩，也像商品一樣，供台灣賣淫集團因市場供需而南北調動……一旦被「押」，這些稚幼的不幸的女孩，便成了各個淫業「店」主的財產。她們成了具有鮮明的財產性格的人種。

第三，雛妓之做爲一種奴隸，一律從事特定的「低賤勞動」。

最後，台灣雛妓結構的存在，有流氓、地方勢力這些榨取和分潤雛妓用她們血淚掙來的超額利潤。長期來，台灣公安力量和法律縱容——如果不曾維護——不法，都直接和間接地形成了雛妓奴隸制度所賴以成立的「暴力」、強制和「威脅」的因素。

### 她們的證言

當我們以奴隸制度來比喻台灣的雛妓產業，我們要特別強調雛妓在人權和人身自由上所遭受的極爲悲慘的遭遇。

許多證言顯示，她們像囚犯一樣被禁閉起來接客，時間稍久，往往弄不清是白天或黑夜，弄不清今天是幾月幾日。有一個雛妓說，當她的家人千辛萬苦找到人，用錢贖出來，才知道自己已經度過了一年多暗無天日的時光。

雛妓常常因為各種原因遭到「店」

倚門的娼女。就在娼門的地下室，有如暗無天日的雛妓地獄。

（攝影■李文吉）

主人（鴛母）和保鏢的毒打。有一位雛妓證言：她知道有人被活活打死。另外有證言指出華西街妓女戶都有地下室，是囚禁和私刑的黑暗地獄。

幾乎所有的證言都指出，她們每天要接客30名以上。以每次每「節」接客300元的代價（15分鐘為一「節」）來算，一個雛妓每天的營業量是9000元，一個月27萬元。一般「自願」為娼的妓女，可以從300元中分得150元，每個月有13萬餘的收入。但被「押」來出賣肉體的（山地）少女，則只能從每300元分得10元，或完全沒有報酬。換言之，淫商以20萬的代價「押」得女



公娼每天至少要接20個客人。雛妓則需接客30至50人！  
（攝影■謝又青）

孩，只要接一個月的客，就不但取回成本，而盈盈有餘，因為每個少女的「處女」，另外可以賣到10萬元左右的價錢。

鴇母為了增加利潤，除了強迫雛妓每天要接30到40個客人，平時都沒有任何休假。也沒有星期日、沒有年節假日，子宮發炎、生病時，甚至月經期間也不准休息。

這種頻繁的接客，為她們身心兩方面帶來嚴重的摧殘。子宮發炎、腹膜炎、各種性病經常發生，卻得不到應有的醫療。許多人終生喪失

育兒的能力，而被徹底摧毀日後從良而為之人母的希望。在心理上，她們憎恨男性、自卑，自覺卑汙有罪，對未來充滿驚懼和不安……

雛妓奴隸制度的重要基礎，是台灣存在已久、規模複雜而龐大的販賣人口系統。這個系統，原先是平地的地痞流氓，後來逐漸發展成山地社區中平地人和山地人的地方上「有影響力人物」。據長老教會「彩虹少女之家」的調查指出，人口販賣集團的「內應」份子，包括國小和國中的老師，鄉、村、里幹部或辦事員，鄉村代表會的代表，縣議員，地方上知識份子和「有力者」。報告寫道：由於他們是「地方上的（平地人和山地人）知識份子、也是意見領袖，故（雛妓）家長很容易（受騙）將家中的少女交托給他們。」

大眾傳播上報導雛妓問題時，不但有意無意間使用了具有明顯的民族差別意識的「山姑」等輕薄、輕蔑性辭語，更嚴重的是，把雛妓奴隸制的原因，嚴重歪曲歸因於山地父母「貪財」，山地婦女不重視貞操，山地父母不重親情，甚至直接間接暗示山地少數民族人民質性愚劣。

我們所採訪的證辭，顯示山地雛妓和家長都受到矇騙，大多數以為有老師、親戚、議員、地方頭面人物要介紹女兒去當傭人或工人，而讓幼女隨同騙子下山，而收下了金錢。有些人口販子為了不惹起見聞漸多的山地家長起疑，只交給雛妓的家長7、8萬元。因為20萬元的大數目，對自愛的山地家長，反而會驚疑女兒已被賣入永劫的烟花界中，徒然導致騙局的敗露。社會人類學的研究，證明山地人民原有守貞的傳統美德。我們採訪的證言，說明山地父母兄弟找到被騙淪落的女兒、妹妹時，那種痛不欲生的悲愴。依



存在平地資本社會而崩潰的山地經濟，使山地人民迅速貧困化。在貨幣和商品經濟中，為了取得現款，山地人民不但質押了土地、農產品，也被迫或不得已地典賣幼女。

這裡，我們採訪了六則血淚的證言。為了保護這些至極不幸的少女，我們放棄使用她們的照片，更改了姓名，必要時，對山地證人更改了種族名稱。但每一個證言本身，都像白晝一般地真實。

### 我們永不放棄的奮鬥！

如果雛妓奴隸體制一日存在，全體台灣住民的良心和道德，就一日不能平靜；所有在台灣的知識和議論，就一日不能不顯得虛偽和造作；所謂「人權」、「民主」、「自由」的爭論，就一日顯得諷刺而醜陋；在山地的各派教會，就一日不能不使基督的名蒙羞；「山地同胞」的親暱稱呼，就一日叫人噁心；政府

的法治、安全、公權力就一日叫人齒冷……

雛妓奴隸，就在台北的華西街，就在全省大小城市的色情街巷最陰暗的底層。幾十年來，這駭人聽聞的奴隸制度，公開、明顯地存在。而這存在本身，就是對我們在台灣的中國人最大的羞恥！最嚴厲的控訴！最不寬恕的罪案！「人間」雜誌，從此永不放鬆這個蓄奴制度。我們要求和廣泛的社會上良心、正義的讀者，為廢除台灣雛妓奴隸制而奮鬥到底！

### 1 吳素珠·漢族·15歲 13歲開始被迫接客

是媽媽親手把我賣掉的，賣了兩次。

我曾經連續好幾個月見不到日光，就待在華西街的私娼寮裡不斷接客。房間很小很熱，很髒。到後來，根本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星期幾。

德國納粹的悲慘的集中營，受到歷史的裁判。我們去讓駭人的性的集中營，在光天化日下存在。  
（攝影■李文吉）

那陣子，我特別會想家。我們家那邊有山。山前面就是海，很大很大的大海。我想到小時候常跟鄰居小孩到海邊玩，玩累了晚上回家吃飯。爸爸病得嚴重，天天躺著。每次吃過晚飯，都是我端藥給他喝的。我會想家，但是不敢想到媽媽。有時候很想問她：媽媽啊，為什麼把我賣到這種地方？

爸爸快死掉的前幾天，媽媽跟她在賭場認識的男人叫人來把我帶走，把我賣了25萬去還賭債。爸爸到死都不知道這件事。他不知道，大概還對他比較好。剛接客的時候，我每次都痛得一直哭，心裡很痛恨男人。後來比較不痛了，可是心裡還是恨，好像全身都已經麻木，死了，

只有那個恨，一直在我的心中活著。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媽媽。她生了我，又把我賣掉。會不會是我前輩子欠她，所以生來受苦還債？我們家不很有錢，可是也不窮啊。哥哥姊姊，有的結婚了，有的還在唸大學，都很疼我的。媽媽要是不賭博就好了。賭博真的害了她，也害了我。我第一次被賣以後，哥哥和姊姊一直在找我，媽媽起先騙他們說我在南部學校寄宿，後來又亂說在什麼什麼地方。他們找到我的時候，我已經被賣了一年多，因為我一直被關起來接客，我還以為只過了幾個月。在那種地方，時間到後

來完全都混亂掉了。每天不停地接客，覺得日子很長、很難過。可真的仔細想想，每天重覆做的就是那件事，真覺得好像是一場惡夢。

第一次被找到，是姑姑用錢把我贖出來的。出來以後，我先跟著二姊在工廠裡當臨時工。可是工廠裡的人好像知道我做過什麼，常常在我背後指指點點的，我受不了，只好回老家。我做過什麼，是我的錯嗎？是媽媽把我賣掉，被迫的啊！那些說我壞話的人，如果也被她們的媽媽賣了，她們也會跟我一樣沒有辦法的。我常常覺得很羞恥，覺得自己是一個壞女人。可是又想不

出自己壞在那裡。我們打開鐵門向外面拉客，大部份的客人就自動進來了。為什麼有這麼多男人需要我們呢？有時候我想，世界上如果沒有男人，我大概就不會被賣了吧。

我回到老家，想不到媽媽又把我再賣出去。她還在賭錢。這一次我不曉得被賣了多少錢，反正又被送回華西街，在另外一家店做。這家店的老闆很兇，常常打我的臉，還硬性規定每天要接30次客，我只好拼命接。子宮發炎了，也不准到外面看醫生。我實在受不了，偷偷叫一個常來的熟客人打電話給我姑姑。姑姑趁我腹膜炎發作，先把我接到



華西街妓女戶內的陳設。(攝影■蔡明德)

她家裡，這次她籌不出贖金，又怕媽媽以後第三次、第四次……賣我一輩子，乾脆向警察報案，請求保護。

可是我還是很怕媽媽和那些壞人再來找我，我不知道應該躲到哪裡去。你們知道怎樣可以保護我們嗎？

(曾淑美)

## 2 胡美芬·泰雅族·17歲 14歲開始被迫接客

騙我去做這種事的，是一個同族同村的女人。

國中才唸一個學期，我就不想再讀書了。留在家裡做家事，有時候也上山幫父母整理果園。那時我有一個姊姊，在台北一家工廠做事。有一天，我到鎮上去。等車的時候，碰到一個同村的女人。她20多歲的年紀，我看過她，但不認識。不記得是誰先跟誰講話，反正她跟我說要帶我到工廠去做工，待遇很高，可以賺很多錢。我想正好上台北去看姊姊，就答應了她。第二天帶著父母跟她去。

在車站的時候，我們遇到那個女人從前的同學。她那個同學把我拉到旁邊，叫我千萬不要跟她去。可是我什麼都不懂，還是傻傻地跟她上了車。後來才知道這個女人專門在家鄉為平地賣淫集團誘拐少女，鄉裡人都很怕她。剛來台北那幾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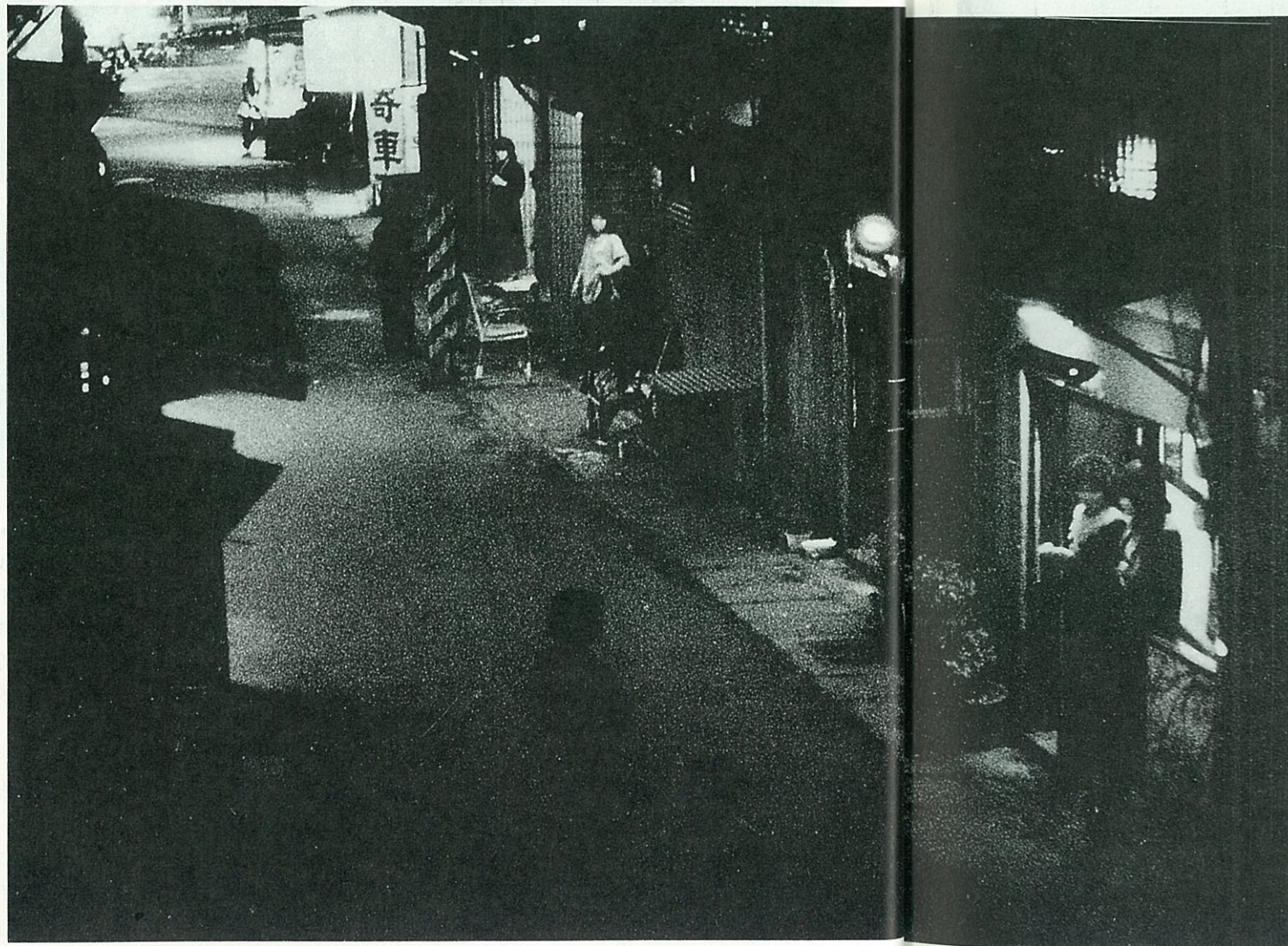
她帶我去買衣服，在旅館裡看錄影帶，她跟一些我不認識的男人故意在我面前做愛。過不久，他們就叫我接客。我年紀小，根本不懂什麼叫接客。等我懂了，來不及了。

我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過。他們曾經派人送錢給我父母，我父母不知道我在做這種事，看到20萬元覺得很奇怪，起初不敢收。他們威脅利誘，還逼我打電話給父母親，說我真的在工廠做事。我就這樣因無知而被賣掉了。從此，在私娼寮裡，每天接客30、40次，自己一毛錢也拿不到。常常躺在牀上接客的時候，忽然想到在山上的父母親，不知道平不平安，胸口裡痛得好像有刀子割。

我們最常得一種「菜花」的性病，也常常患子宮發炎和腹膜炎。好像子宮發炎以後，接著就會腹膜炎呢。不知道。有一次我連續好幾天痛得必須用手按著下腹、彎著腰，才能勉強走路，可他們還是要我接客。老闆娘騙我說，只是子宮發炎，不要緊，不送我去醫治。其他小姐暗中警告我是腹膜炎，很危險的。一直到我痛得昏過去了，他們才送我去看醫生。平常月經來的時間，我們把衛生棉條塞在裡面，照樣接客。這種賣肉工作，是沒法休息的。

在店裡面，我算乖的，沒逃跑過。我認識的店一個女孩，也是山地人，是活生生在路上被綁上車來這

疏離的性。被凌辱的肉體。荒蕪的人間性。華西街夜景。(攝影■謝又青)





抗議挾持販賣山地少女為娼的大遊行。元月10日下午在萬華龍山寺集合，循廣州街、康定街、和平西路而華西街的路線遊行，5時左右結束。（攝影■鍾俊陞）



他們抗議的是這些雞奴制度血淚斑斑的事實。（攝影■蔡明德）

兒的。他家裡人根本不知道她到哪裡去了。做了不久，她實在受不了，冒險逃跑。又被抓了回去。保鏢一直打她的臉和下體，她就這樣活活被打死。也不知道被埋到哪裡去。後來她托夢給家鄉的好朋友，在夢裡哭著說出她被埋的地方，她朋友帶了一群人去挖，才找到她的屍骨！

我最討厭客人給我臉色看，他們看不起我。其實我心裡更看不起他們。有時候我太累了，懶得做，就故意惡作劇用手亂摸，害他們一下子就出來了，好像擠牛奶一樣。我最喜歡什麼都不做的客人，這種人很少，但人很好。他們會向我傾訴心裡難過的事情，有些事他們大概只能跟陌生人講吧？每次我都像朋友一樣的安慰他們。

我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跟私娼寮的合約已經滿了。以後我不會再做。我很喜歡唱歌，唱江蕙、洪榮宏他們的歌啊。可是不知道唱歌能不能真的成為一個職業？我很煩惱，不知道將來從娼職所出去以後，要怎麼辦？

（曾淑美）

### 3 林蕊生·13歲·漢族 11歲開始淪落

那時候，我才國小四年級。爸爸生病死了，媽媽擺地攤賣衣服，另外交了一個男朋友。我氣她不管我，就每天跑到台中玩，認識了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她好有錢哦，常常請我吃東西。後來我沒有錢了，問她怎麼辦？她說很簡單啦。叫她的男朋友介紹一個做生意的中年人和我認識，帶我到旅舍開房間，那天晚上我很痛、很害怕，第二天他們給我三萬元，我就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傷心。我拿這些錢去買衣服、吃東西，沒兩天就花光了。後來我又接了第二個，一個晚上二萬元……反正已經做了嘛，就一直做下去，價格也隨著接客多了，而越來越低。不到三個月，我和那個姊姊就一起到華西街做，每次接客，一節15分鐘300元，老闆抽150，我們自己留150。我們是自願的可以抽比較多錢，行動也比較自由。像其他被綁來的山地人就很慘，保鏢動不動就修理她們，打得哀哀叫。

生意不錯啦，每天平均接30次客。有時候生意不好，老闆的臉色壞得跟雞肫一樣，我們得向鐵窗外招手拼命拉客。生意壞的話，老闆雖然不敢對我們這些自願的怎麼樣，可是會虐待那些山地人出氣，好可憐哦。我們都很不喜歡看到這種場面。那時候賺錢很多啊，可是都馬上就花光。我去「波菲爾」洗頭、做臉，買很多一件好幾千塊錢的漂亮衣服。還有不知道為什麼我很喜歡吃零食，一直吃一直吃，有時候接客的時候也偷偷吃。這樣也不知不覺吃掉很多錢。

我不喜歡男人，每次做都只想趕快結束。有些客人要求做這做那，我煩得要命，太壞的人我就打他一巴掌。也有客人蠻喜歡我，買了一部大型的收錄音機給我。可是我不會真心喜歡他，真的。全世界的男人我只喜歡我爸。我剛唸小學的時候，每天早上向爸爸要10元，到學校買麵包和牛奶當早餐。中午回家，向阿媽拿20元到麵攤吃麵，我好喜歡喝魚丸湯。晚上爸爸回來，我再跟他要10元買糖菓（目紅，欲淚）。

販賣人口的妓女制度的存在，是對我們全體台灣住民的良心、法律、文明和政治，最嚴厲的控訴，最難堪的羞恥！（攝影■蔡明德）

我最喜歡有人講故事給我聽。有一兩個客人很會講故事。我也喜歡看童話書，有些插圖好漂亮啊。住到這裡（婦職所）來剛開始很不習慣。我怕黑，晚上一熄燈，就不敢睡覺。不知道為什麼心裡好害怕。以前在華西街，晚上都做到凌晨4點，小姐又很多，就不覺得害怕。這次被抓來實在很倒楣，警方抓了7、8個小姐，只有我一個人因為年紀最小，被送到這邊。出去以後，我想要做美容小姐。每次到「波菲爾」看裡面的小姐幫人家化粧，我就很有興趣。這裡也有美容課，我想多

學一點，以後就可以做事。

下次來看我的時候，請妳幫我買一些巧克力好不好？元寶型的那一種，普通雜貨店就有賣。我在華西街兩年多，跟對面一家雜貨店的人很熟，每次想吃那種巧克力，就從鐵條窗裡向他們招手，指一指糖菓罐子，他們就自動送一罐那種元寶型的巧克力過來。

（曾淑美）

## 4 張玉華·阿美族 14歲開始被迫接客

……請不要問我真實的姓名好嗎？也不要問我現在的年紀，我真的擔心，有人會認出來的……我現在已經結婚了，先生對我很好，我不能因為被報導出來破壞自己的家……我先生當然體諒我的過去，但是別人不一定像他一樣好，我們會被人家說閒話。真的非常對不起妳。

在我以前，我姊姊就被賣出去了。我們家很窮。小孩子從小就沒唸書，在家幫忙種田，生活非常艱苦。一個同鄉的平地人來找我們，說可以介紹我姊姊到台北去幫傭，薪水很多。我爸爸很高興，就讓姊姊跟他去。我姊姊跟他走了，卻馬上被賣到私娼寮。我們知道以後很著急，可是家裡人沒有一個能識字，根本不知道應該怎麼救她。後來我姊被警察抓了，那個平地人跟我爸爸說：如果要救姊姊就把戶口謄本給他。我爸爸把戶口謄本給他，他卻轉手給私娼寮的人。私娼寮把謄本拿去給警察，誣賴我爸爸販賣人口。我爸爸因此而冤枉入獄，坐了兩年牢！

爸爸入獄以後，我們家生活更糟糕，而且老是心裡很害怕，不知道還會有什麼壞事發生。過不久，另一個平地人來我們家，他知道我爸爸和姊姊的遭遇，他說他非常同情，願意介紹我到一個醫生家幫傭。他還當著我母親的面發誓，說絕不會

讓我像姊姊一樣去做妓女。

他帶我到高雄去，第一個月先買衣服給我，帶我到酒家去看酒女怎麼伺候客人，這些我本來以為大概是做女傭的事先訓練。晚上的時候，他會帶一群人來住的地方，故意在我面前做各種親熱的動作，讓我漸漸知道性愛。第一個月他們完全沒有對我怎麼樣，因為女孩子的初夜權很值錢，他們要慢慢等到一個好買主。

直到他們把我帶到一個中年人的房間，我才知道自己會變成妓女。我很生氣、很害怕，拼命抵抗，那中年人整夜都沒有得手，第二天他要求退錢，平地人把我打得很慘。我很害怕。隔天，他們又帶來一個老頭子。他們先安慰我說沒有關係老頭子比較不會讓我痛，又威脅我如果不做，爸爸跟姊姊就永遠被關著。我很擔心爸爸跟姊姊，所以就充滿恐懼的順從了。

起先我們在軍營旁邊做，我一天要接50次以上的客。店裡給我打過一種針，打了以後皮膚會變得比較白比較光滑，不知道是不是荷爾蒙。我每天吃消炎片和避孕藥預防性病和懷孕，後來我的下體被糟踏得永遠不能生孩子，就不必吃避孕藥了。我們換過很多地方做生意。不過，每個地方對我來講都差不多，都是個小小的房間，一張床（哭）。

騙我的平地人後來拿給我7、8萬塊。一般販賣人口的行情是20、30萬，我家裡的人看到只有7、8萬塊，就不懷疑我去做這種工作，以為我真的在幫傭，所以沒有戒心地把錢收下來。他們黑道的規矩，是收了錢就什麼都定了，等我家人發現情況不對，拒收也來不及了。

當初出門前，媽媽托識字的人把我家的住址寫在一張條子上，囑咐我小心帶在身邊，萬一有要緊事情就讓家裡知道。這張紙條很幸運地沒被搜走，我一直把它收在隱密的

地方。我很想寫信回去，可是又不識字、不會寫字，也不敢要客人幫我寫，怕客人告訴老闆。有一天我無意中間客人「家」要怎麼寫？我跟他講我不識字，他就熱心的在被褥上，一筆一劃的教我寫，直到我寫得比較對。後來，每遇到比較和善的客人，我就分開問他們「爸」要怎麼寫？或「我」要怎麼寫？「回」要怎麼寫？……也不知道練習過了多少遍，我自己做一個信封，把媽媽給我的家的住址貼上去，求一個最能信任的客人偷偷幫忙拿去寄，信裡是我辛辛苦苦才學會寫的



6個歪歪斜斜的字：

「爸爸我要回家」（哭）

我爸爸跟他的朋友，不久真的來救我回家了。那時我已經過了兩年的皮肉生涯。

（曾淑美）

## 5 莫秀蓮·26歲·排灣族 15歲開始被迫接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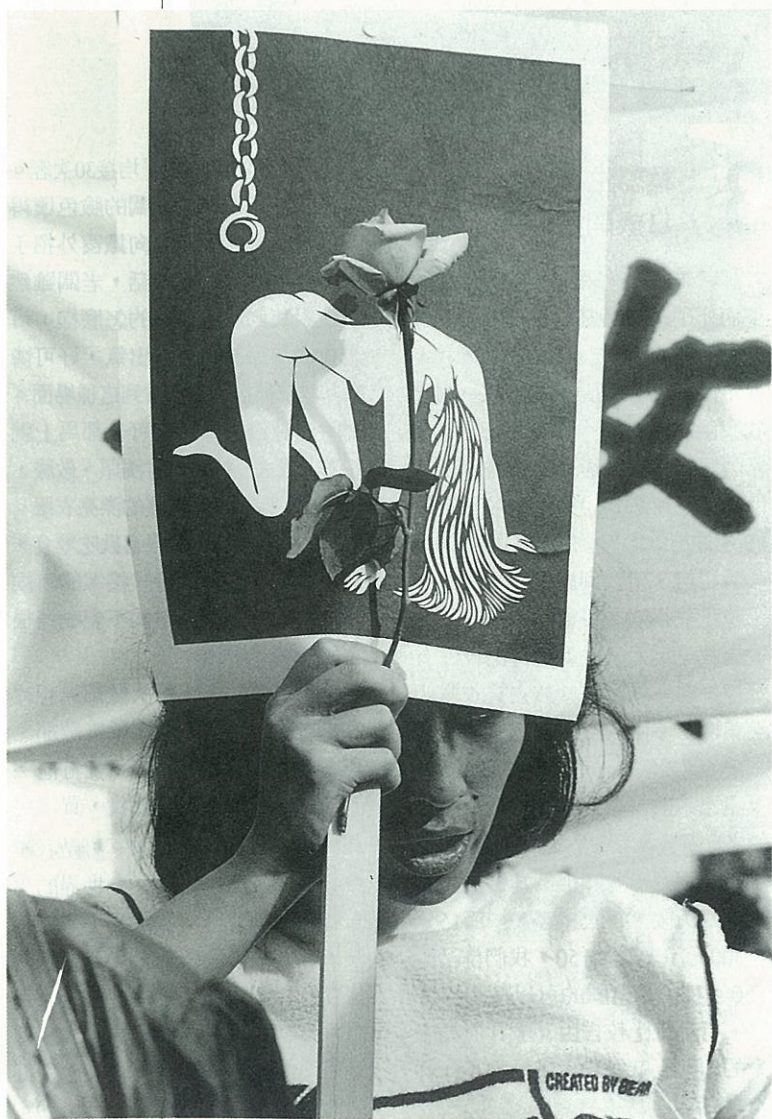
我在24歲的時候，才遇到這一輩子唯一真正愛惜我的男人。他也是我們山地人，明白我們山地女孩的悲哀，他不嫌棄我，勇敢的娶了我，我好高興能夠為他生一個小孩。這之前，我結過兩次婚，一次跟一個

退伍老兵，一次跟同工廠的年輕工人，他們同樣都結婚後不久就把我趕出家門。因為他們發現了我的過去，我的過去，妳也知道，是個私娼寮裡的妓女，隨便什麼男人，只要花兩三百塊，就可以佔有我的身體。

回想起來，是貧窮和無知使我走上這條路吧。我出生不久，母親就因肺結核過世。我們家很窮，住在山墘裡，茅草屋破得到處通風。記憶最深的是，有一晚，我跟大哥、二哥在木板通鋪上睡著了，不知道誰碰倒了煤油燈，使床板燒起來。

華西街娼戶內。以手掩臉的是鴉片。雙手抱胸者是娼戶的保鏢，正在觀看今年元月10號反對人口販賣大遊行。（攝影■鍾俊陞）

大哥驚醒過來，連忙到廚房舀水來救火，通鋪上卻已經燒了一個大洞。二哥睡在另一邊，火滅了才睡眼惺忪爬起來。他問一聲：「什麼事情啊？」向前走一步，咚的就掉到洞裡去。我們那時候都忍不住笑起來。長大懂事以後，才知道那次失火其實很驚險。如果我們的房子太好，沒有多破洞裂縫可以通風，我們大概就會被煙悶死了。



很小的時候，我就開始學習一個母親該做的家事。我的哥哥常跟著父親到南橫公路，去收埋別人不敢碰的車禍屍體殘骸，以賺取微薄的生活費。我必須乖乖留在家裡煮飯、打掃、縫補衣服。當我漸漸長大，漸漸不習慣老是穿哥哥的舊衣服。那時，我小小的心靈，多麼希望能穿一穿女孩穿的漂亮洋裝啊！

有一天傍晚，我在山路上遇到同村的表姊夫。他是村裡黨部小組的組長，家裡牆壁上掛著許多獎狀、錦標，大家都很尊敬他。他問我要不要到鎮上去？他要請我看電影，還要買漂亮的洋裝給我。我很高興，一直說好，好！回家洗了手腳，就忙不迭地跟他去。他帶我到鎮上，已經有一部黑色的轎車在等著，我馬上被推進車子，被帶到高雄。那時候我剛滿14歲。

我爸爸、哥哥一直找我，表姊夫騙他們說我在高雄一家裁縫店學裁縫。爸爸一定要表姊夫帶他來看看才安心。表姊夫帶他到高雄，保鏢卻拿刀子抵住我脖子要我打電話給爸爸，告訴他我真的在學裁縫，今天有事不能出去，請爸爸安心回家。我手拿著電話眼淚一直滴到話筒上，還要忍住哽咽，不讓爸爸聽出來（哭）。

我們在一家冰果室後面的小房間裡接客，我每天接40幾個客人。幾個女孩子都被監視，和外面完全隔絕。不接客的時候，有時呆呆坐在小房間的床上，忽然想起小時候那一次失火在床板上燒出的那個大洞。我覺得我這一輩子也被燒了一個大洞，永遠都補不回去。那陣子，我還意外懷了一次孕，老闆娘帶我去墮胎，然後告訴我再也不能生小孩了。我聽了忍不住痛哭，覺得命運對我真殘忍，連往後讓我重新做人，好好做媽媽的機會都不給……（哭）

有個常來找我的年輕連長，知道我被賣的遭遇，有心救我出去。他跟我們老闆很熟，就出高價叫老闆讓我到外面陪他過夜。我們先假裝到旅館，他已經幫我買好車票。我滿懷恐懼和希望，朝著車站一直跑，完全忘記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多麼惹眼。做我們這種工作，衣服遮蓋的地方很少，顏色特別豔麗，跟一般女人的衣服很不一樣。我在臨上車的前一刻被保鏢拖下來。後來才知道，車站裡有他們的眼線，一看到我的打扮就到店裡查問是不是有小姐偷跑，他們立刻派人來捉。

被捉回去以後，當然挨了一頓毒打。他們踢我的下腹、用皮鞭抽我的背，可是沒有真正弄壞我，因為

還要留著我的身體接客賺錢。這樣暗無天日的日子，又過了一年。直到有一次正在接客時，被警察當場逮著，把我送進斗南習藝中心。在那裡，我的父親、兄長才真正明白我全部的遭遇。他們用族語喊我的名字，雙手激動的擁抱我，可是真的不知道從何安慰起（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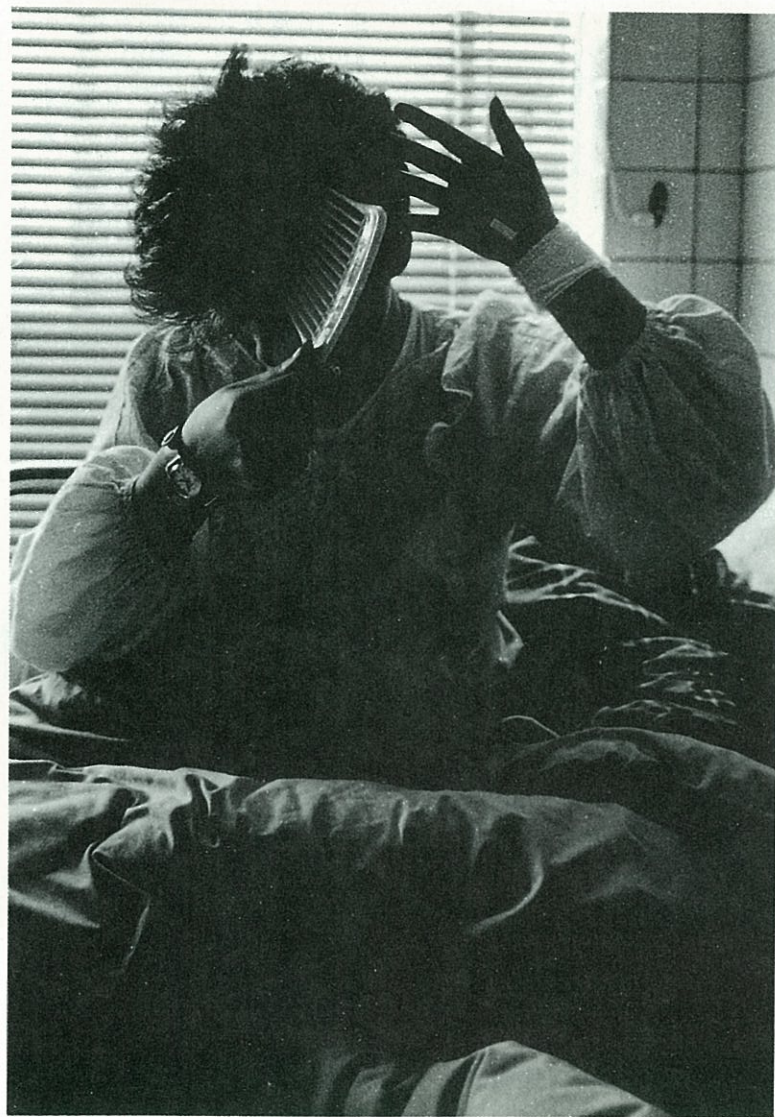
在習藝中心那半年，外頭那群壞人不止一次企圖來綁架我再出去接客，幸虧習藝中心戒備森嚴，他們進不來。期滿離開習藝中心那天最緊張。保鏢算準哥哥會來接我，竟帶著武士刀埋伏在中心外的稻田，要砍殺哥哥，再把我劫走。我和哥哥手拉著手一路在田埂上奔跑，快被追上的時候，哥哥忽然撿起一塊拳頭大的石頭向後一丟，跟得我們最緊的人被打中額頭，馬上倒了下去，後面的人一時煞不住腳都絆倒了。我們趁機向公路跑去，坐上哥哥事先預備的車子，頭也不回地開上台北，請哥哥的記者朋友掩護我們。後來我到台中一家工廠工作，遠離家鄉和曾經使我受辱的地方。然後，妳知道的，結過兩次婚，兩次都被趕出家門。不過，現在一切都過去了，謝天謝地，我終於找到一個愛我的人，並且奇蹟一般地為他生了一個小孩！大概這就是愛的力量吧。

妳要不要看看我的孩子呢？雖然他是個早產兒，受了許多苦，雖然他的媽媽從前是個妓女，可是小孩子真的是一個新的生命，我一定要好好保護他，不讓任何不好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一定的（哭）。

（曾淑美）

## 6 李春蘭 泰雅族 20歲 12歲開始淪落

我家有8個姊妹，我排行最大。子女多，家裡很窮，爸媽一身都是債。小時候，看爸媽每天一大早，為我



們做過早餐，就出去當清潔工人，工作苦，也掙不到什麼錢。小小的年紀，我就老想要幫爸媽賺錢。五年級開始，我逃學，賣些小飾物給觀光客，回家後幫著帶弟妹，做飯、打掃、洗衣服。

在那個觀光區賣小飾物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叫做加藤的日本人。那時他48歲，我才12歲。加藤在台灣開公司，很有錢，常常帶些日本糖果和鉛筆來家裡看我，有時會給我錢花，一、兩百塊錢。那時候，我只覺得這個日本人很好，很親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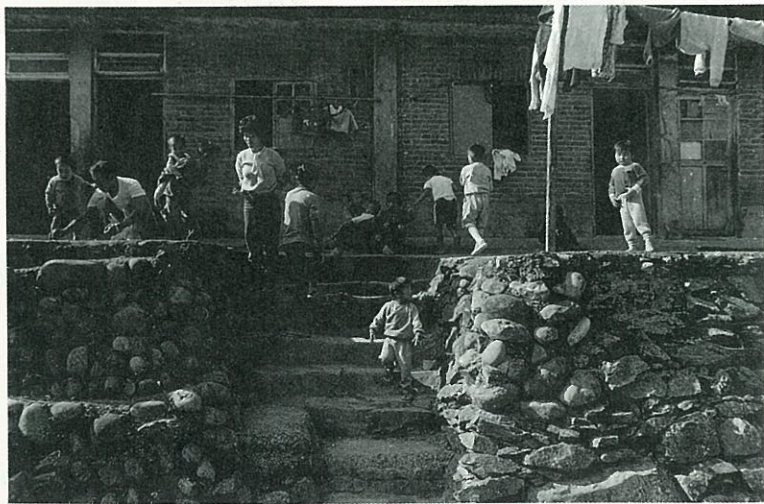
有一天，加藤來了，說是要帶我

這位15歲的雛妓，不堪暗無天日的生活，割腕自殺不遂，被家人送到醫院。（攝影■鍾俊陞）

去台北為我買漂亮衣服。我高高興興地跟著去了。他卻把我帶到一個飯店，開了房間。加藤說，他會送50萬日幣給我爸媽。就為了讓我爸媽得到這筆錢，幼小的我，就答應了他。我才12歲，很痛，加藤只好草草了事。

第二天，我買了一束紅玫瑰花回家。我常常想起這事，可一直不知

山地部落，一般地貧困而生養眾多。依存於平地漢人資本主義社會而貧困化的山地經濟，是造成雛妓奴隸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攝影■鍾俊陞）



這位幸運的女孩，從良後和丈夫在故鄉採檳榔，開創新的生活。  
(攝影■鍾俊陞)



道為什麼要買玫瑰花。家裡那麼窮……

媽媽問我昨天的去處。我跪下來，哭著說，爸媽太苦，太操勞，讓女兒盡點力。就這樣，我們收了加藤允諾的錢，跟著他在台北同居了半年。

半年後，加藤喜歡我，要帶我到日本當他的小太太，聽說他太太也同意。不過我不肯，因為我捨不得離媽媽那麼遠。我們這就分手了。

離開加藤，我經人介紹，到林森北路一家酒廊去上班。

那時上酒廊，很多是日本人。在酒廊，我染上打麻將的惡習，不但沒有錢寄回家，反倒背了一大筆債。酒廊小姐心裡苦，很容易染上打牌、賭博、嗑藥、吸毒的習慣。後來我才知道，有人故意讓小姐們掉到不良習慣，讓她不能自拔，任人宰割。

13歲。我碰到另一個叫森一的日本人。他把我帶出場，非常凶暴殘酷地佔有我。我在飯店房間和他大打出手，但還是被他的暴力得逞。現在想來，我還很痛苦，很恨！

再半年，我回到家鄉。沒多久，家裡來了個同族的親戚，當鄉代表的。他說他要幫我在高雄找一個幫傭的工作，一年可以拿到30萬元。我直覺地知道這裡頭有鬼。再過幾天，我，我爸，和那個親戚一塊兒下高雄。對方要了我和我爸的身份證，說是去「辦理就職手續」。爸爸還真以為我找著了好工作，眼看他拿了人家的錢，我的心裡突然好酸，好想再聽一次媽媽的聲音。他們幫我接通電話。一聽見媽媽的遠遠的聲音，我禁不住號淘大哭。我說，今後人在高雄，怕無法經常回家，請媽媽要保重身體……(哭)。

我變成了一個應召站裡的應召女郎。後來我知道那個鄉代「親戚」從中賺去了17萬元。店裡有50多個小姐，以30分鐘1200元的代價，和

飯店拆帳，由黑道上的保鏢接送監管。我碰到過一些變態的人，碰到過被人設圈套遭到輪暴的事，都只能忍淚吞聲。後來，我愛上了一個冷血、凶惡的保鏢，被他拋棄。這個流氓騙取了到高雄來看我的一個妹妹的身體，我傷痛欲絕，割腕想自殺，那流氓正眼不瞧，開門走了。我妹妹如今也淪落煙花，在萬華做……身心挫傷之餘，為了脫離應召圈，我去受訓，搞色情表演，使我的身體受到很大的摧殘……

4年之後，店裡的老闆看我「業績」好，一時高興，給我一個禮拜的假。我飛奔似地回到我山上的故鄉。一進家門，我和家人抱在一堆，又哭、又笑，鬧成一團。我為家裡買吃的、買用的、買穿的，做飯給妹妹們吃。

7天，過得很快。那天早上，我親自做早飯，做便當，和媽媽一道送妹妹們上學。最小的妹妹在走進校門之前，回過頭來問：「姊，下回什麼時候回來？」我強忍著眼淚，說很快就再回來。望著她小小的背影，我倚著校門，放聲大哭……(哭)

這回返鄉，反倒使我的思鄉之情挑得更旺了。我日夜想家，竟油然起了脫逃的念頭，而且念頭一天比一天堅強。我碰見一位吳姓的，善心的客人。我們合計脫逃的計畫，不幸敗露，我被惡狠狠地毒打過後，他們說我「敬酒不吃，吃罰酒」，把我轉賣給萬華私娼街去，開始人家說的「倚門賣笑」的生活。

在華西街，小姐每天至少要接20個客人。繳不出20支牌，初犯挨罵，再犯就要拖到地窖受到殘暴的體刑，有吊起來打，有脫光衣服打，有時甚至體罰示眾，來嚇唬別的小姐。

他們禁止小姐看書、看報、看雜誌，不准私存筆和紙張，為了防犯小姐們知道太多「外面」的消息，動脫逃的念頭。

每次有人來臨檢，店裡的消息特別靈通。來臨檢之前，我們早就完



成了必要的佈署。上個月，有人為反對雛妓制度要來華西街抗議、喊話、遊行，我們店裡早在一天前就知道了。老闆把一切雛妓選的選，藏的藏，還恐嚇我們，要我們在外頭示威時，躲在裡面不許吭聲。「即使你們被救出去，報紙電視一定來採訪，大事渲染，妳在故鄉的面子，往那裡攔？然後呢？給妳們找工作嗎？不可能！找工作吧，妳們除了賣X，會什麼？」他說。

那天，外頭用我們族裡的土話唱歌、喊話，我們全聽到了。我們幾個山地小姐，只能低著頭，噤聲哭泣……(哭)

在華西街，認識了他，我現在的未婚夫。

他是個出奇地仁慈的善良的人。他來看我、找我的次數越來越多。

我們很談得來，漸漸地，我把自己的身世向他傾訴。好多次，他花了2000元的代價來住宿，為的是讓我盡情地傾吐，卻不是為了要我的身體。好幾回，我哭倒在他的懷裡，他也向我傾訴他年輕的願望和理想。為了不讓店裡的保鏢疑心，每次他走了，我故意在店裡罵他無聊、愚蠢。我們細密地計畫一個脫逃計畫。我們成功了。但贖身還是必需的。

他押了一幢房子，貸了50萬元到店裡把我贖了。有時候，我真不敢相信我會這麼幸運。當然，我很愛他。今生來世，我願意做牛馬拖磨，報答他的恩情……

可是，我又很害怕。這一切，太美好了，叫人不敢相信。有時候，我很善妒，我我怕失去一切。我覺得我很容易自暴自棄，我對自己很

「婦女職業訓練所」位於雲林縣斗南鎮，專門觀護非法從事色情交易的婦女，希望她們能學得一技之長，脫離苦海。(攝影■林柏樂)

駭怕。可是他呀，一直安慰我，呵護我，我好幸福，居然讓我遇見這樣一個好心的人。您說得對，我一定好好珍惜，您說得對……(哭)

(鍾俊陞)

♀

關於本文，我們特別感謝廣慈婦職所所長許金玲小姐、彩虹之家負責人廖碧英小姐、山地詩人莫那能先生，還有所有我們曾經訪問過的女孩。如果不是他們的熱心幫助，這篇報導不可能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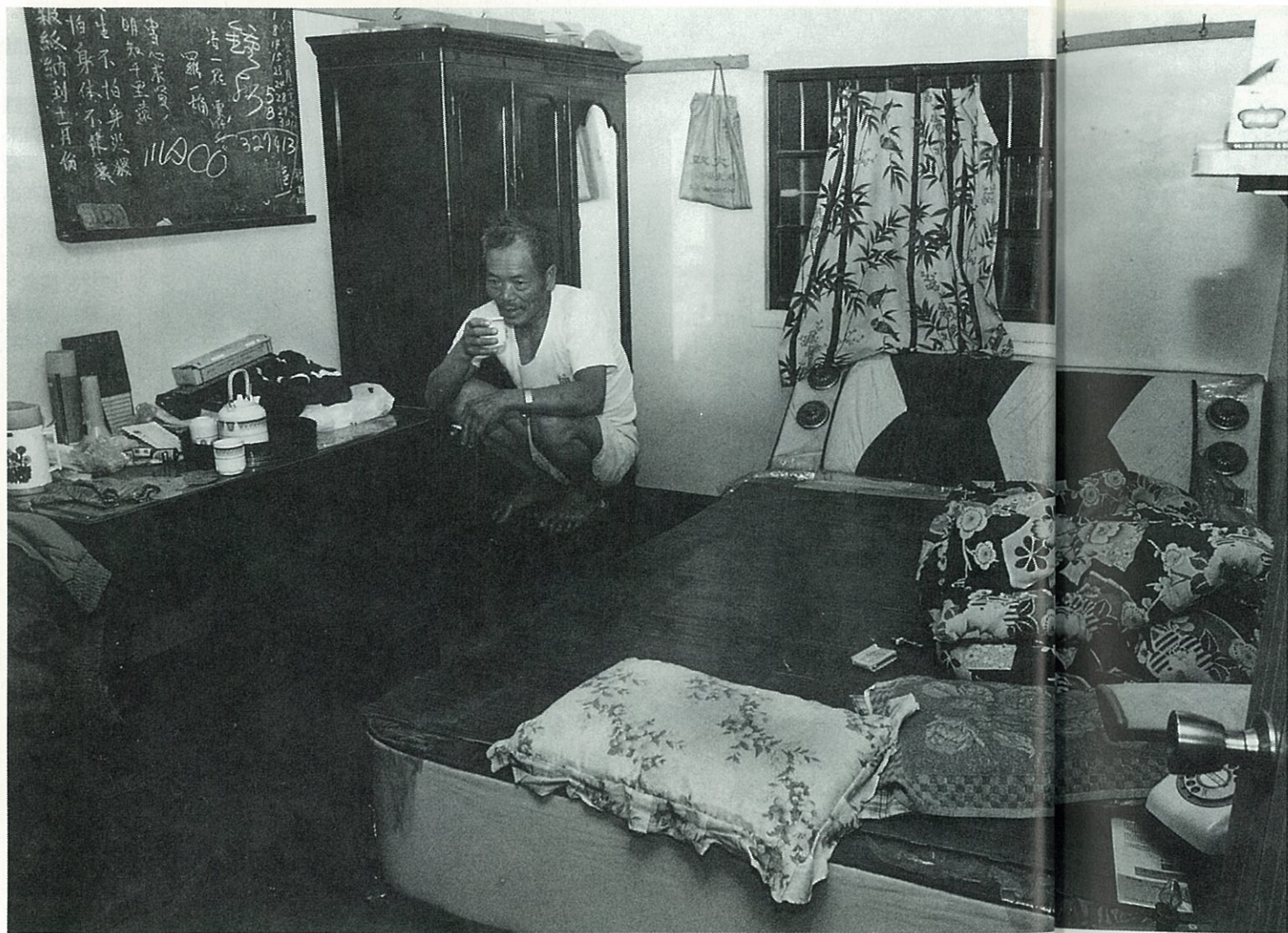
# 從亞洲進口的媳婦們

農村經濟的滯礙，  
使姑娘們不願嫁在農村，  
使終年勞動，不善交際的農村鰥夫和青年，  
耽誤了大好婚期。  
1980年後，  
人口掮客從東南亞進口了許多新娘。  
光是雲林崙背水尾村附近有十幾家農民  
和來自東南亞的媳婦兒合婚……

攝影 / 撰文 ■ 廖嘉展



鍾抄，55歲。  
民國72年農曆  
5月19日，他  
結束11年的鰥  
夫生活，與來  
自印尼的華裔  
婦女賴阿滿結  
婚。「新娘伊  
人長得高大，  
身材很標準。」  
鍾抄回憶說。  
(鍾抄提供)



「明知千里遠，專心求賢人。」頗會作詩句的鍾抄，在臥房的小黑板上，寫著這句話。他常這樣獨自喝著悶酒，偌大的彈簧床上，依然留下那無緣的印尼新娘昔日睡過的枕頭……

民國72年農曆5月19日。雲林縣崙背鄉水尾村頭前厝。

52歲的農民鍾抄，結束了11年的鰥夫生活，跟一位來自印尼47歲的印尼華裔婦女賴阿滿結婚。

### 鍾抄和賴阿滿

在當時，討一個「進口」的老婆，就像一陣旋風似的，襲擊著台灣農村裡寂寞的鰥夫和憨厚的農村青年，甚至連一些智能稍不足的，精神略為異常的農村青年，也都陸續討了「進口新娘」。光是我居住的水尾村和附近的村莊，就有十幾個案例。而進口新娘騙婚，逃婚的新聞也時常出現。



離婚後的鍾抄，依舊開朗。「人生在世，大凡老婆跟親戚朋友一樣，都要要有情、有義，一旦分離才會傷心。如果沒情沒義，那會傷心呢？」鍾抄說。

過年前，有一次回到家裡，無意間又翻到三則進口新娘騙婚、逃婚的新聞，使我驀然想到，當初第一批入境的進口新娘，若是順利生活下來，如今應是有兒有女，落地生根了吧！這些年來，這些回不了娘家的進口新娘又是如何煎熬過來的呢？而東南亞農村婦女和台灣農村男子結合的家庭，究竟有什麼樣的結果，產生那些問題？於是我背起相機，開始著手採訪這我多年來一直關心的，台灣農村特殊現象。

先說鍾抄吧！他是我一個世叔的哥哥，說起來，他是我的伯父一輩的人呢！

民國61年，鍾抄的太太臨盆。由於產婆的不當接生，不幸連同未出世的嬰兒，賠上了兩條生命。此後，他在老母親的幫忙下，把5個女兒陸續出嫁了。有個今年33歲的獨子，一直待在台北專心研究中醫，卻無心娶老婆。兒女都不在身邊的鍾抄，三餐還是靠他那年近80的母親照料，他的兄弟和街坊鄰居，都覺得這總不是長久之計，就聯絡鍾抄的兒子，幫父親物色對象。

早在看上這個印尼新娘之前，他曾去台中看過一位山地小姐。「緣份不合嘛。媒人說我才50出頭歲，那山地女孩卻生氣地罵：『我看明明是60歲以上』，就散了。」鍾抄說。他終年在田裡幹活，那超乎他年齡的蒼老面孔，使他因而喪失這次合婚的機會。所以，當他在台北第二次相親，他還刻意把頭髮吹齊，穿上一套深藍色的西裝，這次果真成了。「聘金13萬，還算便宜呢！」他說。

為了迎接新娘，鍾抄的兒子告訴他說，「我們家裡的擺設也得要跟都市一樣，不要太寒酸。」爺兒倆把屋子重新裝潢一過，看了多年的黑白電視也換成彩色的；早已壞了的冰箱換上一台又大又漂亮的。

結婚那天，席開五桌，鍾抄一個紅包也不收。整個鍾家大大小小，都為這樁喜事高興得很。「新娘伊人長得高大，身材很標準，也很會理家，燒飯做菜阮村裡沒有人勝過伊。」經過三年半後的今天，鍾抄對這個只與他做了八個月的夫妻的進口新娘，沒有半句怨言。我聽著鍾抄坐在床上讚嘆地回憶著。牀頭的錄收音機傳來陣陣哀怨的日本歌曲，被鋪上依舊擺著伊昔日睡過的枕頭。

「伊個性和別人不同款。結婚時，還自己帶一床棉被來，我們公婆各自蓋一床。伊怎也不准我蓋她那一床；睡覺時，伊一定要抱著一條有兩個枕頭長又圓又軟的東西睡。」

鍾抄說婚後一個月，賴阿滿以生疏的國語對他說：「鍾先生，我不要住你家，晚上常作夢，小孩子叫我回去。」這以後她就常吵著要離婚。面對這突來的變化，鍾抄心裡焦急。他想：花了那麼多錢，討了個女人，如果留不住人家豈不冤枉。鍾抄只有對她好言相勸，百般依順。

「阮種田的人，天還沒亮，就得趁涼在田裡作息。伊雖也和我大清早到田裡去，可頂多只待一個鐘頭。我還得帶水果、餅乾，否則想要她到田裡來，很難。太陽出來時，點心也吃完了。嘿嘿，你聽聽伊怎麼說？」

「現在太陽出來了，待會兒就會熱死人，我要回家……」

鍾抄說，那麼早，還很涼快，不多幹一會兒，為什麼要回家？

「好哦！好哦！如果你讓我曬太陽曬出病來，你不要後悔打針花錢哦！」

「×妳娘咧！你做半小時，算工錢值不到20元，打一針要花我一百多元，我看你就回去算了！」鍾抄生氣地說。

據鍾抄說，這「印尼婆仔」活兒

儘量少幹，東西要吃得好。這似乎就是她的最高的生活準則。「冰箱飽，人就飽」，她說過的這句名言，在我們水尾村至今仍廣為流傳。說的和聽的人，莫不搖著頭笑。

鍾抄抽著烟，回憶著說：「伊這個人很會吃補藥。每次去一趟桃園看伊的印尼伴，補藥一買就是六、七千塊錢。上了十幾趟桃園花了很多錢呢！當然，補藥煎好了，伊也會順口問我吃不吃。但是我想了：『龜腳龜內肉（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跟著吃吧！那昂貴的補藥不是更快吃完嗎？又不是花她的錢，再怎麼吃還是我的錢。吃完了，她又上桃園買。所以，每回她問我，吃不吃補藥，我說，不吃，不吃！」

鍾抄說，阿滿剛來沒多久，就到水尾村一家中藥舖，說是要買燕窩。「×！阮種田種了一世人，活了一大把，還不知道燕窩生做什麼樣哩……」鍾抄說。

漸漸地，鍾抄聽阿滿說，她在印尼時幫印尼有錢人的太太做月子。幫人做月子的人，一定吃得好，工作又輕鬆。「伊做這一途，倒也很合。50歲快到的人，就像學校的老師，雙腳雙手，白晰晰呀。這欸『超外向』的人，愛玩得很。我看一個月如果能帶伊去遊覽三次，就留得住伊了。」鍾抄為我倒了一杯茶水，又回到牀上娓娓細訴。

鍾抄說，其實阿滿也是中國人。她的祖先說是從大陸過去的僑民，所以她會說客家話。在印尼，她有兩個孩子，老大都快30歲了。

「我認定這是命了。不要說受騙，結婚還不到一個月，伊就說住在鄉下不習慣。我剛娶伊過門不久，我一個妹妹去林內濟公寺為我算命。神說了：我前世欠了她的罪愆，這場婚不會有好結果。神明吩咐，如果伊要回去，不要強留她。」鍾抄說，「一旦罪愆圓滿償完，就會

和我離婚。可是我想我住在台灣，她住在印尼，我會欠她什麼罪愆，真是豈有此理！不相信吧，又那麼靈驗。所以，我還是趁早和她離了。」

離婚後會不會覺得傷心呢？鍾抄有一番道理：

「我才不傷心。人生在世，大凡老婆跟親戚朋友一樣，都得要有情、有義，一旦分離才會傷心；如果沒情沒義，那會傷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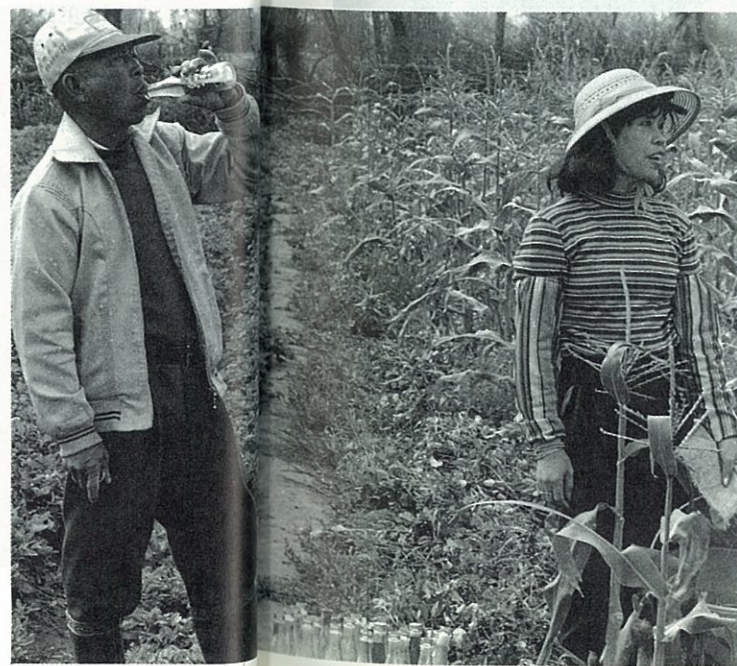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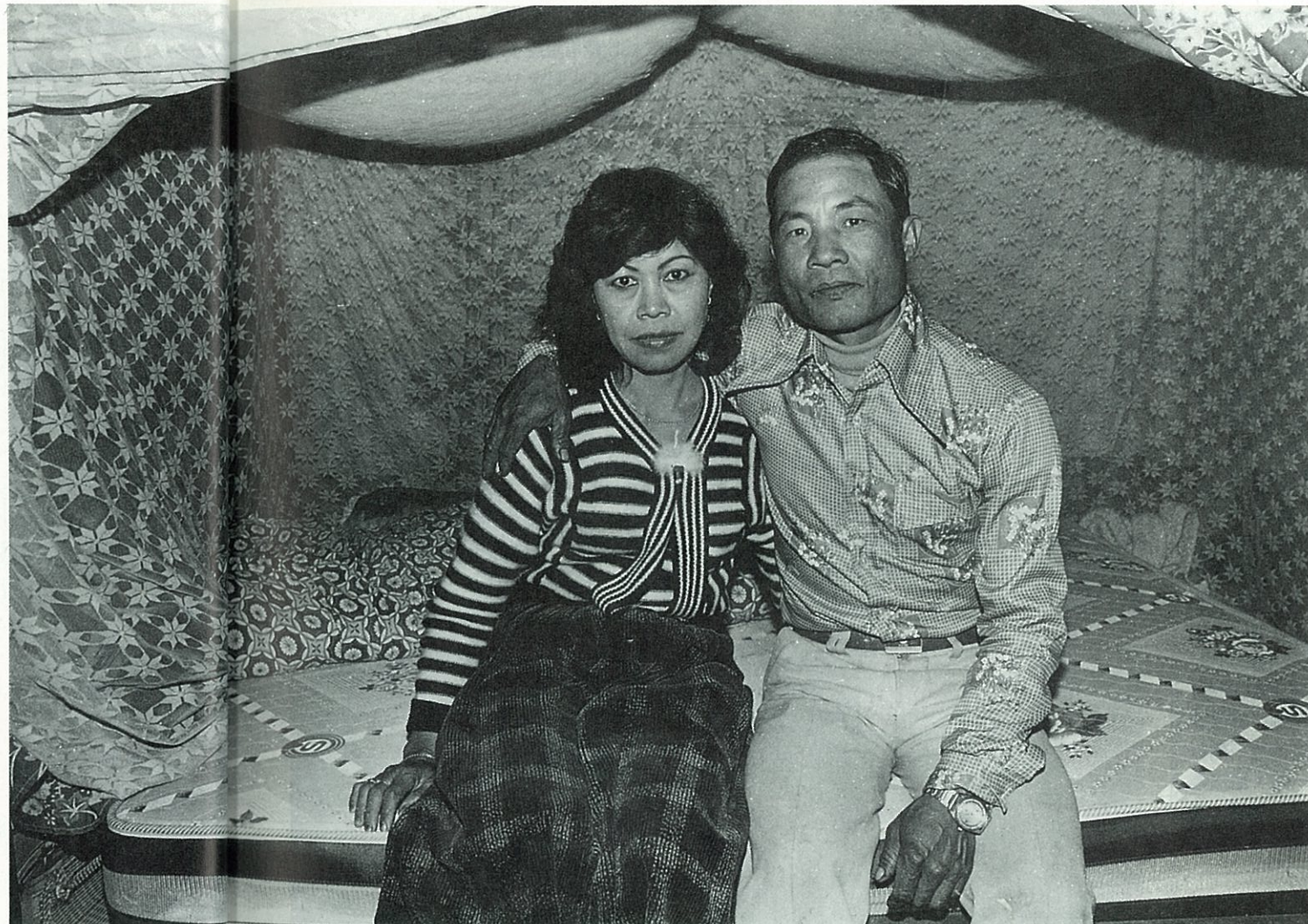
### 許添福和「秀梅」

許添福，42歲，崙背鄉舊庄村頂厝人。29歲時，他的女人不幸因重病而亡。18歲開始以插秧聞名遐邇的福仔，個子小小的，腰力卻很驚人。一個插秧期，由南到北，他彎著3個月的腰，播下無以數計的台灣水稻苗青。他常以此自豪。

女人死後的11年間，許添福曾經相過6次親，都沒成功。他找過崙背的茶室酒女交往過，可是終究還是買賣的情感。過年前，在自己田裡拔花生的福仔這樣向我述說。我並知道，他女人留下來的兩個兒子，全靠他母親一手帶大。就在他母親84歲，還沒有去世的前兩年，阿福的年老的媽媽身子不行，時常生病來。阿福在缺人理家的情況下，花了27萬元，娶了一個泰國新娘。

「秀梅啊！秀梅！來一下。」福仔喊著他的進口太太幫他倒花生。37歲的她，在臉上抹了輕微的胭脂粉，看起來還是有些像未嫁的姑娘家。她說她家住曼谷，是真正的泰國人。在故鄉，有兩個分別是15歲和4歲的女兒。

過年後，秀梅因為從前上班的玩具工廠發不出薪水，待在家裡沒上班。勤勞成習的秀梅，覺得賦閒中「日子很難過，度日如年啊！」為了避免閒著胡思亂想，她去向村人拿荸薺回來幫人削皮。小小的荸薺



回泰國去看看兩個留在那裡的孩子，是秀梅最大的心願。可惜收成不好的花生，賣不到什麼錢。這下秀梅回國的心願又要延遲了。與其他的泰國新娘比起來，秀梅的勤勞，真是不可多得。

削起來真費功夫，削滿一個飼料袋，要足足削上兩天，可以賺260元。二月七日下午，我再去找她，她向我訴說了來台前後的種種。

秀梅20歲剛過，就在泰國結婚。可是丈夫一天到晚在外面玩女人，棄家庭和生活於不顧。她的婆婆很疼她，視如己出。雖然生下兩個女兒，為了杜絕往後丈夫對她的騷擾，婆婆竟然勸她與他們的兒子離婚。

「在泰國，生活很苦。我曾經在一家外銷美國的刀叉工廠上班，一個月只能賺約台幣三千至四千元，還要給大女兒讀高中，油、鹽、柴、米、衣服，樣樣都要買，實在沒辦

許添福，42歲。他與泰國新娘秀梅是附近村莊中，難得一見的恩愛佳偶。阿福為秀梅買彈簧床、載她上、下班，過年更陪秀梅到彰化八卦上看大佛……。「我們的感情已經很深厚了。」阿福腼腆地說。

法過日。」秀梅說，「我們一天只吃兩餐，有時甚至只吃一餐。沒有了工作，都睡到中午才起床吃飯。有時沒飯吃就向人乞食。」

為了怕人取笑，秀梅去找她的一個叔叔，透過他鄰居的介紹，叔叔答應幫她照顧孩子，並出錢給她辦護照到台灣來。

「當初，我辦觀光護照本來是要來台灣工作的，但是護照辦出來後，

老闆（對介紹者的稱呼）卻勸我，到台灣找一個丈夫嫁比較有錢賺。」秀梅訥訥地說，「而且他們說，一年後，我就可以回泰國。」

帶著簡單的行李，頭一遭坐飛機，頭一遭離開自己的鄉井和祖國，在海關上，泰國官員問她：

「去台灣幹什麼？」

「去找工作。」她說。

「妳要說清楚啲，不要騙人。在

去年大年初二，本該是回娘家的日子，一大早，阿福包了一輛計程車，帶秀梅到八卦山看大佛。對信佛的秀梅來說這是很大的寬慰。在廟旁的攤位上，阿福買了一把木劍，練過國術的他，馬步一蹲，直嚷著：「你看，這架勢不錯吧！」



泰國難道就沒有工廠好做工賺錢？」

「有啊！可是賺不到多少錢呢！」

「我知道啦！妳騙我。妳先站在旁邊休息，暫緩出關。」

那時候，秀梅又害怕又憂愁。萬一被留難，飛機搭不上，該怎麼辦？等那官員再回來時，她一再向他請求，不斷向他保證她並沒騙他，官員才說，「隨便妳，隨便妳，妳喜歡去那裡就去吧！」秀梅這才通了關，上了飛機。

那天晚上7點多秀梅被帶到了台北，隔一天又被帶到斗南去。「那時候，我每天哭，比我先來的兩個泰國仔說，如果想逃跑的話，老闆還會把人關起來。在斗南一個月，每個晚上都被老闆載出去看男人……」秀梅說。

秀梅終於見到了許添福。她說當時她真不知阿福是好人還是壞人，隨便就嫁了。「我也不知道阿福為了娶我給了老闆那麼多錢，我自己只拿到兩萬元。」秀梅說，「阿福常說，因為當初他被拿了那麼多錢，現在暫時也沒錢讓我寄回去了。」5、6個月後，秀梅開始稍微聽懂一些台語，秀梅在外面聽左鄰右舍說，阿福心肝很好，又很勤勞，會賺錢，不會隨便打老婆，這時秀梅才放下了心。

秀梅覺得，比較難侍候的是阿福的媽媽。那時候秀梅她婆婆已經84歲了，說話卻尖刻得令人難受。「有一次，一個崙背人來家裡賣中藥，因為他過去沒看過我，就問婆婆我怎麼來的？」秀梅回憶著說，「阿福他媽媽說了，『去斗南花了二十幾萬買的』。當下我聽了，覺得很難過。我又不是一條熊，說人家是用買來的……」

剛嫁來頂厝，身分證還沒辦出來，秀梅一時還無法到工廠工作，可是每天也得為家事忙到晚上10點多。躺在床上休息一下，她婆婆就看不



順眼了，跑到外面，故意拉開嗓門兒對別人說，她的媳婦好吃懶做，哪像個女人家。秀梅說，有一次晚上8點多，已經吃過飯洗完澡了，婆婆還叫秀梅去捆燒火用的木材。「這回我阿福就講話了，婆婆不高興，還罵我阿福『聽某嘴』。晚上要和阿福到店仔頭坐一下都不行啲，說我會花錢。」秀梅說，「我每天賺錢，花10元、20元買點餅干吃，也不可以嗎？每月底，婆婆就問阿福，『伊工作的錢領了沒有？給你多少？』每個月都這樣問，你知道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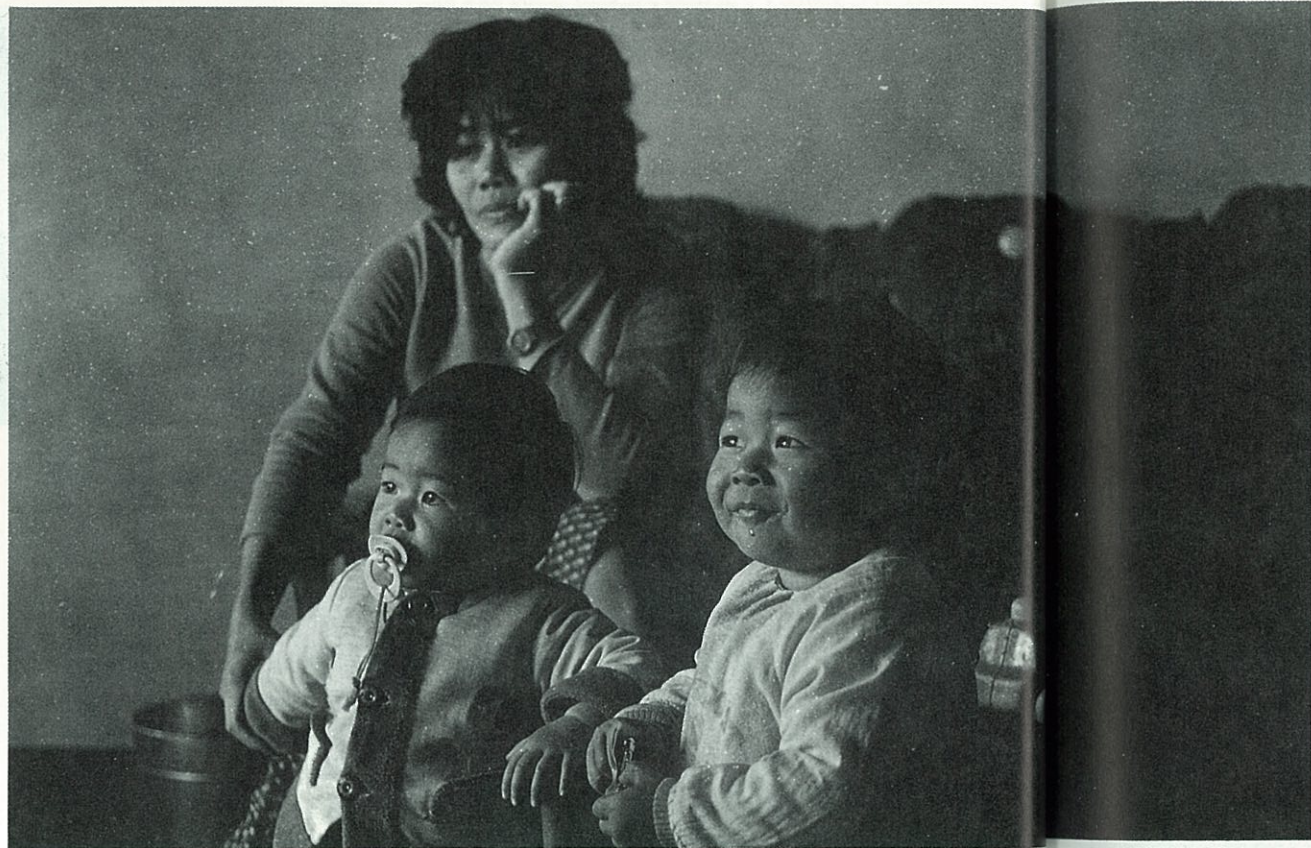
有一次，鄰居要殺狗吃，阿梅勸阿福說，殺生不好，她是泰國人，拜佛，不忍殺生，不敢看，就拐到村裡另一個泰國同伴家去坐。到了晚上9點鐘，阿福去載她回來，秀梅的婆婆罵人了。「罵得真難聽！」秀梅說。

有人問過秀梅，等阿福的媽媽死了，她哭不哭？「不哭！」她生氣地回答。但是真到她老人家過世了，秀梅還真是傷心地哭了兩天。婆婆停屍20幾天。「20天呢！要怎麼哭呀？我們在泰國，喪禮是不哭的。哭也只是傷心地默默的流淚，不像你們台灣人，哭天搶地地哀號。我見過人家才在廳堂裡哭完，出來後，又有說有笑。我看不懂呢……」秀梅說。

終年辛勞的阿水伯，三個兒子中，有兩個娶了印尼新娘。為了讓孩子們獨立，他們最近分了家產。而最令他欣慰的是，兩個印尼媳婦已為他生下3個孫子了。



隨阿姨從印尼加里曼丹來台灣的華裔婦女許太太，嫁到水尾村的田底仔，已經4年多，現在有3個小孩。「印尼的小偷多，我的爸爸下午4點多就得關門。先生又時常虐待我，所以我才想要到台灣來……」28歲的她，是標準的客家人，從中，我們不難或許體會到中國人在異國生活的艱辛。



阿福的媽媽死後半個月，秀梅收到泰國叔叔寄來的相片，才知道她媽也在一個半月前生病過世了。她心裡很難過，變得很想家。阿福去年就說要讓她回娘家一趟，可是兩次颱風，農作物都沒收成，災後的花生長得不好，也沒賣得什麼錢。阿福說，等今年6月割完稻，有收入，一定讓她回家一趟。

「阿福擔心我會一去不回頭。我向他說，你對我這麼好，還怕我不回來嗎？我不會枉費阿福這麼辛苦賺錢供我吃、穿，何況我在泰國根本無法生活啊！」秀梅說著，眼圈兒就紅了。

聽秀梅說著說著，時間已是下午3點半，這時去插秧的阿福騎著機車回來，秀梅手上的荸薺也削完了。阿福便帶著秀梅，趁太陽還沒落山的空檔，到荸薺田裡去撿田主沒挖走的荸薺。阿福說：「這樣去撿回

來削好的，一斤可賣20元哩！比在家裡代工還划得來。」這就是阿福，勤儉、篤實而又努力賺錢的莊稼漢子。

阿福曾憨憨地對我說，「秀梅愛我，比我愛她還深。」他若去插秧，在家削荸薺的秀梅曾對我說，「過一天像過一年一樣。」阿福在大熱天下插秧，秀梅會在赤日當空的中



來自印尼Sina的華裔印尼人家鳳，今年26歲。來台灣已5年多，現在有3個孩子。在台中做水泥工的先生不在家，二分地的田，都是她一個人獨自耕耘。她手中抱的是秧苗。



待「價」而沽？圖左這位來自泰國，等待出嫁的小姐，在一位嫁到水尾村的朋友陪伴下，到村裏菜攤上買水果。

午，送啤酒去給他喝，阿福也因此常在同僚的面前，自誇他娶了這個泰國新娘的好處。

今年過年，阿福特地包了一部計程車，專程載秀梅到彰化市內八卦山看大佛，以慰藉秀梅思鄉的心情。這也是三年來秀梅第一次坐計程車出門遠遊，她的喜悅，自不在話下。而對於阿福來說，這可也是一次大手筆的，愛情的表現。阿福腼腆地說：「我們的感情已經很深了！」

### 兩個印尼媳婦兒

與水尾村相鄰的二崙鄉庄西村，當地人叫做「洲仔」，村北隔著濁水溪，與彰化相望。62歲的阿水伯，長年都在溪底耕作著。由於年輕的時候臀部被牛車輾過，走起路來，有點跛拐；阿水嬸的腳底，因為半生的沈重勞動也是常常酸麻得不能走路。因此耕作一甲多田地的擔子，也就落在他們兩個兒子的身上。

阿水伯共有3個兒子。老二在台中的一家工廠上班，早就跟一個工廠的女孩結了婚。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在家耕田的兒子也陸續相過幾次親。今年老大已經30歲，然而對於討老婆，由於幾次相親不成，村子裡的姑娘都只想嫁到城裡，讓他們真的有點灰心了。3年前，聽說有

了「進口新娘」，阿水伯先後貸款了50幾萬，替兩個兒子娶了兩個印尼新娘。

本來兩個兄弟一起去相親，對方翠仔卻看上了弟弟雙喜仔，做哥哥的只好禮讓弟弟先結婚。「翠仔那時只有20歲，孩子氣重，比較嬌性些。」他的一個鄰居說。因此她也懶得下田幹活，每次她下田幹活一定得帶個蘋果，弄得老阿水伯那時曾為這筆媳婦的額外點心費，傷過腦筋。老人終於對阿翠說，「我這樣會被妳吃倒店咧！」想不到阿翠回答說，「沒有錢要如何當人家的老爸！」後來，這句話倒也成了洲仔人在店仔頭茶餘飯後閒談時引人笑談的話題。

隔一年，老大又再一次相親。阿水嬸說，相親時，她特意在家門口堆滿了稻包，對方一下子就同意了。現在這兩個印尼新娘已為阿水伯生了孫子，而且最近他們也分了財產。阿水嬸說，「分家後，兩個媳婦比較會想了，已經變得勤勞多了！」望著她笑哈哈的臉，我想起阿水伯說過，「討兩房媳婦的債務都是我老頭子一個人在背負啊！」而阿水嬸為了表示疼孫之切，每個孫子滿月時，都送一條3錢重的項鍊，在進口新娘毀約逃婚事件經常發生的情



來自印尼新高萬的美蓉說：「雖然生活在濁水溪畔環境嚴酷的水尾村，但比印尼也好太多。」冬天，在東北季風的吹襲下，沿濁水溪畔的聚落，經常沙塵滿天。幹完活兒，美蓉用這個肥料袋圍起來抵抗風沙的嬰兒車，推著她心愛的兒子回家。

況下，我不難體會阿水嬸的心情，「我真想把她們拴住啊！」她說。

同樣是農家子弟出身的西螺農工學校的老師廖枝春（羊牧）認為，值得追問的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同樣是人，為什麼今日台灣農村青年會有人非得用錢去買進口的太太，否則就很難成家？

他說，在現代功利資本主義文化下，現在的女孩比較貪享受，即使是農家的女孩也不願嫁給種田的年輕人。就區域性來說，西螺、二崙、崙背、麥寮一帶，因為濱臨濁水溪，風沙大，生活環境嚴酷；另外，30幾年來，農產品價格沒什麼變動，種田的都被認為是沒有出息，終年辛苦，又沒什麼收入的一行。在這

種情況下，哪個姑娘願意嫁到農村受苦受難呢？

水尾村的鍾裕說，20年前，田產越多的人、越容易娶得到老婆。20年後的今天，剛好顛倒過來了。田園越多，表示沒有什麼生息，勞動範圍大，很辛苦。他希望政府能在農村設立工廠，讓農村青年閒時到工廠上班，這樣農村青年才不至於嚴重外流，如此男女交往的機會多，也較容易娶到老婆，否則，10年後，農村的土地再也沒有人肯留下來種了！「看來，做田一定要落伍，我本身也覺得種田已經無法支持下去了，想辦法得改做生意才行啊……」他說。

據報導，今年一月九日，台西鄉中泰聯姻騙婚集團，媒人涉嫌瓜分聘金，顏景春、彭莉蘭和綽號「阿力」的婦女，被移送法辦。一月十日，口湖鄉梧南村，與農民林江川同居（正在辦理結婚申請）的泰國準新娘沈瑪莉離家出走，林江川懷疑沈女受人控制，失去行動的自由。

一月十五日，元長鄉新吉村也傳出農民唐幸富所娶的泰國新娘董珊娜於生下嬰兒12天後，離家出走。嗷嗷待哺的嬰兒，整天啼哭，使得家人什麼事都不能做。

這些是10天之內，中國時報地方版連續出現的新聞。「用金錢買的婚姻，大概不會很美滿吧！」彰化基督教醫院社區健康部主任董英義說。在高額聘金的利誘下，黑社會勢力和不法國際人口掮客掌握的騙婚集團，介入進口新娘的婚姻買賣，使得問題更加複雜。「一些進口新娘真正想嫁人的，幸福的也是很多。可惡的是那些人口販子，把她們當作搖錢樹，一個騙過一個；而少數一些進口新娘，與人口販子狼狽為奸，成了職業新娘。」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這樣透露。

據瞭解，一些逃婚的進口新娘，



為了求生存，竟然也幹起賣春的生意來了。這也難怪有些人會對進口新娘有所批評。「她們婚姻觀念似乎比較淡，性行為也比較隨便。這對農村的倫理觀念和價值觀念恐怕有相當不良的影響。」一位常替進口新娘看病的劉醫生這樣說。

他並且呼籲一些精神有異常或智能有障礙而不易成家的農村青年，最好不要輕言娶進口新娘。「如果娶了，也不要生小孩，如果已經生了小孩，最好能帶到醫院做定期健康檢查。」劉醫師說。


「千里姻緣一線牽，再怎麼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進口新娘使我們鄉下許多木訥的年輕農民免於終生當一個羅漢腳仔啊！」鍾裕說。

那天我要北上時，望著水尾村阿在的兒子，竟然有股莫名的感動。從小流著口水放牛的阿在，如今因為討了一個泰國女人，已經有了個聰明活潑又健康的兒子，像這樣的事，了下了多少人的心願啊！

祝福阿在，也祝福所有的進口新娘。



過完年，工廠一直沒復工。阿在的太太美蓉也會急為沒地方賺錢心焦。這下，她只得幫人家挑蒜青打零工。工作的時候，她總是把心愛的孩子放在一旁，而這孩子的出世，了下了多少人的心願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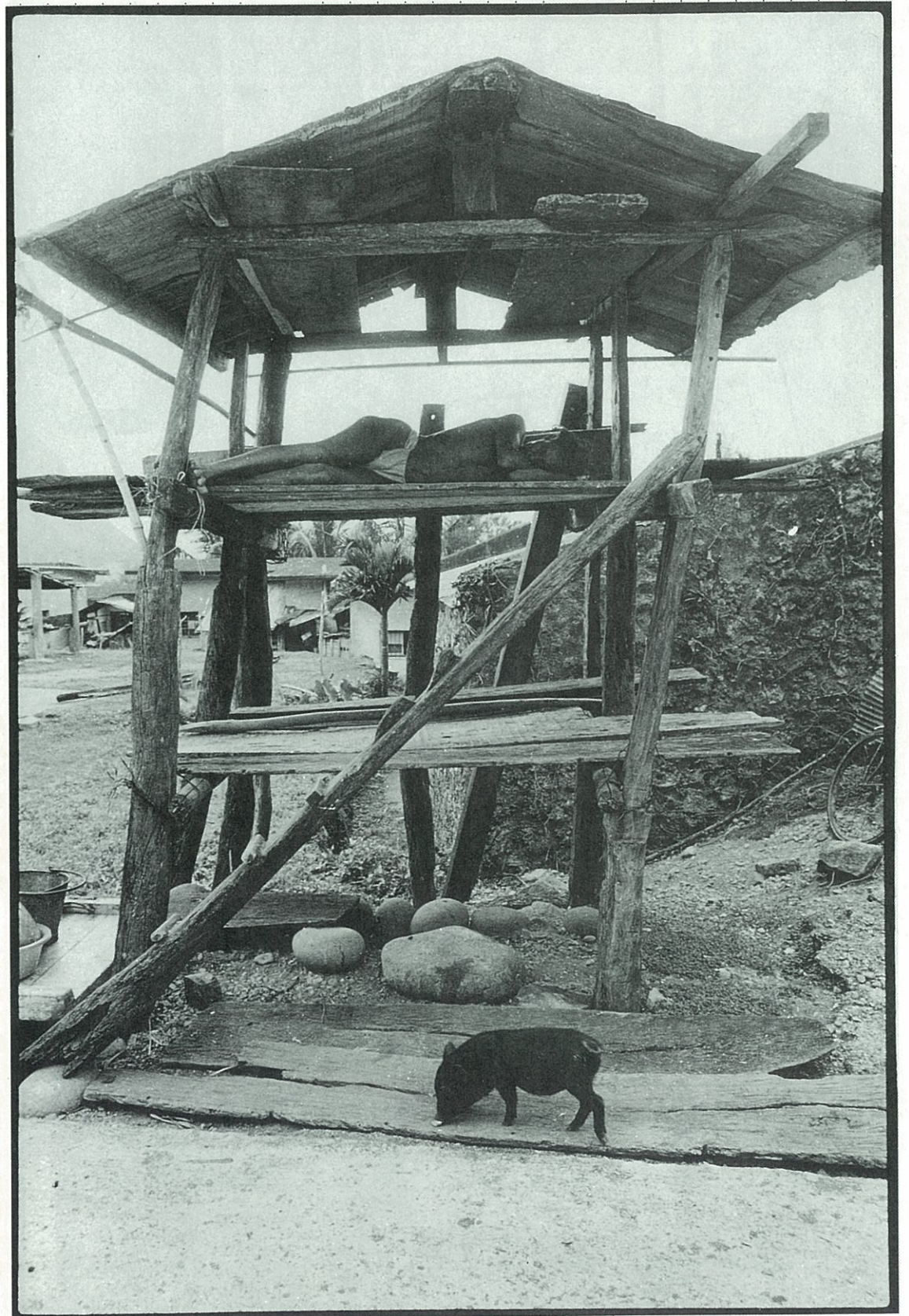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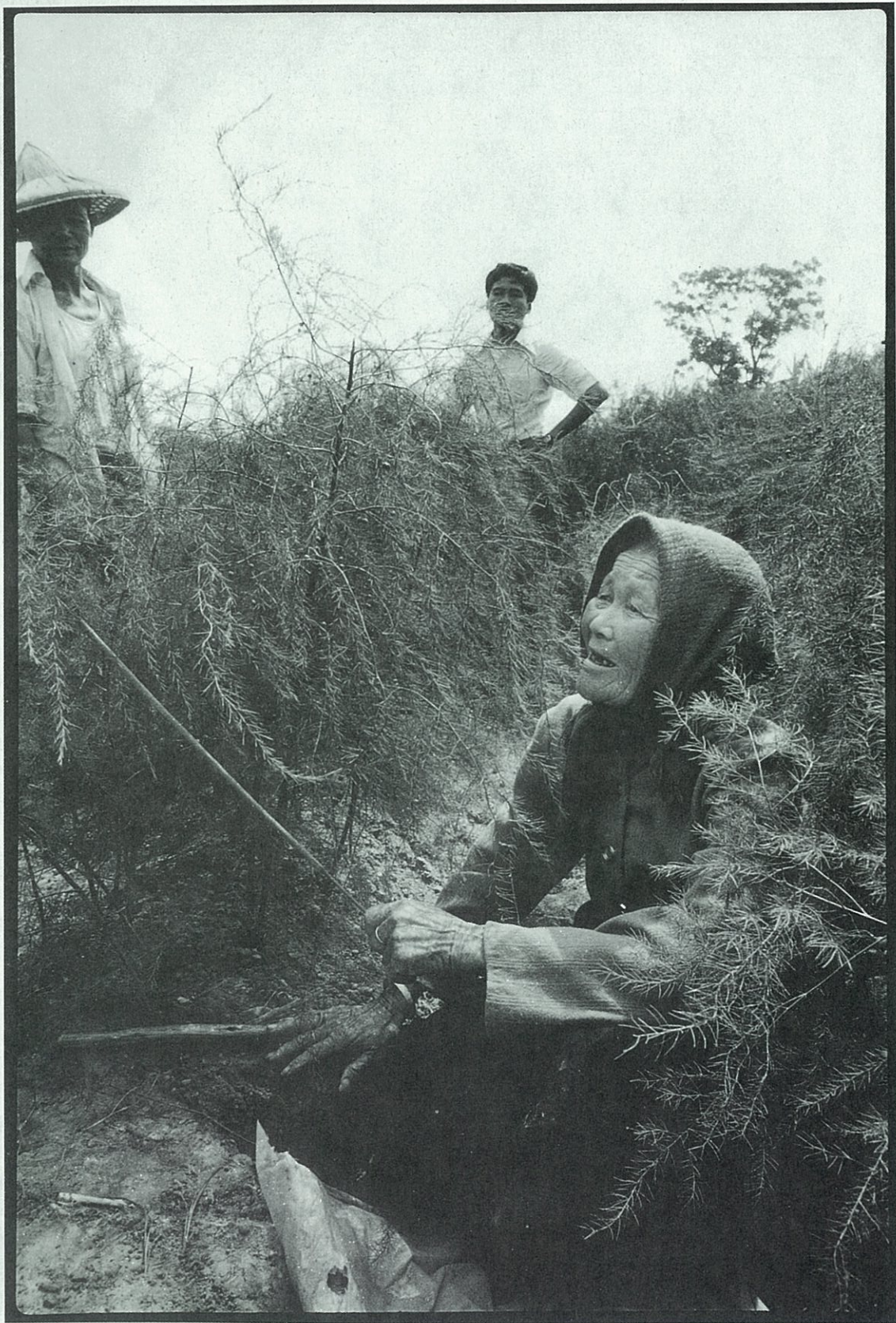
阮義忠〈人與土地〉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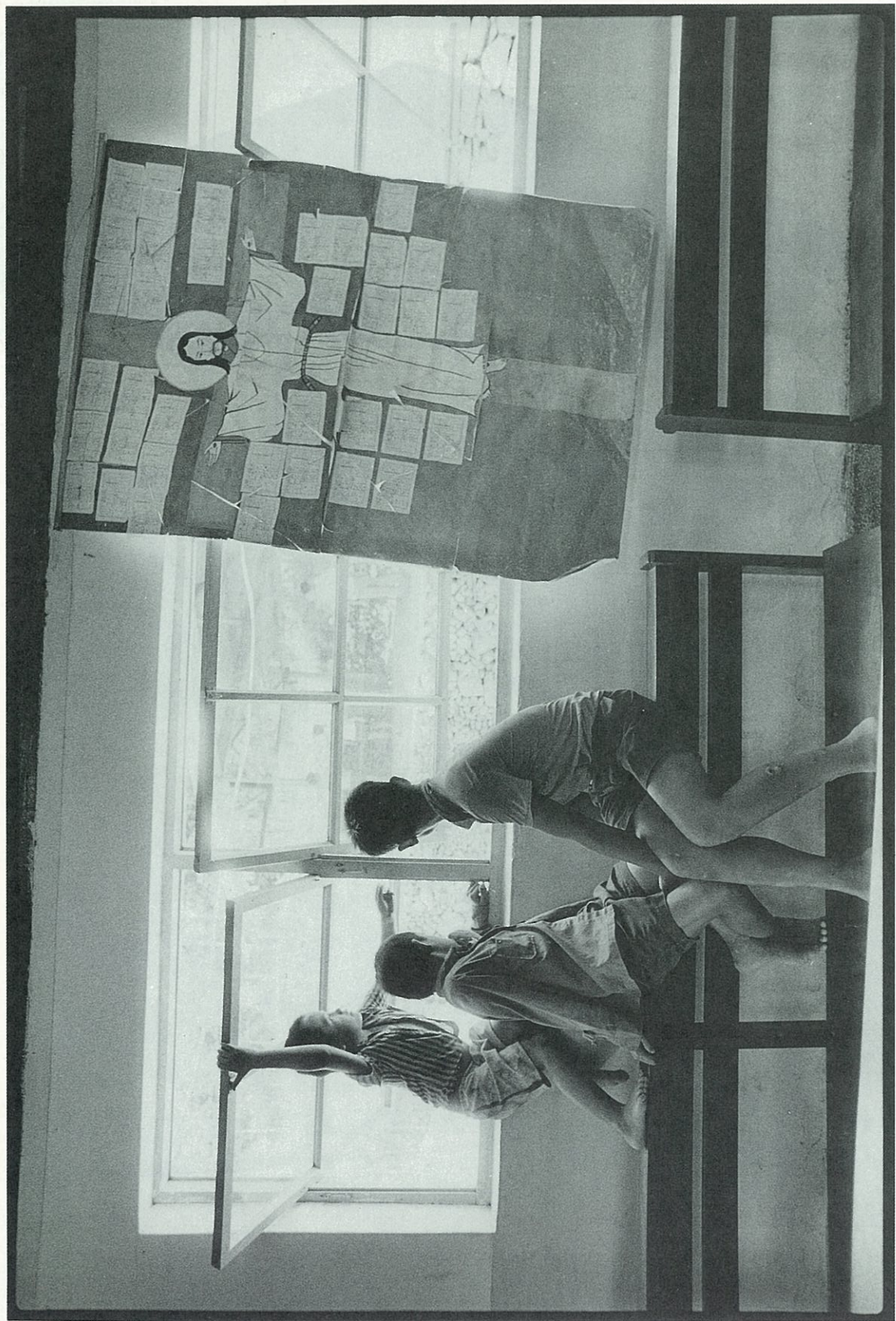
# 那些人·那些土地

我們相約在這塊土地見面  
宛若縱橫浩瀚天宇的經緯  
宛若散發凝鍊芒光的星月  
我們相見，在城市、  
在鄉村、在海隅  
離開了，雖然像不羈的浪子  
又去了天涯處海角邊  
然而，此刻，在這裡相會  
來生，但願我是春風，你是土地  
我們要朝夕相廝守

## 第1景〈苑裡〉

那天去，是為了拍民間藝人朱阿順的。他是亂彈戲班的演員，除了在越來越鮮少演出機會的戲班中，有個不算固定的工作之外，平常則是以主持去邪破煞的儀式為生。在鄉間，新廟落成或建醮拜拜，都會舉行跳鍾馗的祭儀，朱阿順就是以扮演鍾馗而在民間信仰的陣頭圈內，享有盛名。那天的劇目是「羅通掃北」，朱阿順在台上扮著卑微的兵卒，在前一個戰役裡草草喪命之後，於下一回的討伐中，又換裝成敵軍的一員。這種以一人分飾數種角色的情形，在日趨凋零的野台戲中早已是件稀鬆平常的事了。戲是在傍晚才開鑼的，苗栗縣苑裡鎮內的老人家，一時都湧到這個小小的戲台前來。觀眾幾乎都已上了七十歲的年紀，於是台下成了另一個舞台——所有演員都在演出人生旅程的最末一章。在那次演出的兩年後，朱阿順就過世了。而比他年歲要大上些許的這些戲迷們，是不是尚在人間？現在回想起來，那天斜照在他們臉上的夕陽，彷彿正是為他們辛勤工作的一生，做著最禮敬的謳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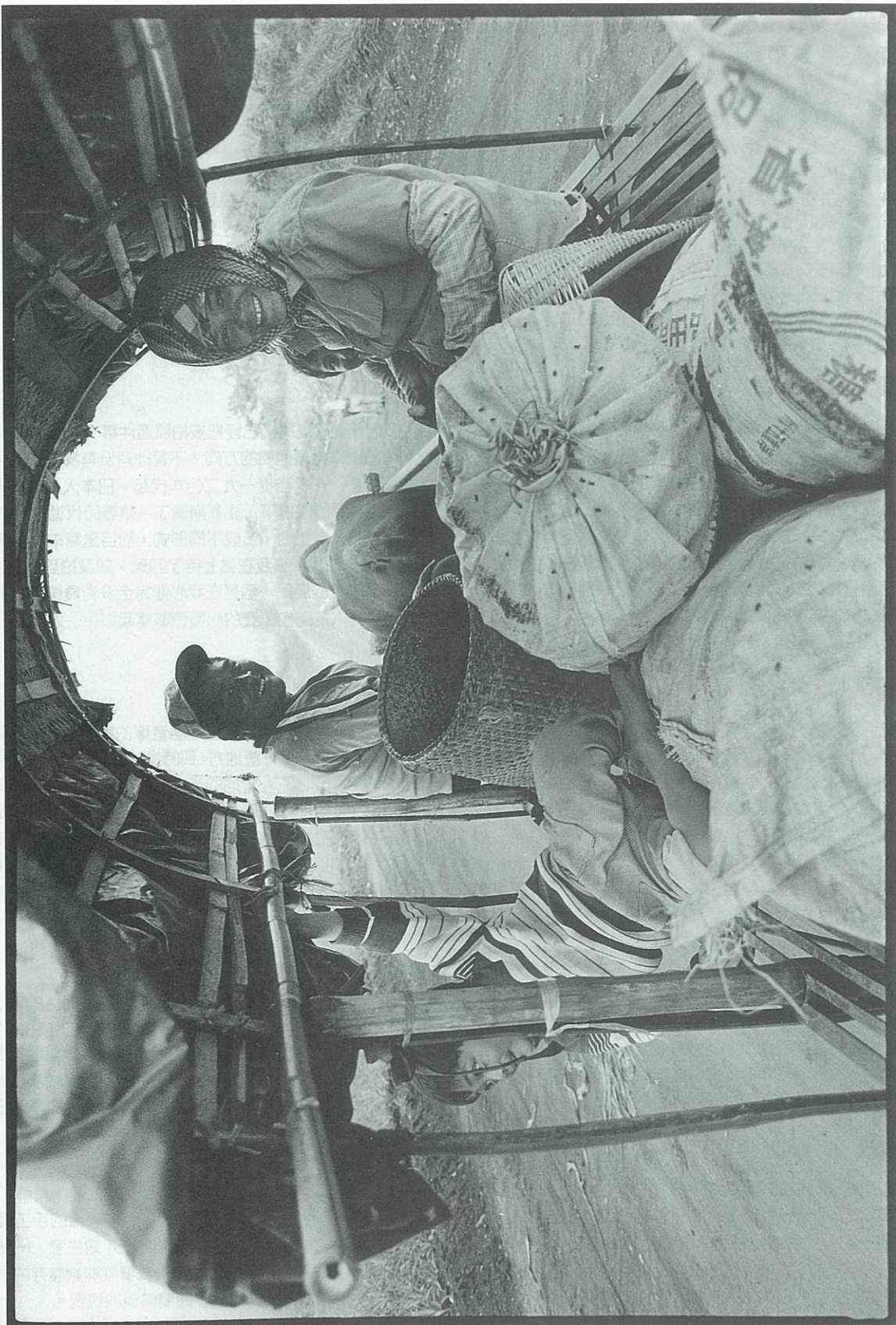
人の  
業群  
備王  
土原  
、表

貴買  
番計  
開影  
客光  
表の  
。片  
致不  
門出

夫洋  
部心  
映影  
興以  
野七  
音響  
響音

題、  
、工  
、面  
研香

飛印  
各面  
響由  
精誠



## 第 2 景〈蘇厝〉

當「鄉土」成爲一種流行的那一陣子，本省各地的大小拜拜都會吸引大批的外地人潮。有的人拍照；有的人做報導；有的人只是趕時髦湊熱鬧；有的人却是想去尋根，找回失落的自我。那種一窩蜂的趕集，使原本肅穆莊嚴的宗教活動，染上相當濃厚的觀光色彩，而無法抵禦地一日日在變質，一年年的更加庸俗喧鬧了。在這些大小拜拜中，最吸引人的莫過於燒王船醮儀。在本省爲數衆多的王爺廟中，以東港、茄萣、白河、西港等地的燒王船慶典最具知名度，而自然地變成了懷著「鄉土熱」的人士的朝聖之地。花費愈是龐大的拜拜活動，往往發生在越是貧困的農漁村裡。越是赤貧的人們就越容易罹患疾病，在國家福利分配不均的目前條件下，也就更加把希望寄託於上蒼，希望神明能驅瘟化疾，降霖施福了。台南縣安定鄉的蘇厝村，是一個幾乎被遺忘的貧瘠庄脚。而此地三年一度的燒王船祭典，也總是鮮爲外人所知，默默而盛大的舉行著，村民省吃儉用，捐出大把香油錢，集資興建了一艘成本達數百萬之鉅的古戰船，他們拖著這艘王船，在村內遊行一遭之後，擺在曾文溪畔焚毀，一心希望藉此把災禍，貧困的處境，也付之一炬，化爲煙雲。王船火化時，信徒們紛紛跪下祭天。這位老婦人遠遠地躲在歉收的蘆筍田裡，焚香祝告。唉！在她這一輩子，送過幾次王船上天河，燒掉了多少血汗錢，祈求過多少願，然而，上蒼又爲她降下了多少福呢？

## 第 3 景〈蘭嶼〉

在蘭嶼拍照，是一種十分令人不快而痛心的經驗。因爲當地的大多數雅美族島民，已經把被拍照這件事，當成交易、買賣的行爲。只要你背著相機，就有人雙目眈眈地盯住你，希望你舉起相機來對著他們的方向。不管你有没有按下快門，他都會跑過來向你索取代價——有時是十元、二十元，有時是一兩包長壽煙……自從一九二〇年代起，日本人組織了人種調查團，踏上這塊本省最樸實、最美麗的土地之後，蘭嶼島民就在外來文明的侵擾下，逐漸崩潰了。隨著時代進步，觀光客越來越多、核能廢料場的霸佔、第三座國家公園的設立……都對蘭嶼的人與土地，造成不同形式，而且是越來越厲害的污染。然而最嚴重的是，雅美族人原本純潔的心靈受到了無法復原的傷害和污染。我在島上待了四天，却沒拍到幾張照片。因爲對我來說，用錢買對象，幾乎是一件不可忍受的罪惡。這位在睡午覺的島民，倒是在我心裡完全沒有負擔的情形下按下快門的。然而當這一頭四處亂跑、營養不良的削瘦小豬，由鏡頭前闖入的時候，我的心整個皺縮起來——這不正是他們淒涼命運的無情、無奈的寫照嗎！

## 第 4 景〈武界〉

在那次造訪的數年之後，南投縣仁愛鄉的武界部落被改名爲「親愛村」。就這樣，又一個以山地語音譯的美麗地名從人間消失了，以至於一度，當我和朋友聊起我在武界的難忘經歷時，竟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地方。那時候，這裡的布農族山胞酗酒的情形相當普遍而嚴重。每天起床就有人以酒當早餐，而不一會兒便醉倒在地了。當地的天主堂有擴音大喇叭，用來通知村民聚會，跳土風舞或催促信徒到教堂做禮拜，望彌撒……等等。那一天擴音喇叭傳出——「某某人趕快到派出所認領收屍，你先生的屍體已經找到，抬回來了……」。原來是一位深夜醉倒在溪旁的山胞，在夜間的酷寒中凍死了，隔了好幾天才被幾位用彈弓打鳥的孩子發現，他的半邊臉被鳥啄爛，幾近無法辨認。這三位孩子在天主堂裡望著窗外，唉！他們大概經常有這種心驚肉跳的等待經驗——不知父親今天醉倒在何處？不知這次是否回得了家？至今，我的耳際還不時響起那次擴音喇叭在山谷間來回震盪的回音。

## 第 5 景〈賽嘉〉

屏東縣三地鄉的一些排灣族部落，已不大能看得出原住民的傳統生活樣式了。賽嘉村的山胞很早就由深山遷徙到平地。歷經多年的平地農作後，也開始習慣莊稼生活，而漸漸與閩南籍的農村人家無異了。這戶排灣族人，一家四口由田裡下工，在牛車的搖幌顛擺下，朝回家的路上行進，他們的臉上煥發著一種滿足於土地，滿足於工作的神情——這種溫馨的場面，已經不容易從本省的農村中發現了，我想這可能是因爲這些山胞的生活步調還停滯在二、三十年前的農業社會裡。等他們和其他平地漢族農村一樣，終於跨入「現代化」的陰影中時，他們的笑靨當然就和別人一樣，變成日漸凝重的愁容吧。

## 第 6 景〈關廟〉

當我在一個巷弄裡看到這位婦人的背影，我不由得肅然起敬。她的裝扮是那麼古老久遠，她的姿態是如此硬朗有神，彷彿是堅守了一輩子的信念，才會有這般定如磐石的莊嚴。台南縣的關廟鄉，在十多年以前，一直是以竹器編織的手工藝而名聞遐邇。然而當我造訪時，竟已尋覓不著一家竹器店，原先的竹器師傅，紛紛改行做起藤器傢俱的外銷生意，一點也看不出傳聞中，出神入化的竹器手工藝絕活，整個古鎮早已變成外銷產品加工區了。她的背影，讓我看到關廟殘存的一點餘暉。然而當她起身之後，執著拐杖，駝著背，極爲艱難地挪動腳步的情景，却又讓我看到了關廟慘淡的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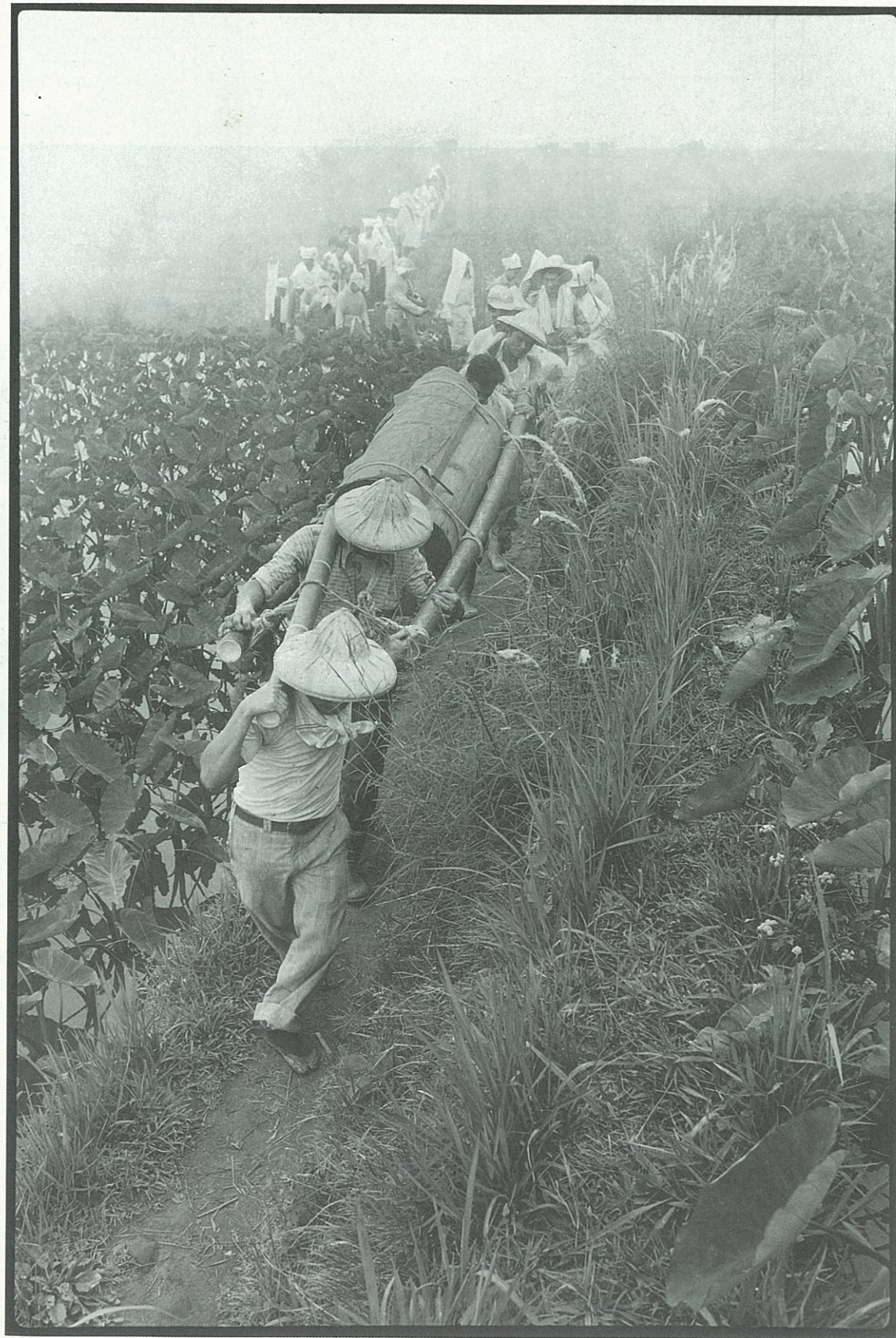


### 第7景〈永靖〉

我是被報紙上的一則地方新聞吸引到這兒來的。那時候，文建會正在調查審核全省的古蹟等級，一些民間的古老大厝，都深怕被選為古蹟，而不能任意改建，唯獨彰化縣永靖鄉的「成美公堂」，却主動申請，希望能被登錄為古蹟之列。這座於民國元年興建的，三進兩院，左右各一護龍的宅第，規模雖大，却因年代不夠久遠而沒有資格入榜於國家所要保護的古蹟之列。「成美公堂」的魏姓族人，雖然到處陳情，却始終不能如願。我永遠記得這位魏家輩份最大的族長老的名字——魏馬良。六年前遇到她時，已有一百零九歲的高齡，除了雙目因年老失明之外，耳力之聰，連年輕小伙子的我都自嘆弗如。她侃侃地把她童年往事都告訴我這位她看不見的陌生訪客。那天我聽到、看到的是一部活的歷史：魏家和馬家兩個家族，如何在福建汀州府永定縣的莫竹煙古堡拓荒、屯居。她——馬良又如何與厝邊的魏家少年，走過青梅竹馬的時光而結成連理；又如何坐船由唐山渡海過台灣……她歷經清朝、民國、日據時代、光復而到現在。這席話和這幕情景在在都令我感慨不已。然而，最讓我難以忘記的是，她的思鄉之苦——她想念著莫竹煙，想念著永定縣，想念著汀州府，想念著福建。她想回去一趟她成長過來的那一片夢魂常繫的土地。六年後的今天，我不知她是否依舊安享著天年。但我知道她的思鄉之情，是永遠無法如願的。

### 第8景〈瑞生〉

瑞里是嘉義縣最熱門的風景區之一。在境內諸多風景據點中，以長白山的日出一景最負盛譽，依在地人的說法，是比阿里山的雲海日出還要氣勢磅礴的。我是在村內閒逛時，遇到這隊出殯行列的。跟著送葬隊伍一路上山，兩個多鐘頭之後才到墓地。此時方才發現我已踏在長白山頭的脊線上，放眼四周，果然是一幅絕佳的視野。中國人的墳地一向是擇風水而立。而風水好的地方，往往就是風景特別出色之處。中國百姓出生的地方不一定是好山好水，但却都想要葬在龍潭虎穴之中，好餘蔭後代子孫。啊！龍族的我們和土地的關係竟是如此纏綿不絕。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土地上，中國人民，這一輩子的現世不能從土地應驗的事情，還要一代代的透過土地寄望下去啊……



# 合歡山： 美麗與恥辱

隨著交通的發達，社會的繁榮，  
每年雪季，從台灣各地上合歡山的遊客，  
陡增到20萬人次。但10多年來，  
合歡山的住宿、公衛、飲食、交通、清潔設施，  
絲毫沒有增加和改善，  
任遊客受盡風寒、不良的服務，  
惡劣的衛生條件，和惡司機的虐待和凌辱……

攝影■賴春標 / 李文吉  
撰文■曾蘆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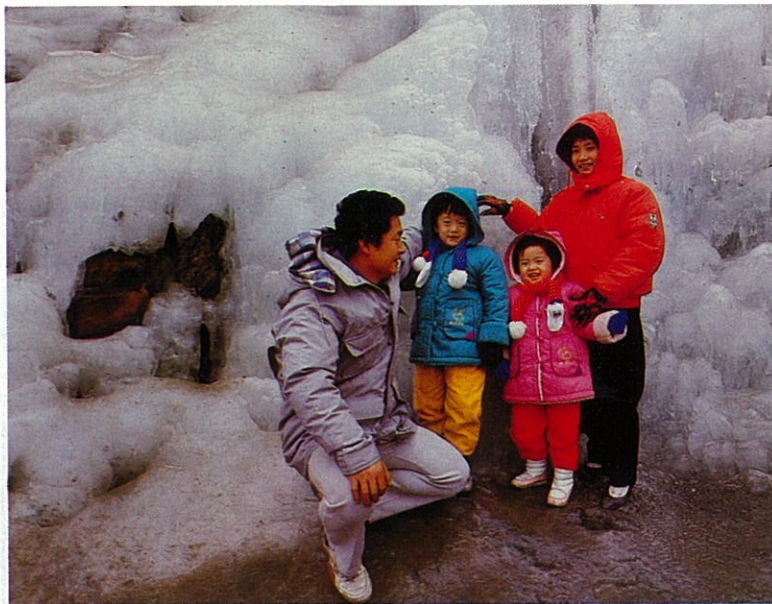


合歡山的冰雪世界，每年吸引了20萬的遊客上山賞雪。山上有許多建築設施。為著治安的需要有昆陽派出所；

為著高山野營訓練，有合歡谷廣大的營區建築；為著救國團的雪地活動，有黃白相間，氣派舒適的合歡山莊。

而每年雪期，20萬人次的國民上山賞雪，却僅有一處小的松雪樓可供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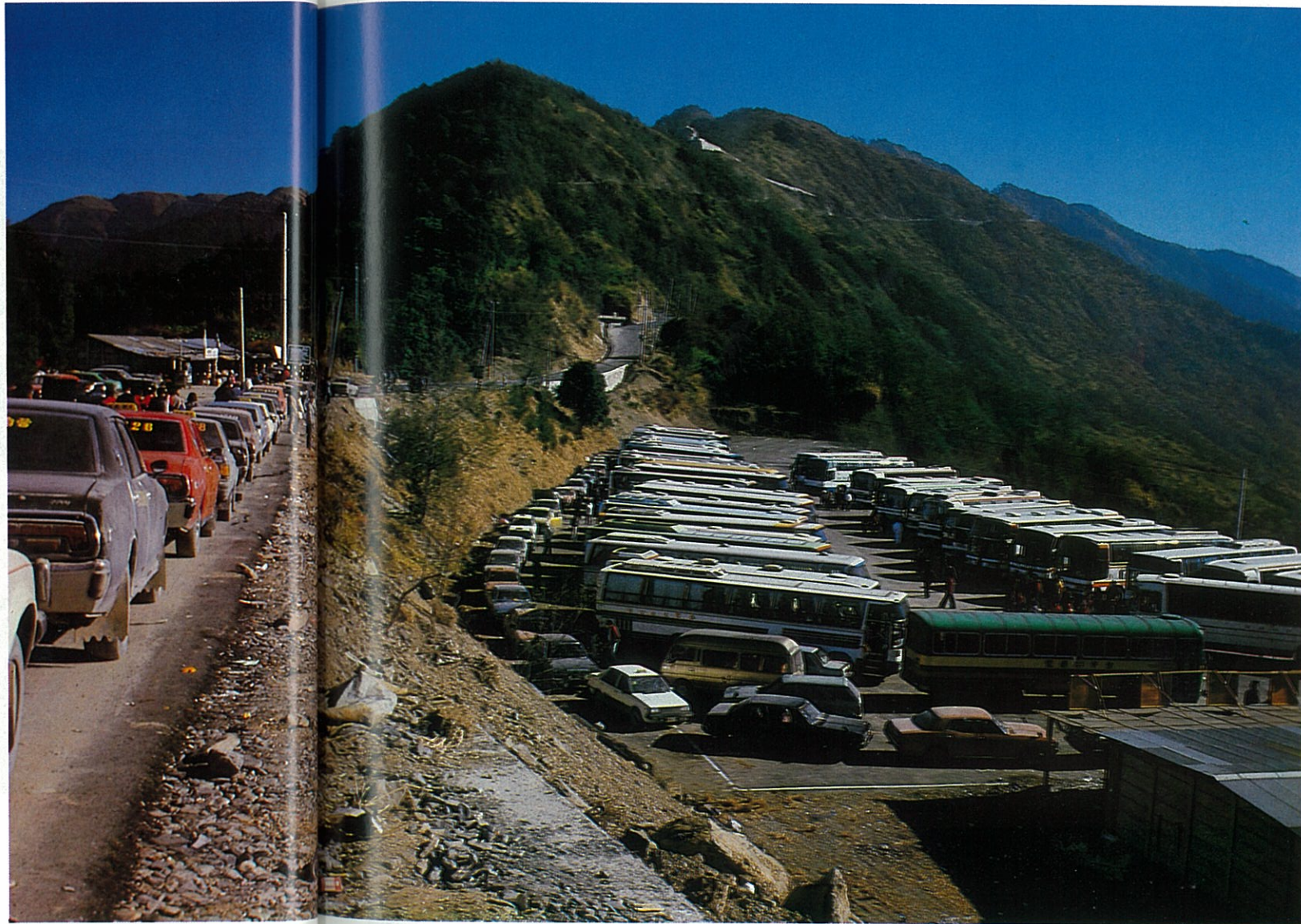
一幅溫馨的全家福，象徵著父母呵護愛兒的心與孩童對冰雪的嚮往。然而對一個平常家族而言，上一趟合歡山却相當不容易。難道不應該為這些嚮慕台灣雪境的人民準備應有的安全、舒適的各種設施嗎？

### 具有親和性的合歡山之美

合歡山誠然是美的：大自然揮霍了好大一片怡目的箭竹草原，在此沿著山谷和坡地，地毯一般溫柔有致地鋪展開來；冬天落雪的時候，草原披敷上一層皚皚的銀粧，可以欣賞，亦可以玩耍。散生各處的松、杉，在這高山寒境中，近看銀雕玉砌，依稀凝住了風雪的姿態；遠看卻彷彿雪膚上的刺青，樹色襯著白得發亮的雪地，顯得格外蒼鬱、深刻。

這樣的山林佳景，在台灣的其他高山，例如玉山、能高安東軍山裡，其實也很不少。而合歡山之所以特別受到人民的親炙，是因為她的美特別容易親近。平日無緣看見雪景的亞熱帶台灣的居民，在冬季裡，只要耐得住旅途勞頓，可以從台灣的任何一個地方，在一天之內，驅車直上合歡山，一探夢想中的雪鄉。這兒是全國最大的滑雪聖地，國防部甚至在此設立了寒訓中心。

除了因為交通便捷所帶來的親和性，主要由於這25年來，台灣社會富裕化發展，使社會對閑暇享受的普遍性大幅度提高，每年冬季到合



歡山賞雪度假的人急劇增加。根據估計，去年短短3個月的冬季中，上合歡山的遊客就高達20萬人次之多。則平均起來，冬季中每個月有6萬3千多人上山。

但是，在另一方面，合歡山的公共設施，幾十年來，直到今年元月之前，一直沒有因應社會發展和遊客的驟增而有明顯增設和改善。結果每到賞雪季節，由於道路太狹，停車場、廁所、休息處太少，垃圾處理不當，計程車司機蠻橫拉客，醫療設施闕如，而在交通、衛生、

食宿、醫療各方面產生嚴重的問題，使得無數興沖沖遠道而來的遊客，即使是美景當前，也只能敗興而返。

在亞熱帶的台灣，能有奇特美麗的高山之雪，實在是上天的恩賜，我們理當倍加珍惜。本刊記者為了深入實際了解合歡山在旅遊上所遭遇的困境，特地從埔里出發，經翠峰、松雪樓、大禹嶺這3個重要的據點，由南而北循線完成一次合歡山之旅。以下是我們的重點報告：

### 翠峰：公共設施不敷使用

翠峰標高2360公尺，是從合歡山南邊入山的最大的集結站。最近幾年來，每逢冬季中的假日，必有大批的遊客上山。在去年，翠峰曾創下一日之內進入兩萬人的最高紀錄！

去年春節那幾天，合歡山大雪，各式各樣的大型遊覽車、計程車、私人轎車都滿載著遊客，車隊排到翠峰外7、8公里的地方，交通幾乎陷於癱瘓。當時翠峰只有一大一小兩個停車場，根本無法容納。許多未登記排班的計程車司機，在停車場和公路上穿梭叫客，益增混亂。

今年元月18日，龐大的遊覽車團，頭尾相接的計程車隊與數千名賞山觀雪的男女老幼，就這樣擠滿了整個翠峰站。浩大的人潮，為的就是想造訪她們心目中的雪國——合歡山。



戴著黃臂章的載客司機，無視警察的存在，公然在執勤警察的面前，聚眾阻車攬客，霸佔地盤，

嚴重妨礙交通秩序，這就是太魯閣國家公園西面大門一大禹嶺上計程車司機的面貌。

計程車排班上山，直到上個冬季之前，一直沒有任何管制。十幾年來，計程車司機對沒有選擇的遊客漫天叫價、漫無限制地載客，又常為爭取載客次數而超速開車，在逼仄的山路上險象環生。直到民國74年12月起才正式規定：到武嶺一律每人2百元，一輛車最多只准載6個人（不含司機），限速60公里。並且規定中部5縣市的計程車都有權申

請到此載客，以打破惡司機的獨佔。翠峰的女廁在靠近大停車場的山坡旁，用木板臨空架在樹幹上，上面覆蓋著破爛的塑膠浪板，勉強遮風避雨。所謂的「馬桶」，是兩塊木板間寬約20公分的空隙，穢物便直接排洩到林地上去，臭不可聞。而這樣令人不忍卒睹的「衛生設施」，可使用的也只有4間。男廁是水泥砌的，長約2公尺寬約1公尺，完全沒

有沖水設備，排洩槽中積滿了屎尿，必須屏住氣息，鼓足勇氣才敢進去。我們偌大的翠峰區，竟只有這兩座廁所來解決遊客的衛生問題！許多遊客忍無可忍只好在野地裡大小便，汽車在路上濺起的泥雪中，往往竟佔著穢物！雖說山上取水不易，但基於人道和衛生的考慮，縣政府和台大農場無論如何都應該盡力來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

翠峰和台灣其他風景區一樣到處都是垃圾。這固然是翠峰山區，嚴重缺少垃圾筒、垃圾箱、垃圾處理場所，另一方面，也是我們有錢有閒來此享受閒暇之國民，社會道德的嚴重低落。看見各處滿地零亂汙穢的廢棄物，令人感到深深的羞恥和傷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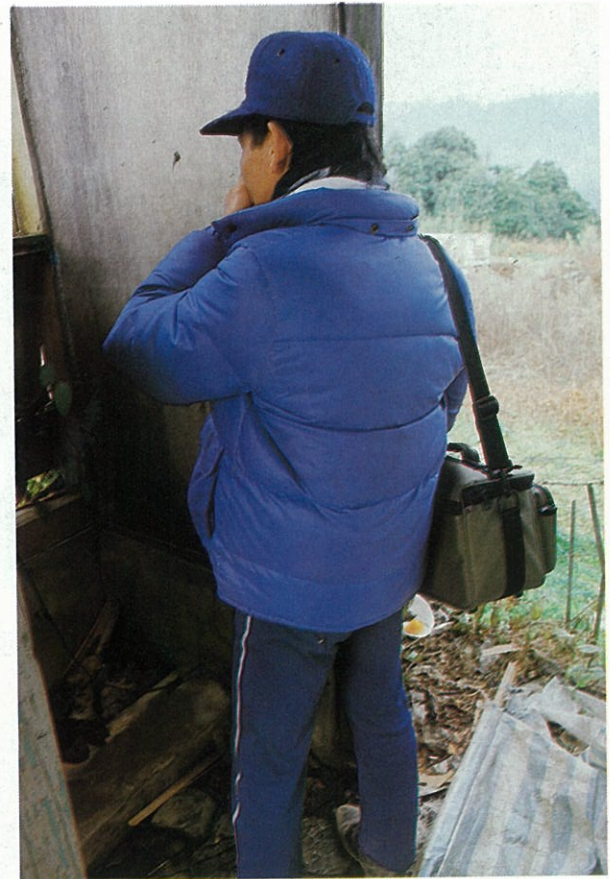
翠峰的垃圾裡，往往可以發現成箱被丟棄的、原封未動的便當。一位林姓遊客目睹這些被飽食的人們輕易棄置的食物，痛心地說：「世界上不知道還有多少人正在挨餓，丟便當的人不怕天公報應嗎？山上溫度低，便當容易涼，這點應當上山前就知道，何必勉強帶熱食？既然冷了就應該帶回去，餵豬吃也好，人家養豬的買餵水還得花錢呢！」

在翠峰，遊客憩息的場所嚴重缺乏，也是個大問題。整個翠峰只有一個台大農場開的福利社，長方桌和板條頂多容得下80人，除了頂上加蓋了木板，四面完全暴露在寒風中。上山人多的時候，常有老人、小孩瑟縮在冷空氣中，連個可安身的座位也沒有。

### 山路上的車禍

在山中，或許離雲霧較近，很容易感到烏雲迫在眉睫的壓力。寒流真的來了，整個天空彷彿蓄著一整座荒原的重量。

記者在下午提前包了一輛計程車到松雪樓。一路上，幾乎所有的迎風坡都叢生著箭竹草原，寬坦遼闊。



雲霧在山腳下滾來滾去，從這個谷飄到另一個谷，陰天裡彷彿是山的一種神祕詭譎的呼吸方法。草原絨綠整齊，坡的斜度卻很大，望下去偶爾看得到遠處一兩輛因不久前的車禍仰翻的汽車，孤零零地躺在山谷，不時被埋在雲霧裡。

那是今年1月11日一部深藍色的車為閃躲另一部車而翻落深谷裡，造成一死、二重傷、五輕傷的悲劇。

合歡山上出車禍的次數不少。出車禍的情況不外是：超速、超載、路況不熟、道路窄仄坎坷。這是因為原有的山路年久失修，再加上無法容納冬季劇增的外來車輛，交通管理鬆弛，計程車惡悍的營業作風所造成。據熟悉當地情況的人說，這次車禍完全被掩蓋過去，翻覆的車子的牌號、車行名字早已被刮去，受傷、死亡的人也無法找到人理賠。

翠峰站的廁所，惡臭、髒亂、簡陋到令人無法想像。對成千上萬的遊客，她們只能默默地忍受，別無選擇。



一位陳姓遊客：《我看不行，山上太冷，我們孩子太小，又沒穿厚暖的衣服。》司機：《不會啦！等一下太陽出來，山上就溫暖多了！》

這種情況如果不改善，翠峰這條路，恐怕比古時盜人出沒的山路還要險惡難行了！

#### 松雪樓：食宿服務有待加強

松雪樓隸屬台灣省政府林務局，位於合歡山北峰側，標高3120公尺，面對著壯美的奇萊山，下臨霧靄浩淼的坡谷，積雪時，這坡谷便是極佳的滑雪場所。松雪樓的左前方是救國團的自強山莊，右邊是國防部的寒訓中心。

松雪樓有專供遊客過站的休息廳，兼賣速食泡麵、茶葉蛋、薑茶及一些零食，價格比平地高出一倍以上。這裡找不到熱水供應。問服務員，則說是遊客常用水壺裝開水帶走，熱水一下子就沒了，後來他們乾脆完全不供應。沒有開水供應，他們自己的速食泡麵又怎麼賣出去？這是我十分不解的。

我們被帶到一個有40個鋪位的通鋪間，被窩連著被窩，床鋪上積著灰塵和小零食的碎屑。因為找不



一樣的。山上的幾處冰瀑因為今年暖冬而略微消融。據說，去年的冰瀑壯觀多了。我是第一次目睹冰瀑，光看到形狀怪異晶瑩的冰從坡壁上掛下來，已覺心滿意足。

遊客漸漸多了，我們回到通鋪，發現又多住進了將近20個人。都是趁寒假出來玩的大專學生；到這麼高的山上，仍然不忘帶著大包零食和錄音機、錄音帶。一個大孩子把大型手提錄音機擺到床鋪上，反覆放著「1986年歐洲流行排行榜」、「錢櫃排行榜」之類的帶子，腳板不斷隨著樂拍輕輕頓點。我問他：「帶這麼重的錄音機爬山，不麻煩嗎？」他說：「沒辦法，太久不聽歌就很不習慣，好像有點——」他看了看自己：「寂寞。」我笑了笑，心裡有點惆悵。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被現代文明浸染的聽覺，已經完全不能習慣山野的寧靜，能夠去傾聽自然聲籟的耳朵竟逐漸被堵塞了嗎？

晚上在松雪樓吃晚飯，10人一桌，我們在餐桌上坐定。舉箸時，每個人心裡都有點嘀咕。坐在隔座

大禹嶺的司機，在聚眾攬客，霸佔地盤之餘，有時有分配不均，演成火爆的場面。在這種毫無法紀的地方，在這些惡司機的支配下，遊客根本談不上乘客權益可言，乘客受到任何不合理待遇，也僅能忍受。

一年近20萬人上山賞雪的遊客，唯一能去食宿、休息的地方——松雪樓。



的陳姓夫婦互相對看了一眼。太太說：「怎麼這款菜？」一盤高麗菜、一盤青江菜、一盤蘿蔔干炒豆豉、一盤雞肉很少的胡蘿蔔炒雞丁、一盤魚頭炒蒜、一盆淡得不知叫啥名堂的清湯。份量不多，添第二碗飯時只剩下菜汁。松雪樓一餐飯每人收費100元，10人一桌則每桌

應有1000元治菜，做出這樣的菜肴，實在太說不過去。雖說山上補給不易，但附近就有農場，採買應該不致貴得離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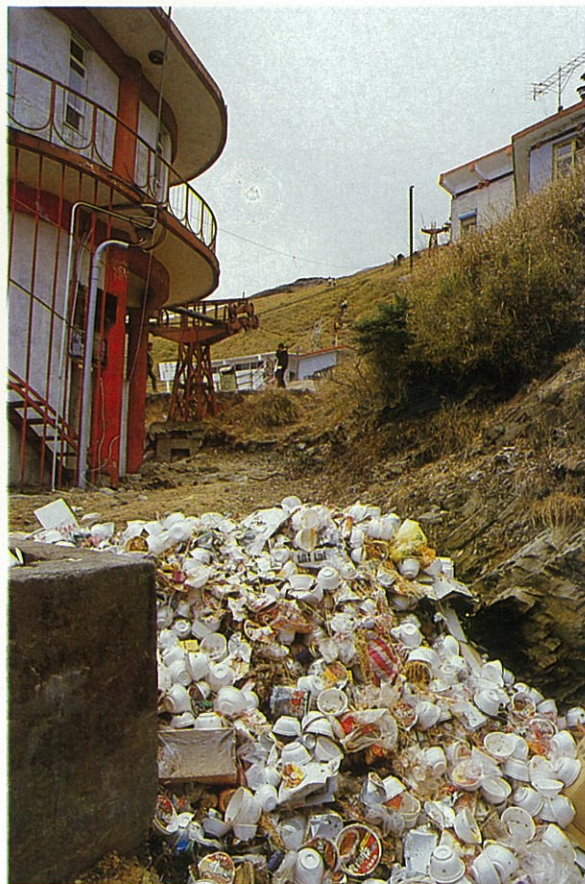
晚上睡夢中，恍惚聽見似乎有一批一批的人陸續住進來，陸續在地上燒水煮東西，筷子和湯匙刮在淺淺的鍋底小心地不發出聲響。早上

醒來時，才知道昨晚又住進了10幾個人，天剛濛亮便走了。還有更多的人根本分不到鋪位，只好睡在松雪樓餐廳的餐桌和休息室的椅子上。更晚到的就捲裹著大衣睡在地上。昨夜奇寒，那些分不到被鋪的人一定凍壞了。一位歐巴桑心疼地摟著小孩，跟我們說：「我們大人沒睡，



松雪樓唯一對外開放的一間休息室。室小人多，缺乏座椅，又缺熱開水。遊客到處席地坐臥。上山賞雪的人却幾乎成了避難的難民。如是大雪假期，幾千人湧到這兒，這50坪大的休息室，其擁擠的程度，可以想見。

松雪樓的巫姓服務員說：「我們這裡的垃圾，從不運下山去。我們都是就地掩埋處理。其實那裏是掩埋？在纜車站的後方山谷，經十數年的垃圾傾倒與堆積，已經形成一個深數十公尺，令人觸目心驚的大型垃圾場。」



伊也沒睡。根本睡不著，太冷了嘛。後來我脫下自己穿在裡面的毛衣裹在他身上，早上才睡了一下。」

松雪樓的舖位總共才150個，據說還要抽調80個舖位支援救國團的自強活動，提供給一般遊客民眾的舖位只剩70個。以後被迫睡餐桌、打地舖的人勢必更多。

上廁所時，一個女孩子忽然軟倒在地上，她的同伴忙扶著她出去。心臟稍弱的人，到了超過3000公尺的高山上，很容易得高山症，這個女孩便有高山症的症狀。松雪樓這邊沒有救治的醫護人員，她的同伴只好僱計程車下山。高山症嚴重時是會致命的，山上居然沒有醫護人員，實在應該立刻改進。

### 大禹嶺：漫無管制的地方

山上溫度雖然低至零下，但因溼



度不夠，終究沒有下雪。倒是前晚草木上結了一層霜，山坡上晶瑩閃爍，彷彿綠玉一般，在清晨的陽光下灼耀生輝。我們一路向大禹嶺走去，一路讚嘆著。

和翠峰比起來，大禹嶺更是一個漫無管制的地方。計程車搶客人，秩序亂得很。他們向遊客漫天要價，警察似乎視若無睹。有一對夫婦帶著小孩，因為不確定合歡山到底有沒有下雪，正躊躇著要不要搭車上山。計程車司機打開車門，招呼

他們進去，說：「有啦有啦，昨天那麼冷，山上包準下雪。」

我們告訴那家人：我們剛從山上下來，昨晚沒雪。

「鬼話！」司機狠狠瞪了我們一眼，「有目瞞也不會看雪！」

我們默默舉起了相機。那人罵了一聲：「×！」旋即開車走了。

我們繞著遊客逐漸多起來的車場走一圈，聽到如下司機的話：「昨晚合歡山下雪，上山如果沒有雪退錢！」

「300元載你們到武嶺不加價，武嶺最美了。」

「趕快！現在人少算你們便宜，等一下人多就要漲了！」

……

司機：「人客！過年時，出來，到大禹嶺不到合歡山看雪，是愁人！」

遊客：「我們的小孩未吃早餐，我們吃了再去。」

司機：「免啦！山上吃的什麼都有，很方便，是大甲林區辦的！」

因為遊客沒有床位，就在桌上椅上打地舖；沒有熱飲開水，就在屋內升火煮麵燒茶。然而這情況原却都是松雪

樓的管理上所禁止的。但是沒有地方睡，沒有熱水喝的遊客，除了違反禁規，又能如何。



路壞、車多、人多、垃圾多，再加上大量人潮的湧入，山上之食宿與衛生設施之極度不足，以致使得今日合歡山之賞雪品質降到了最低點

司機對自己開車上山的遊客說：「人客！你這平地車爬不上去啦！我們的車都改裝過，又你的如在上山受擦撞，都算不合，想想看！算不合啦！坐我們的車一趟才一千多。」

.....

而花蓮新城分局規定上山一趟200元，為什麼計程車卻叫價250元到松雪樓、300元到武嶺？松雪樓到武嶺才1公里，用走的不過30分鐘，何況此段路程已被劃為徒步賞雪區。但如今不管有沒有雪，都是人車爭道，險狀叢生。

公車還沒有來，我們坐在封閉了的公車職員服務站的台階上，曬著太陽。另一個司機走過來問我們：「要去梨山、天祥嗎？」

「莫。我們剛從合歡山下來，等車去台中。」

他聞言很失望，好像一筆期待中的生意平白沒有了。他丟下一句話：「這裡到台中很好走，你們走著去好了……」

把成千上萬的遊客，任這些態度極端惡劣的惡司機宰制、欺負，真疑心天下尚有無王法！隨著經濟社會之發展，國民繳給國家豐裕的稅納，難得偷閒到合歡山，卻完全得不到國家在休閒福利設施和公共法



紀的福祉，我們應該痛切反省了！

### 採訪筆記

下山我們去採訪南投縣政府觀光課，觀光課表示：目前翠峰區已加蓋26間的的公廁，在昆陽、武嶺兩個地方也設置了流動廁所。23日下午才去設路標，恰好和我們錯過了，所以記者沒有發現那座新蓋的公廁。

我們在春節期間再上合歡山，下大禹嶺時我們的攝影記者因拍照而遭當地警察和司機推拉、辱罵、盤

詰將近一小時。此外我們也走訪豐原林務局，發現松雪樓午餐晚餐每人一餐費用應為80元，松雪樓私自增收了20元。

合歡山冬可賞雪，夏可避暑，四季風景怡人，國家公園和林務局、省政府似可共同籌設一個完整的風景區，使國民有一個旅遊的舒適去處，以不辜負合歡山的美麗。完整的規劃確立之後，山上的住宿、交通、垃圾、飲水等問題，才能突破各單位的本位主義而獲得一個全面

的、有效的解決。否則，合歡山區極端落後的公共設施與服務品質，無非是對自詡進步、現代化的國家和社會莫大的諷刺。

今日的合歡山是髒亂、漫無秩序的，期盼明日的合歡山是潔淨、和協的！現在的合歡山瀰漫著欺騙、敲詐與凍餓不便，希望未來的合歡山在冰冷的寒流中，尚有一個溫暖的世界。 ♀

合歡山上一場車禍，奪走了一位十八歲少女青春生命，更使兩人終身傷殘，其餘五人各有不同的傷害。人民為著賞雪，這種

代價不免太慘重了。正在山坡上奔馳的載客司機呀！請你尊重乘客的生命，切勿在合歡山的山路上超車、超速與超載了！

# 板橋林氏庭園解讀 (下篇)

由中國貴族豪門發展的庭園建築，  
具有這多元性功能：  
可以靜觀，可以修身養性，可以宴饗酬應，  
也可以讀書起居。  
因此，林園景色造境變化多，  
設施也比較豐富，  
却同時講究《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自然性。  
板橋林氏庭園，正是傳統中國庭園建築的  
一個生動而富有教育性的古蹟。



定靜堂前月洞門，兩門相對  
環環相套，象徵圓滿之意。

攝影 ■ 林柏樑  
撰文 ■ 李乾朗 / 林柏樑

由高處看香玉簾，左邊是連接的矮牆，右邊的迴廊可通定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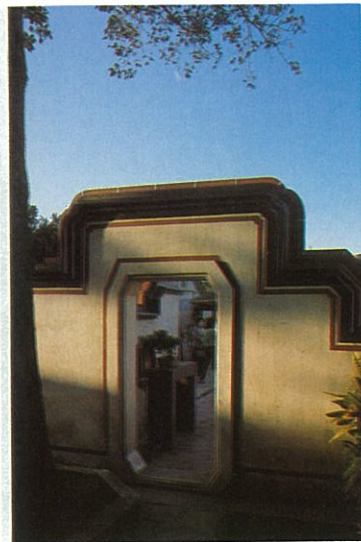
### 亭台樓閣各具巧思

「香玉簾」是由迴廊轉折擴大而成，面積不大，當年為主人觀賞花卉之所。它的前方有一片寬廣的花圃，種植奇花異卉，每當春夏盛開時，主人即邀集賓客共賞。香玉簾前方亦設短牆，與「來青閣」前花牆有異曲同工之妙。繞過矮牆，即到達另一景「月波小榭」，這是一座很富想像力的水上建築。在海棠形的水池上建造一座雙菱形的小榭，岸邊架橋連接之，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吧！另一側又有迴旋石階，額題「拾級」，意誘人們欲覽佳景，請拾級而上！

我們再回到橫虹臥月，自拱形陸橋下來又有一路堤可折回方亭及汲

古書屋，古人的考慮也很週密，路徑都經刻意安排，讓人有中途折回的餘地。若再繼續前行，假山呈書卷狀，泥匠的皴法又不同，異趣叢生。這時山洞邊出現猴洞，旁邊還有一座梅花形的孔雀亭。想來，這大概是當時園內的動物園了，人不但喜歡奇花異卉，也愛養奇禽異獸。

再沿複道迴廊前進，終於接上園內的小樓「觀稼樓」。觀稼樓顧名思義可知當年可以遠眺附近田園農夫作息情況。它的方位與三落舊大厝一致，關係也最密切，很可能是園內較早期的建築，由於年代較久遠，在一九〇七年一次颱風中傾倒。倒塌後就一直未復建，以一座小方亭取而代之。直到最近這次的修復，經過專家研究早期留下來的照片，



香玉簾左邊矮牆的小門，吸引著人一窺究竟。

使外觀盡量酷近舊貌地再予重建。重建的目的除了恢復當年的規模外，「觀稼樓」本身亦兼有擋景之功能，使人不能一眼望穿榕蔭大池與假山群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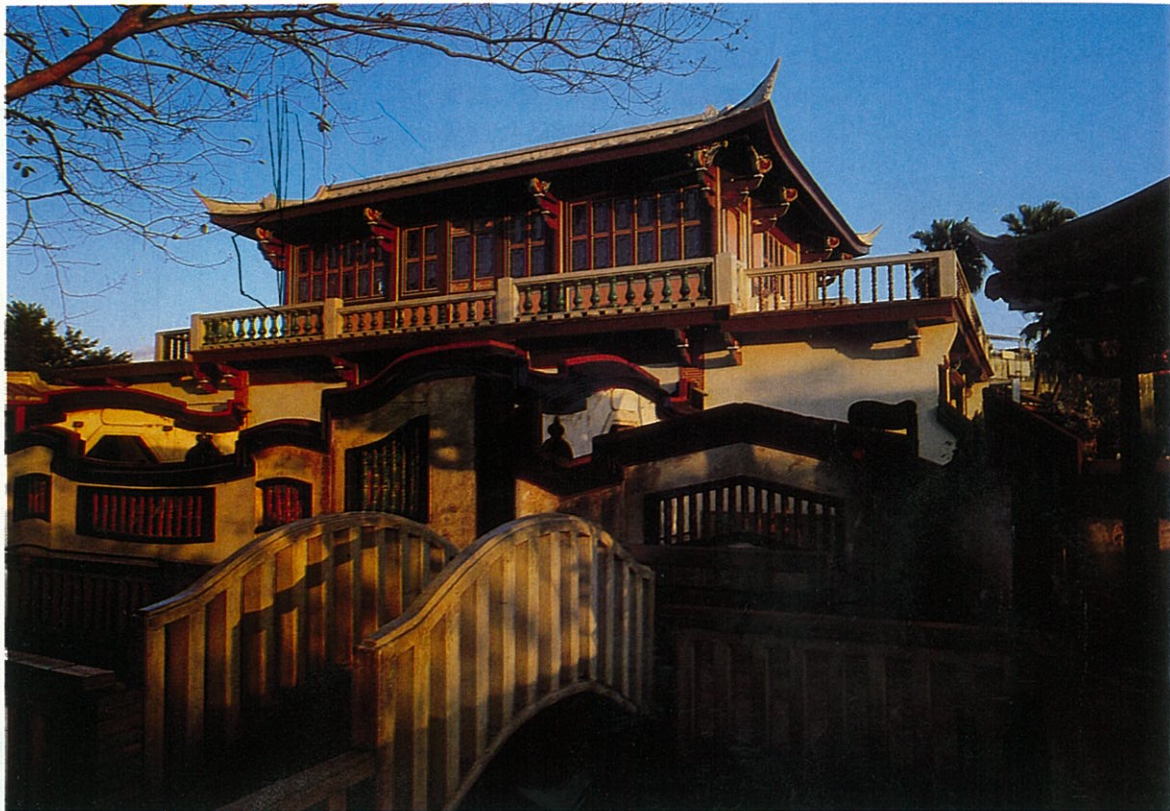
「觀稼樓」的屋頂也是較少見的平頂，中國建築史上特稱為蓋頂。當年是否可以登上平頂不得而知。然而這次重建只求其外觀神似，內部無法考證了。樓前小院再以書卷牆圍繞，俗語說「開門見山」，這裡卻是「開門見書」，大概象徵開卷有益吧！不論其寓意為何，它的造形優美至極。兩側闢八卦門洞，八角形與書卷折線相映成趣，構成很好的對比。更令人著迷的是牆上的水果形漏窗，取用石榴、仙桃、南瓜與柿子作為圖案，象徵四季如



春，福祿壽喜，人們走至此，一時空氣中瀰漫著一片祥瑞之氣，令人頓生溫馨之感。牆外還有一個狹長的海棠形小池及一座三角涼亭。亭作三角，也導引著人們朝三個視角望出去。一角對著觀稼樓，一角對著三落大厝，另一角則可俯瞰大小池全景。水池的水則流至大池，林園中的水有些缺點，因高於外邊道路，水量不易保存。

月波水榭為雙菱形之平頂建築，座落於水池中，旁有石階拾級而上，據說可在水中見到月亮，而當微波盪漾，月影搖曳，最富詩情。





觀稼樓正面，二樓有陽台可供眺望，前方為海棠池及書卷牆。

### 林家庭園是重要的文化遺產

「觀稼樓」原有對聯「知道樓台重起日，也應還我舊規無。開基稼牆君無忘，此是幽風一幅圖。」聯句典出詩經，似乎藉著登樓觀稼以自勉，表達不忘農耕辛苦之志趣。從「觀稼樓」向北望去，當年盡是稻田。而目前近景是一池大小及峰巒起伏的假山群，遠景則是雜亂的公寓大樓，無稼可觀了！

「定靜堂」為一座封閉的四合院，前後兩進之間以亭相連。兩廊不設門窗，直接面向天井。堂名匾額為光緒元年林維源親題。堂名係取自大學「定而後能靜」句，為園中佔地最大的建築物。當時作為宴會府，堂中開敞的廊亭可以擺酒席，大概可容納一百多人同時進餐。堂前左右牆闢圓門洞，稱為月門，兩個月門相對，從一門望另一門，環中有環，尤富佳趣。牆上另有蝴蝶及蝙蝠

漏窗，亦屬佳構。

我們遊園至此，即將進入最後的高潮。從定靜堂左側月門跨出即見一潭大池，俗稱為榕蔭大池。池呈曲尺狀，臨觀稼樓的岸邊設碼頭，可泊船。池中有一方島，上有亭，稱為「雲錦涼亭」。這座亭子立於水面中央，取得最廣闊的視野，方亭前後有橋連接。池周分佈著大小形式不同的涼亭，有八角亭、菱形角及平行四邊形的疊亭，順應地形變化，因勢而生，非常靈巧。最有趣的是釣磯，又稱歪亭，坐在裡面可以垂釣。又有一座惜字爐，古人敬字，凡有字紙必拿至此焚燒。池的對岸就是一片參差錯落的假山，據說係模仿林家故鄉漳州的山水所作的。只見山巒層疊，崇山蜿蜒，峻嶺嵯峨。山中又有小徑迂迴纏繞，令人有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感，孩童則最喜在此捉迷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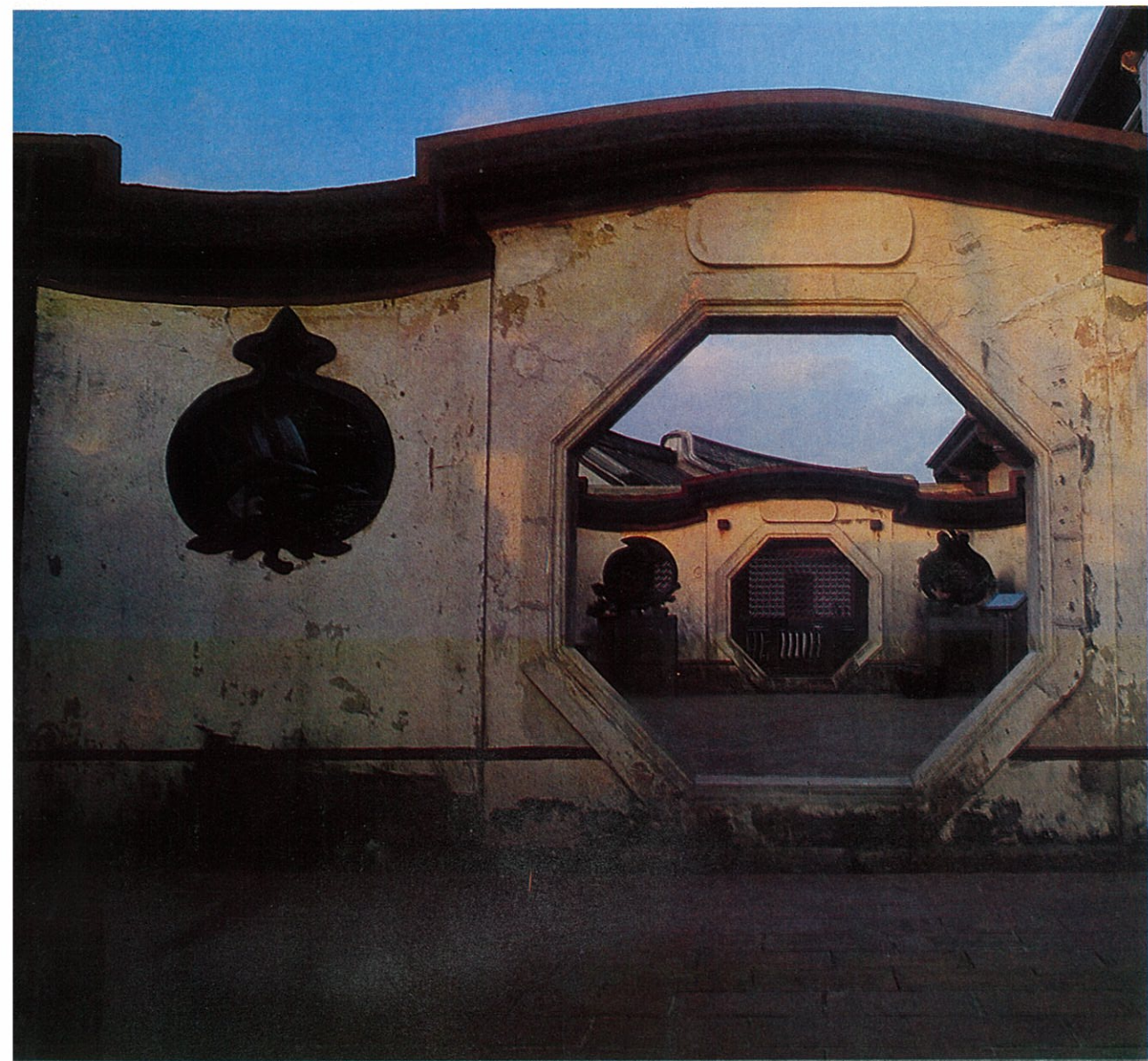
綜觀林本源庭園的亭台樓閣及各



原圖採自台大土木學研究所都市計劃室  
「板橋林本源園林研究與修復」  
將就原圖添加觀稼樓屋頂。

- |       |       |
|-------|-------|
| ①入口   | ⑫迴廊   |
| ②方亭   | ⑬三角亭  |
| ③級古書屋 | ⑭八角亭  |
| ④方鑑齋  | ⑮重亭   |
| ⑤來青閣  | ⑯假山   |
| ⑥開軒一笑 | ⑰雲錦涼亭 |
| ⑦橫虹臥月 | ⑱月洞門  |
| ⑧香玉簪  | ⑲定靜堂  |
| ⑨花園   | ⑳出口   |
| ⑩月波水榭 |       |
| ⑪觀稼樓  |       |

板橋林家花園平面圖



見稼樓前書卷  
之八卦門，  
造型生動，曲  
線、弧線與八  
角形構成有趣  
的對比，兩旁  
還有水果形漏  
窗，玲瓏可愛

區景色，極盡變化之能事，這正說明了中國古代園林多元性的功能——可以靜觀自得，修身養性，可以宴饗酬賓，歡聚一堂，又可讀書及居住。為了滿足這麼多用途，園內的景色及設施就多，但是整個園林的曲折幽深，強調自然之佈局，又讓我們不感覺擁擠，如同明朝造園家所說的「雖由人作，宛自天開」。林本源庭園是台灣重要的文化資產，也是我們體驗中國園林之美的一處富有教育性的古蹟。



迴廊貫穿全園，  
導引遊客瀏覽美景。



## 攝影筆記： 移步換影 看新園

### 違章戶與廢園

1971年，我在大專聯考落榜後的秋天，懷著少年的慘綠情懷，從高雄隻身來到台北。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路過板橋林家花園，一下子就被那為違章戶所包圍的古典建築所吸引。不知不覺中，一腳就踏進違章戶，想去一探究竟。當我跨過門檻時，發現了一個佝僂老人，在橫虹臥月前頭的平台下約一坪的屋子門口，正費力地煽紅泥爐裡的炭火。

老人努力地張開被炭煙燻出淚水的雙眼看著我，以濃重的鄉音問我：「找誰呀？」

我突然感到有一點羞怯了。我原是誰也不想找，只是想打發掉服役前那一段苦悶、無聊的日子而已。老人家那麼一問，我彷彿是一個怕被測知心事的逃家少年一樣，話也沒回，掉頭就走了。但是，違章戶與斑剝的古典建築所構成的那種突兀、淒涼的感覺，卻在心裡留下一個深刻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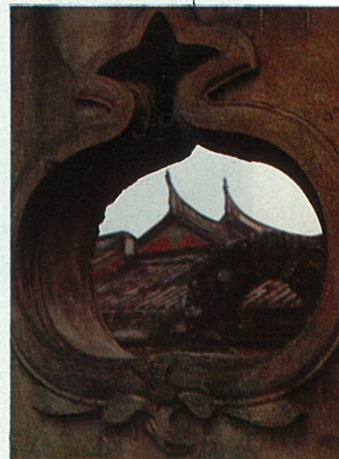
### 光影移動中的夢想

1972年入伍後，我認識了藝專美工科畢業的李隆楙，和他成為好友。有一次，我們倆替士官隊做紀念冊拍了一些照片，拿到林家花園附近李君熟的「中國照相館」沖洗，使我有機會再度造訪林家花園。李在蔓草雜生的亭閣樓台間，為我介紹廢園的歷史。此後，每逢軍中休假時，我就到林氏庭園舒緩軍旅緊張而單調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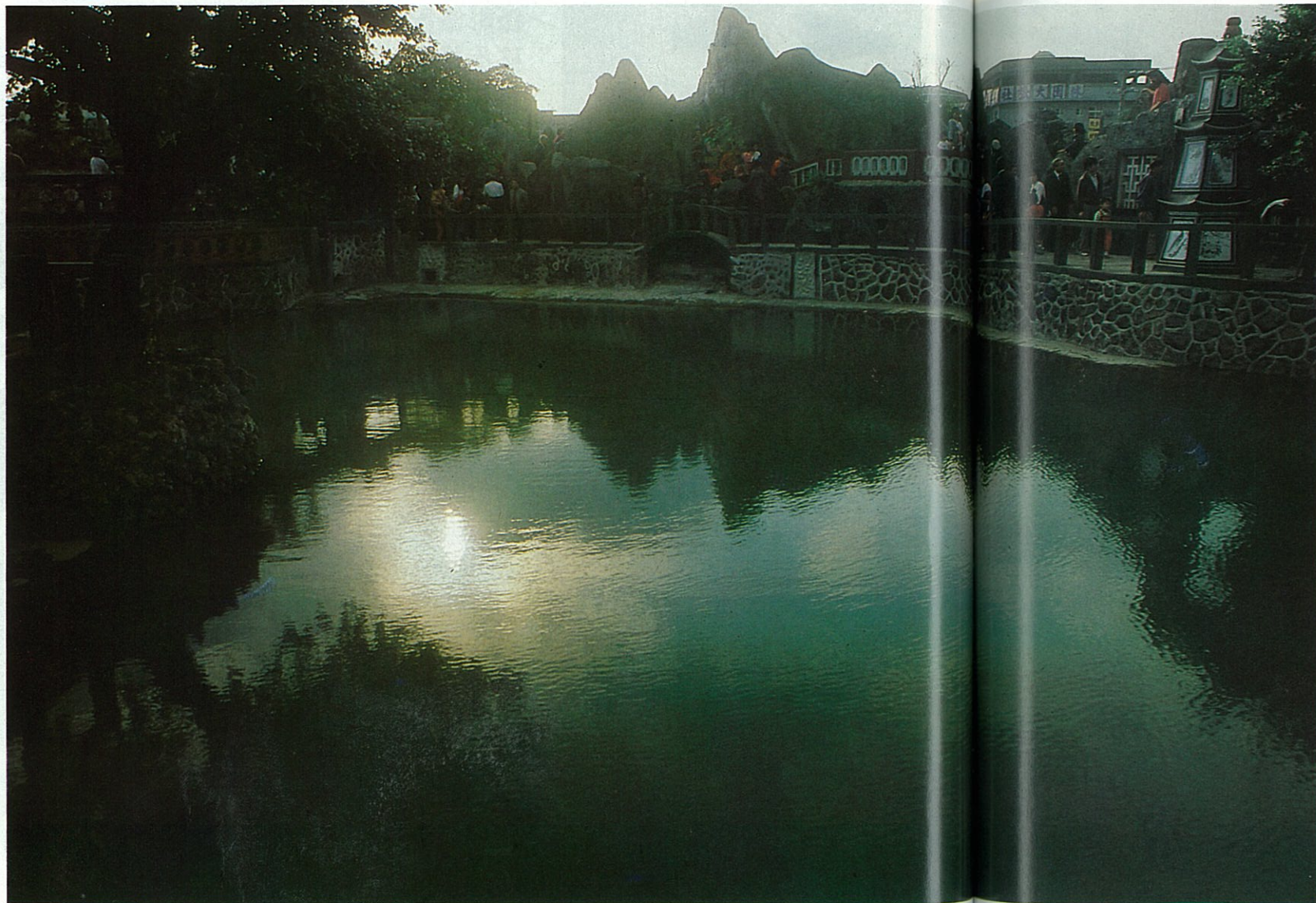
起初，只是對裡面的殘垣破瓦、裂牆亂草感到好奇。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探訪後，我慢慢發現到，在不



重修後的石  
漏窗。



重修前的石  
漏窗，看起  
較為古樸。



榕蔭大池對岸群峯倒影，此為人工造景之美。

同的時間與不同的光影移動中，這片已然頹圯的園林，不斷地發出引人入勝的魅力。特別是方鑑齋的那一道迴廊，每當我踩在瓦礫上慢踱時，一個轉彎，就有另外一種不同的心情油然而生。而方鑑齋的戲台，愈看愈像是一個曾經風華絕代的名伶，美麗過後，對於時光的摧折，毫無遺恨、沒有怨尤地與草木同衰。椽木門板斜錯亂傾，但是在表層斑駁的材身上，卻還留著古意盎然的雕花，一刀一痕，雕刻師匠的「手路」在百年之後，依然栩栩如生。

隨著時光的流轉，我對林家花園之美，漸漸生出一種深而溫實的情感，同時也產生一個夢想：如果能讓藝專來這裡建校，這花園就一定能重建起來，將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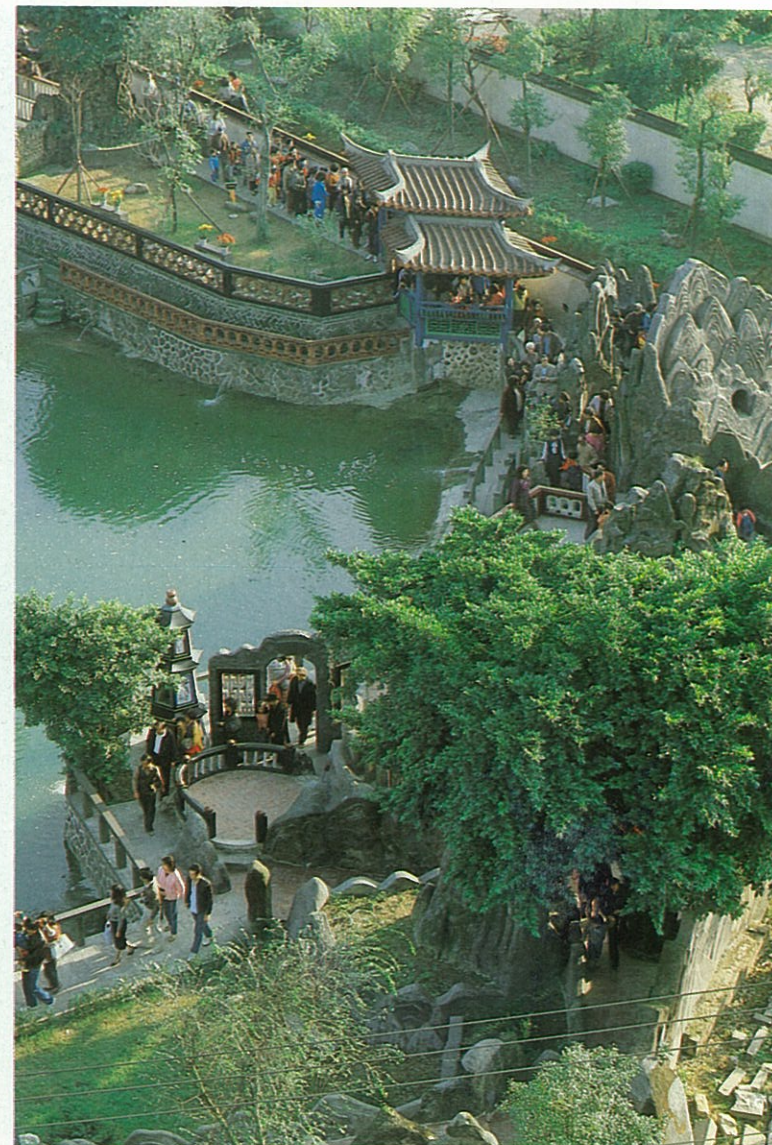
回想起來，當時那種年輕的感動，其實是相當模糊的。當時有關藝術的資訊，只能在非專業性的刊物上零星地獲得，介紹的內容大都偏重於西方，根本就不能解決我對中國傳統建築的一些困惑。我只好不時在廢園光影的移動中，對著園內的



木石，獨自思索……

### 從斑剝的古麗到冰冷的俗豔

退伍後，我推掉了父親司法代書助理的工作，跑到台北跟席德進老師學畫。在席老師的帶領下，漸漸迷上傳統建築與民俗藝術。在那段期間，更有機會接觸林家花園，而林家花園給我的感動愈益深刻，只要一有空，我便跑去看看它，就好像是去看一個老朋友一樣。然而，這個老朋友卻一天比一天更殘敗頹圯。而我除了感到無奈和惋惜，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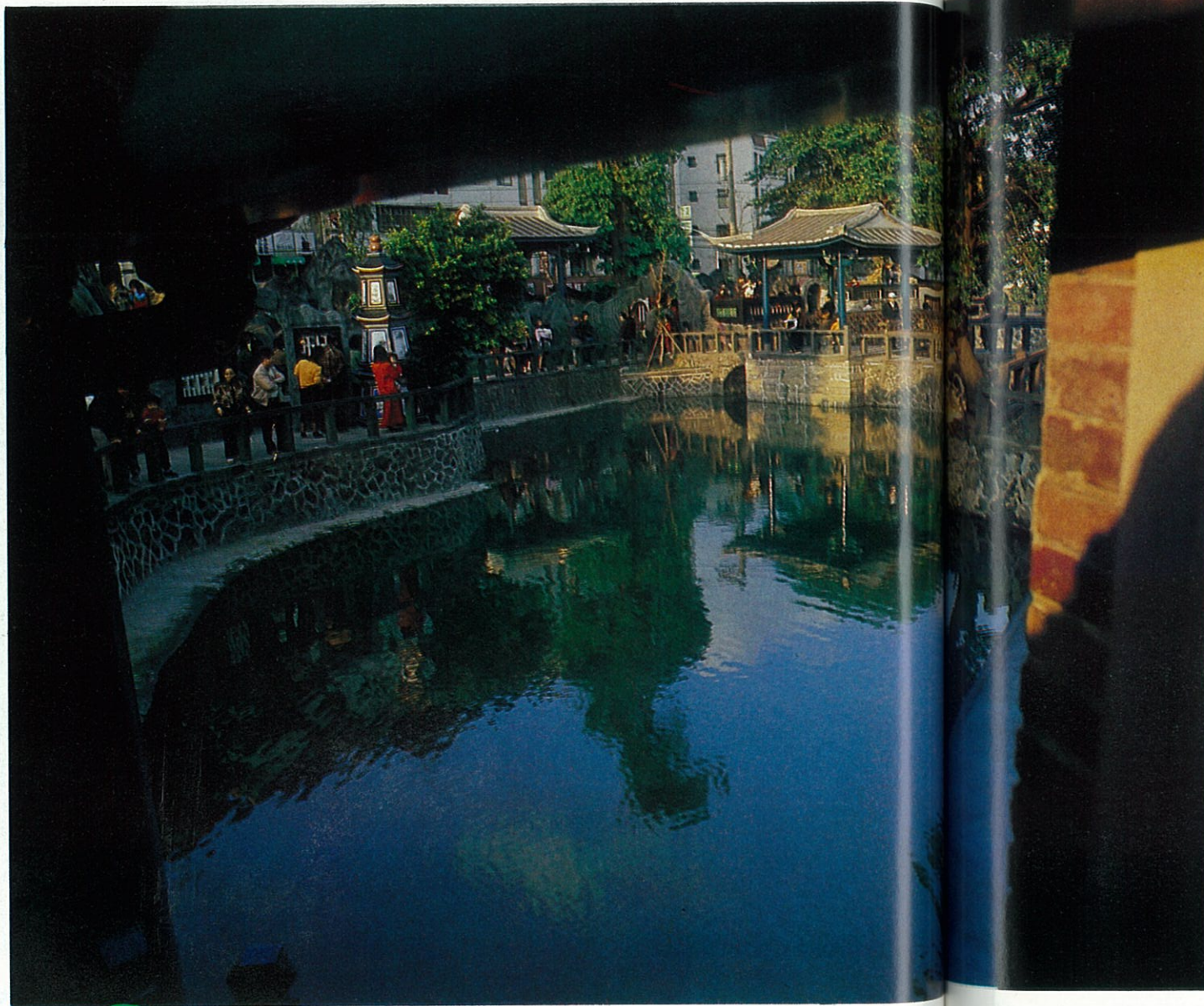


一點辦法也沒有。

到了1977~78左右，一些從事保護古蹟運動的朋友們，席德進、李乾朗、施叔青、馬以工……等人，終於站出來呼籲政府及社會各界正視古蹟問題。他們憂心如焚地告訴大家，如果再不趕快維護古蹟，我們的後代子孫失去的將不只是木石園林之美，更是自己的文化標誌及民族精神的傳續與根源。

當時正是鄉土文學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我在時報周刊海外版工作，得以有機會先後和朋友林清玄、陳

鳥瞰榕蔭大池左側，依序可看到臺亭、假山、惜字爐，以及遊園的動線和空間的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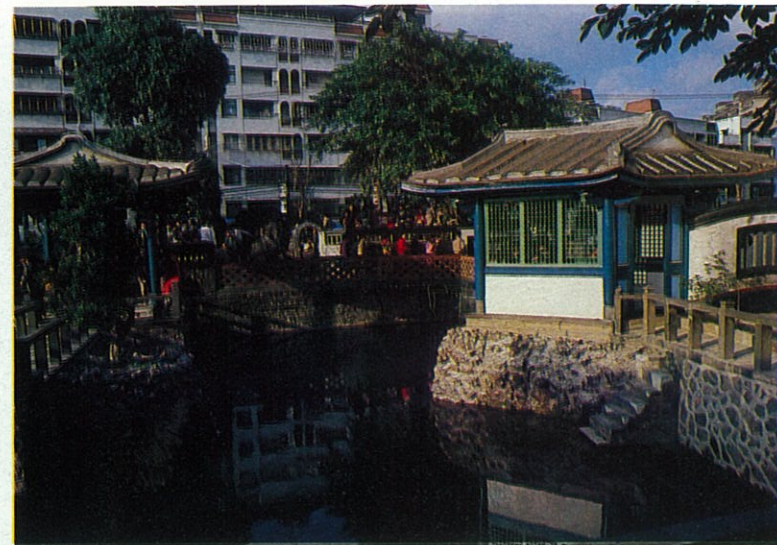
從疊亭看大池，遠方為雲錦涼方亭島。這是運用“對景”技巧的園林設計。

怡真報導林家花園的美麗與哀愁。

經過社會各界的努力，在5、6年後，就在去年的12月26日我又背起了相機，帶著既興奮又矛盾的心情，重訪「老友」。

林家花園變新了。她從頹圯之中恢復了昔日規模。但是那種「新」的感覺是靠著新材與顏料硬撐出來的，與中國傳統園林精神相連甚遠，讓我感覺到一種難以言喻的衝突和突兀……

從15年前第一次到林家花園，我陸陸續續造訪的過程中，重新認識了林氏庭園，第一次令我感到和她之間開始有了某種距離。當我正要進入新花園時，管理人員告訴我，因為她還沒開園，我這才頓然醒悟，那個曾經長落於民間荒原中的「故友」，已經具有標示官方文化的重要地位了。雖然不得其門而入，而心有些不適，但我總也為了能將她



在大眾媒體的宣傳下，當天前來遊園的人潮多如過江之鯽，一個挨著一個地從大門湧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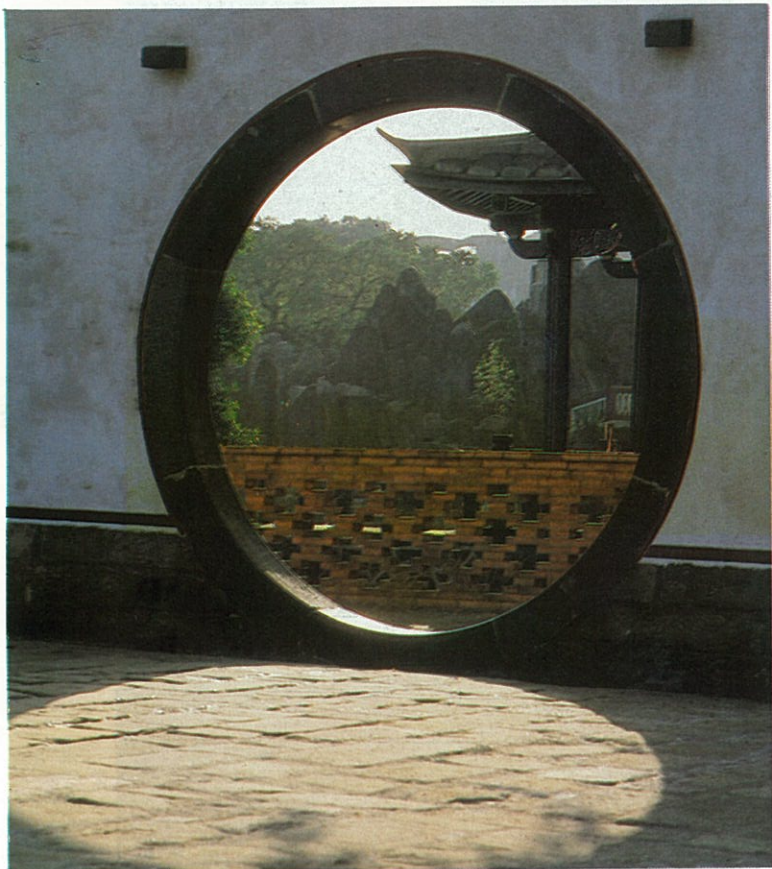
### 不安定的流麗

警察在園外指揮交通，維持秩序的哨音不斷響起。在漫長的等待中，也有人在眾目睽睽之下，不耐煩地翻牆而入。整個看來，就像大趕集一樣，每個人彷彿都急著想為自己找到一個位置，到處挨擠、尋找。那種情況，竟比假日的西門町更為混亂，真叫人不知從何尋找那往日的寧靜了。

下午兩點多，我終於擠進了花園，依著規定的路線前進。就在第二景的汲古書屋前，人潮的擁擠，幾乎已到了寸步難行的地步了。汲古書屋再過去，是林家主人藏書的地方。「汲古」二字所指，應是汲取前人累積的智慧與知識之意，但眼前豔麗的漆色與花盆裡成束的花卉，卻在地和那種穩定與平靜的精神相去甚遠，浮誇的顏色似乎暗示著一股不安定的流麗，失去了它原有的含蓄和謙虛。

來到方鑑齋，長長的迴廊上擠滿了許多人。每到轉彎處，人的心情

平行四邊形的斜亭具有將空間拉深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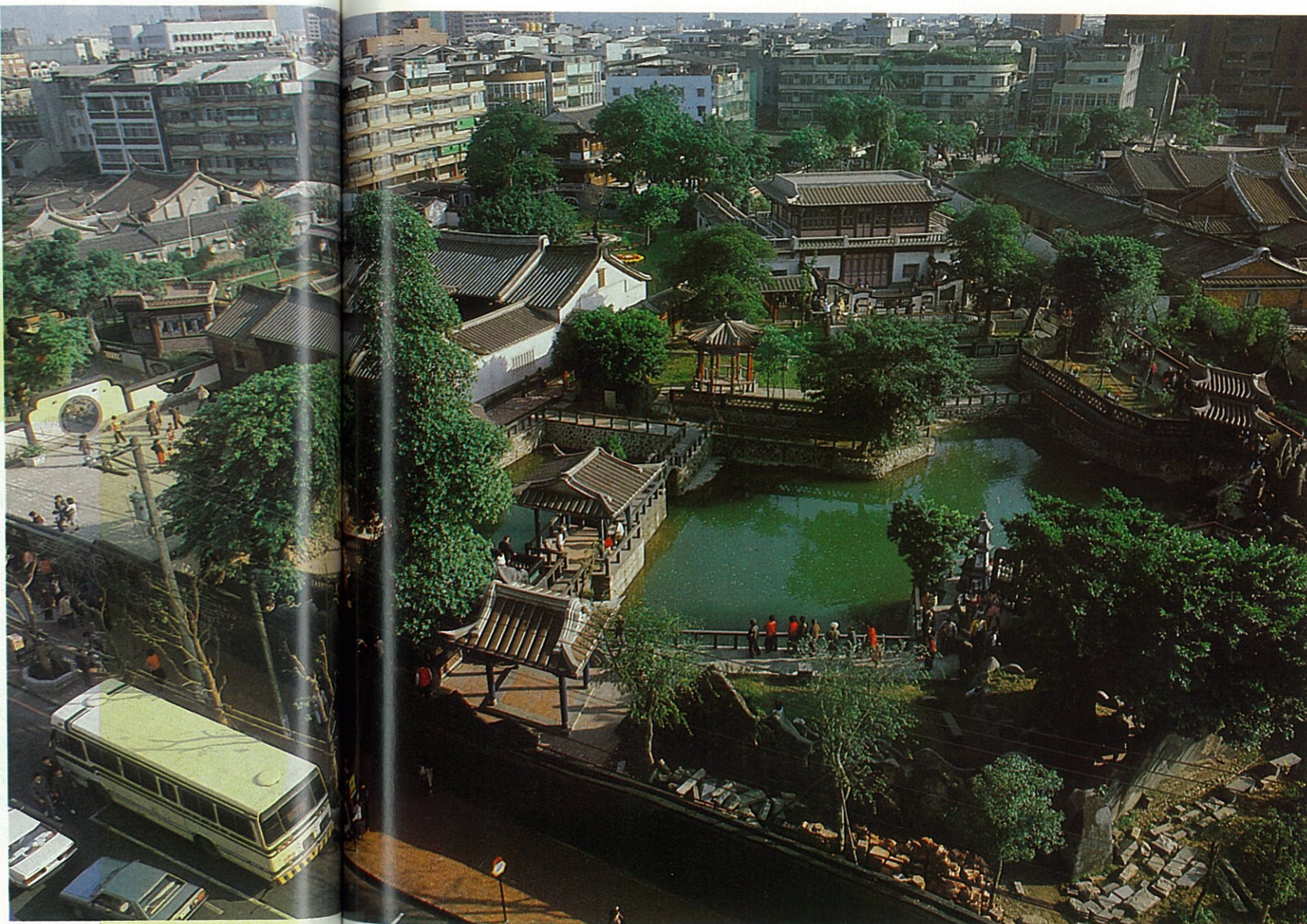


月洞門外即為榕蔭大地雲錦淙方亭，這是中國庭園框景技術之運用，看出意匠經營之巧妙。

根本就無法轉換，因為到處都是幢幢的人影，遮去了光影的投照。另外，就在不遠處，也頻頻傳來工讀生為了驅趕越界的小孩時，所吹出的刺耳的哨聲，破壞了整個遊園的氣氛。

步入第三座主景來青閣，總算有一小塊空地可以喘口氣。但是來青閣因為要保護而重門深鎖，昔日那種為了偷賓悅客、誇富顯榮而刻意經營的富麗與精緻，如今也只能站在樓閣下，遙想它內部精深的細緻與氣度了。

到了橫虹臥月，由於右邊月波水榭沒有開放，而湧進香玉簾的人群，必須折回橫虹臥月，繼續前行，使得整個動線顯得有些侷促。而中國園林裡最講究的動觀與靜觀的情趣，就在園規的限制下，失去了面面玲瓏、步步皆景的佈局之妙了。就在



橫虹臥月的通道上，本來僅容3、5人的窄小通道，一下子擠進了幾百人，真是叫人進退不得，無心遊園了。

擠出通道後，是一座小型動物園。造型生硬的欄杆上，依然漆上俗豔的色彩，在圓融的庭院風格中，顯得相當突兀。

轉進觀稼樓，馬上就可以感受到以經營米、鹽而致富的當年的林家主人，站在樓上，瞭望著廣大的田產及螞蟻般的佃農時，心中的那種

得意。觀稼樓的迴廊上，有各種深具文人品味的漏窗。素雅的造型上卻塗上了黑漆，即使天光朗朗，也顯得無精打采，格外笨拙了。

步出觀稼樓，就是豁然開朗的榕蔭大池了。可惜大榕樹已被縮小，四周新植的樹木，也攪亂了視覺焦點。傳統園林透過視覺來借景移情的功能一失，那種有時要竹影參差；有時要花香暗度；有時要春水綠波，池魚可數；有時要綠蔭滿院，鶯聲初轉的景緻，恐怕也難以再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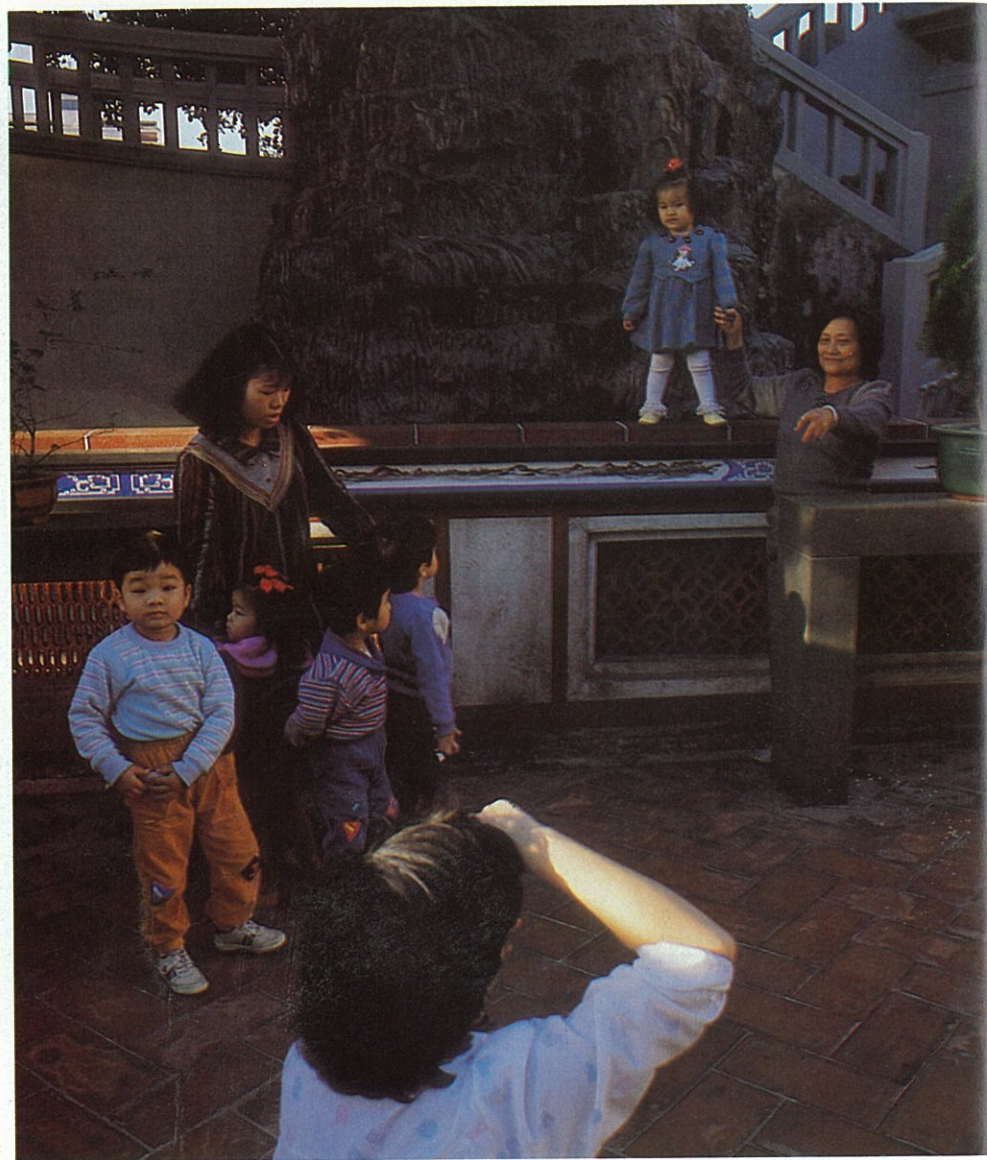
尤其假山和焚字爐看來過於虛假做作，活像電影佈景，令人深深感到台灣文化的一種危機：太多的古蹟修護，結果都是原跡的竄改與破壞啊……

### 殘垣斷壁中的富麗堂皇

從荒烟蔓草、殘垣斷壁中重建林家花園昔日的富麗與堂皇，是一件繁浩鉅大的工程。尤其是色彩的使用，由於年代湮遠，更是難以掌握其原貌。但是，基於一種對傳統文

林本源庭園全園俯瞰，亭台樓閣點綴其間，美侖美奐。

但願藉著教育及宣傳，能改正國人一向不尊重古蹟的態度。



化的尊重，日本人在修護他們的古蹟時，在他們還沒掌握到該古蹟的色彩之前，盡量留下其原貌，只加強其結構的堅固，這種慎重、熟慮的態度，很值得我們參考。

另外，在管理方面，似乎應該再開闢一兩種較活潑方式。比如說上午可接受學校或機關團體的預約，由訓練有素的導遊人員，為遊客解說中國園林中營造的原理及匠意，並從歷史、建築、文學的角度來解說整個花園的來龍去脈和台灣的近代史，使人在園林中瀏覽觀賞之外，

也能了解其中的人文及歷史文化的背景，以喚起尊重古蹟的意識。此外，也可在某些特定時段裡，提前或延後開放時間，提高票價，限制人數，以讓少數較有興趣的才士，可在遊客少時，安靜而自由地體會園林藝術之奧妙。或者在仲夏的夜晚，舉辦夜遊，或者在方鑑齋的戲台上，舉辦幻燈及多媒體的欣賞會，配上雅緻的南管音樂，豈不比現在這種朝九晚五的一成不變的管理與模式有趣得多嗎？

（攝影筆記乃林柏樑原稿，由李疾改寫。）

## 人間雜誌呈獻給讀者的第一本報告攝影集 阮義忠：「人與土地」

本書拍攝時間長達13年，編輯作業費時8個月。全書的80多幀作品，係由1000多卷底片中的4萬多格影像中精選而出，每一張照片都是阮義忠向人與土地學習的見證。「人與土地」的印製由沈氏藝術印刷公司全力支援，不計成本的以3個月時間從事分色、拼版、務求張張忠於原作，充分表現出以ILFORD MULTIGRADE II 44M相紙放大的優異色澤與層次。每一頁印刷都由阮義忠親自督印，是國內黑白印刷水平的極致表現。

版本：12開正方形頁數：110頁150磅特精  
印刷：雙色套印定價：精裝400元 / 平裝280元

●現書供應，直接劃撥85折優待，精裝：340元，平裝：238元  
（精裝本存書無多，請及早訂購）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電話：7027609 / 7056801  
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人與土地」阮義忠攝影展  
●地點：雄獅畫廊（敦化南路·忠孝東路交口國際貿易大樓）  
●時間：76年2月28日～3月15日



## 綠色錄影小組

屬於民間的媒體——和平的·生態的·草根的·進步的

「綠色錄影小組」特別需要您加入會員行列，只要撥個電話給我們，每個月您將擁有一支——站在民間的立場嚴謹製作的最忠實、最深入報導的記錄影片，您將是激盪變動的80年代的台灣社會的歷史見證者！

■30年代的美國，伴隨著大蕭條、工運及社會運動的興起，有許多獨立電影工作者，默默的在主流電影與大眾傳播媒體之外記錄當時社會變動的真相，50年後的今天，我們從那些黑白、跳動的影像中，仍然清晰感受到人們追求生存、尊嚴與理想的艱難歷程中跳動的生命力。正如當時一名電影工作者所說：「如果我們不拍的話，那麼那些遊行、罷工、那些鬭爭都無法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在當時振奮了所有參與運動的人，這也是整個運動的一部分。」

■80年代的台灣，也有一羣強烈感受到社會、政治、文化變動的年輕人，開始以簡單的錄影機，南北各地追逐、記錄奔動的社會生命。「綠色錄影小組」正是這些記錄者，他們扛著簡單的錄影機，忠實、頑強地站在人民這一邊，記錄著如：台大校園運動、鹿港反杜邦運動、林正杰街頭抗議運動、新坡勞工自救運動、



2月底綠色錄影小組將出版的是鹿港人民一年來的反杜邦運動的記錄 攝影/蔡明德

桃園機場事件、華西街抗議人口販賣遊行……等。其中「桃園機場事件」在去年選舉期間，有力反擊了大眾傳播的謊言。這次的努力，被「人間」雜誌稱為「小眾傳播對大眾傳播的顛覆」（人間76年1月號）。

■「綠色錄影小組」本身就是這些運動的一部份，所有這些理想的支持者，將成為支援這些記錄工作繼續下去的主要後盾。為了克服傳播管道的限制，「綠色錄影小組」邀請您加入成為會員，辦法如下：

1. 請直接打電話給綠色錄影小組，加入會員。  
每月出版一支錄影帶（片長60~90分），專人送達；半年為一期，VHS=3500元，Beta=3000元。  
第一支帶子送達時收取會費。
2. 參與「綠色錄影小組」工作討論發表會。

綠色錄影小組 電話：7328715 · 5941395

# 坎坷磨折， 寸心似鐵

## 嚴靈峰的青年時代

1923年，他在「四·七流血事件」的學生運動中，  
被軍警砍了一刀。

1926年，他潛往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  
因為參加了托洛斯基派受到斯大林的壓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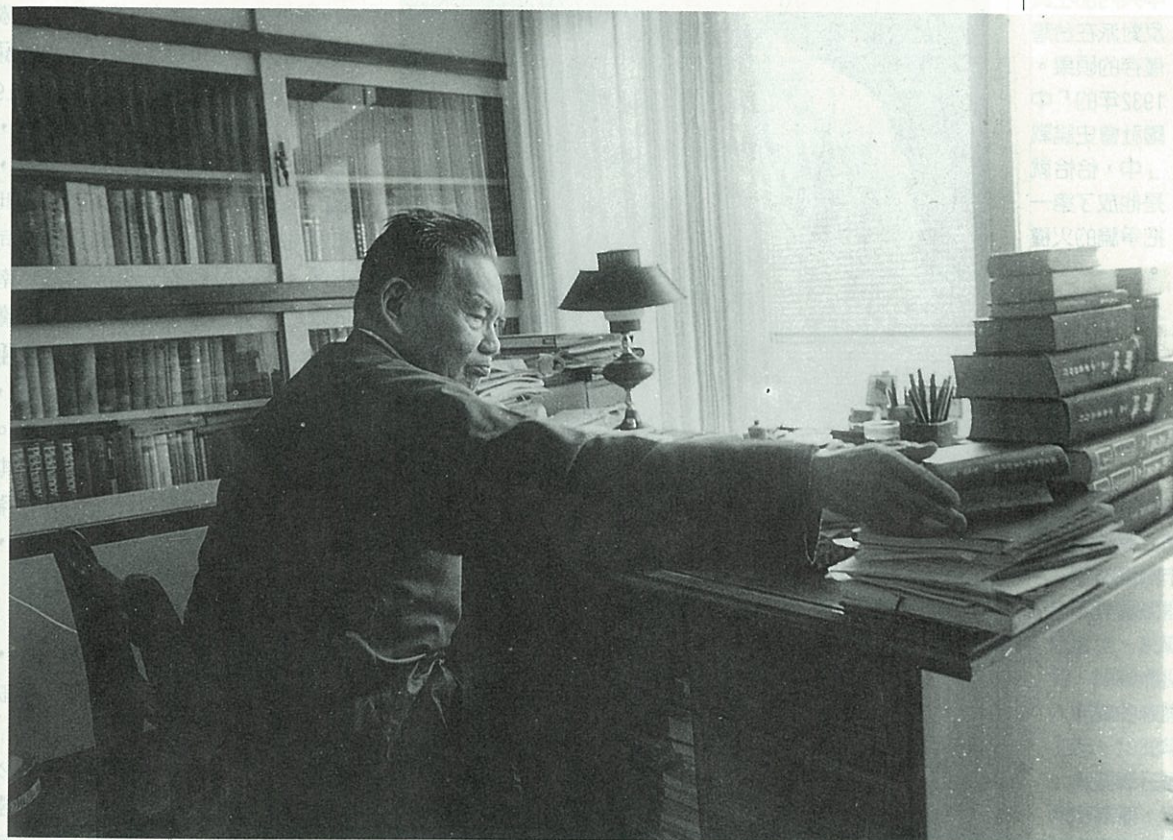
1929年，他因托派活動被中共開除黨籍，

1932年，他在福州被國府逮捕。

他點燃了30年代著名的〈社會史論戰〉的烽火。

當他回憶，他猶說，《做為一個黨人…我不曾後悔！》

攝影 ■ 林禾  
口述 ■ 嚴靈峯  
整理 ■ 翁佳尹



嚴靈峰，福建省連江縣黃岐鄉人，今年83歲。辛亥革命前夕，他是鄉裡第二個剪掉辮子的新式人物。如今跨過了半部中國現代史的奔流。他說：「做了10幾年的共產黨人，是拎著頭顱出來稿的，就沒有想拿一個銅板回來的打算！」

「1929年，我在陳獨秀統一派運動以後，才積極搞起托派！」嚴靈峰說。他是當年中共內部左翼反對派在台灣僅存的碩果。1932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恰恰就是他放了第一把爭論的火種。



### 一個光榮的世代

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激盪、豐富而令人議論的時代。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光榮的世代，但認識這時代意義的人，並不多見。」有人說，「這是一個革命的時代，比辛亥革命更加富於革命的意義。」也有人說那是個「新舊交遞時代，歷史進化失調，簡直是一部民國相斫書。」

總的來說，它是個五光十色的歷史的萬花筒。在這個世代裡，在「五四」運動中覺醒的新世代青年，為苦難的中國奮起，為廣大群眾鳴

不平，走上政治舞臺。1920年4月，陳獨秀在上海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中國共產黨成立。1923年，孫中山與聯共代表發表聯合宣言；12月，中國青年黨成立。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聯俄容共。1925年，五三慘案，激起全國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怒潮。蘇聯撥款給中國，開辦黃埔軍校。1926年5月，國共兩黨進行國民革命，完成民族統一戰爭。1927年4月5日，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與中共黨領袖陳獨秀發表「告國共兩黨同志書」。國民政府分裂成武漢、南京政府。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發動分共清黨，「寧漢分裂」。壓制黨內左傾知識份子。同年8月1日，中共成立革命委員會發起秋收暴動。中共分裂成斯大林幹部派和托洛斯基派。1927年12月11日，中共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建立紅軍……。

### 亭子間的英雄

為了探索20年代的中國青年像，本刊編輯特地趕往台北市郊，拜訪嚴靈峰先生。

小書房的窗口，向著陽光，可以俯視台北盆地。坐在書房裡，嚴靈峰給人的印象是高大壯碩。說話時帶有濃厚的福州口音。他是福建省連江縣黃岐鄉人，生於1904年。

「做了十幾年共產黨人，整天拎著自己的頭顱出來搞，就不曾有過要拿一個銅板回來的打算。那時的青年，沒有升官發財那一套。」他說。

記得我們是這樣打開了話匣子的。口氣中，他有一股桀傲，一種敢於向自己年輕時代的信仰負責，磊磊落落，一點也不隱諱自己曾經是一個共產黨員的作風，反而使我們有些拘泥不安。然而他謙和地說：「20年代嗎，我的青年時期並沒有什麼可談。」他望了一下我們的眼神，又說：「在那個世代，我們沒有個

人。只有接受組織上的指揮。細節上，就不便奉告了。但做為一個共產黨人，我不覺得危險，也不曾後悔。」

我特別注意到，他用了「危險」這個字眼。

對於20年代의思想和鬥爭，始終是相當隔閡陌生的我們這代青年，毋寧是抱著探索歷史，探索那一段被悶覆了許久的歷史的心情去拜訪他的。造訪嚴先生以前，我還特地趕著讀了幾本小書。記得印象最深的是，鄭學稼筆下的這一群「亭子間英雄」的熱血和理想。「他們是一群前不把天、後不著地的青年，未嘗不自以為將來有所大作為。」鄭學稼這樣寫道：「可是到了50年代呢？有的由政治舞台退到書房；有的忠於思想而被殺；有的正在大陸磨刀殺人；有的仍舊彈冠相慶。」

「這是一面我們這世代的人不願意照見的大鏡子！」鄭學稼說。

如果是這樣，那麼，嚴靈峰算不算是由政治舞臺退到書房的那種人？我環視著這間小書房內的各式線裝書，心裡這樣發問。但他卻說：「我的政治生涯，照理，早該在18歲就死在北洋軍閥的刀下。22歲，就被斯大林的特務所加害。我老早就躺在地上，不能再倒了。」

「不能再倒了」這句話，又敲醒了我對於嚴靈峰的無限好奇。這句話算是訴說著他的艱苦，還是他的某種樂觀？15年前的一個中午，嚴靈峰因為中風，在一本攤開的俄譯本「老子道德經」前面躺倒了下來。15年來，他僅僅靠著沒有癱瘓的右手做學問。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內，有一個書庫，書架上擺滿的都是他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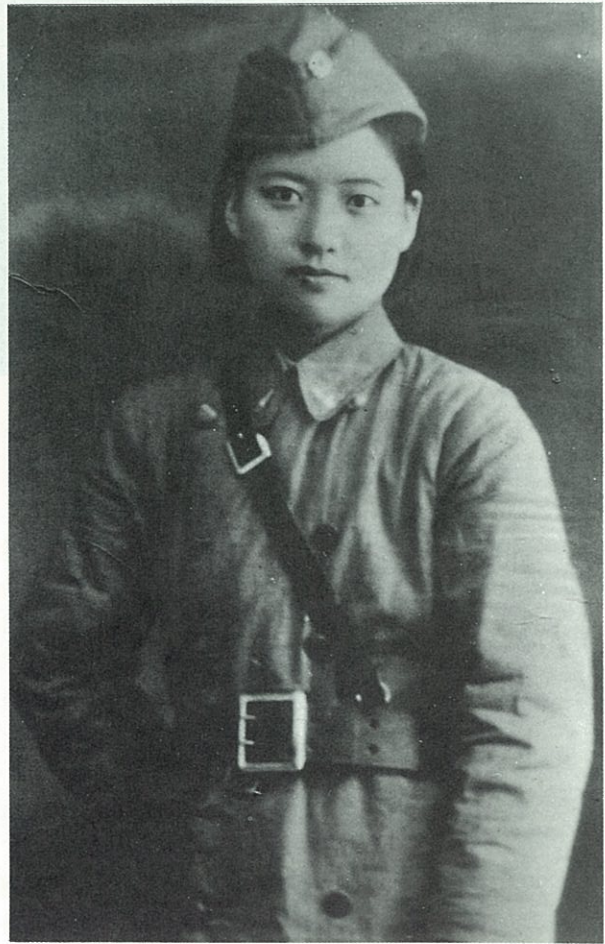
「做為一個沒有私有財產觀念的人，本來就一無所有，我的一切統統都屬於社會大眾，」嚴靈峰說：「這些書，一個也不留，就留給要看書的人。」他指的是家中數以萬

計的古書和善本書。其中有一部份，準備適當時機貢獻給國家。

他戰勝了中風。他說，現在他已經是「像一隻打毀的陶瓶子」。一直到今天，他堅稱始終保持樂觀的心情。

他的頭上左側有一記馬鞭刀痕。那是65年前，在狂飈的學生運動時留下來的記號。當時，嚴靈峰就讀於福建第一師範學校二年級。「因為學校功課不錯，會寫文章，會吹牛吧。靠了這一點個人影響，成了學生領袖，」他說。那時候，中國知識份子都是拿筆桿起家，只想救國救民，滿腦子全是搞革命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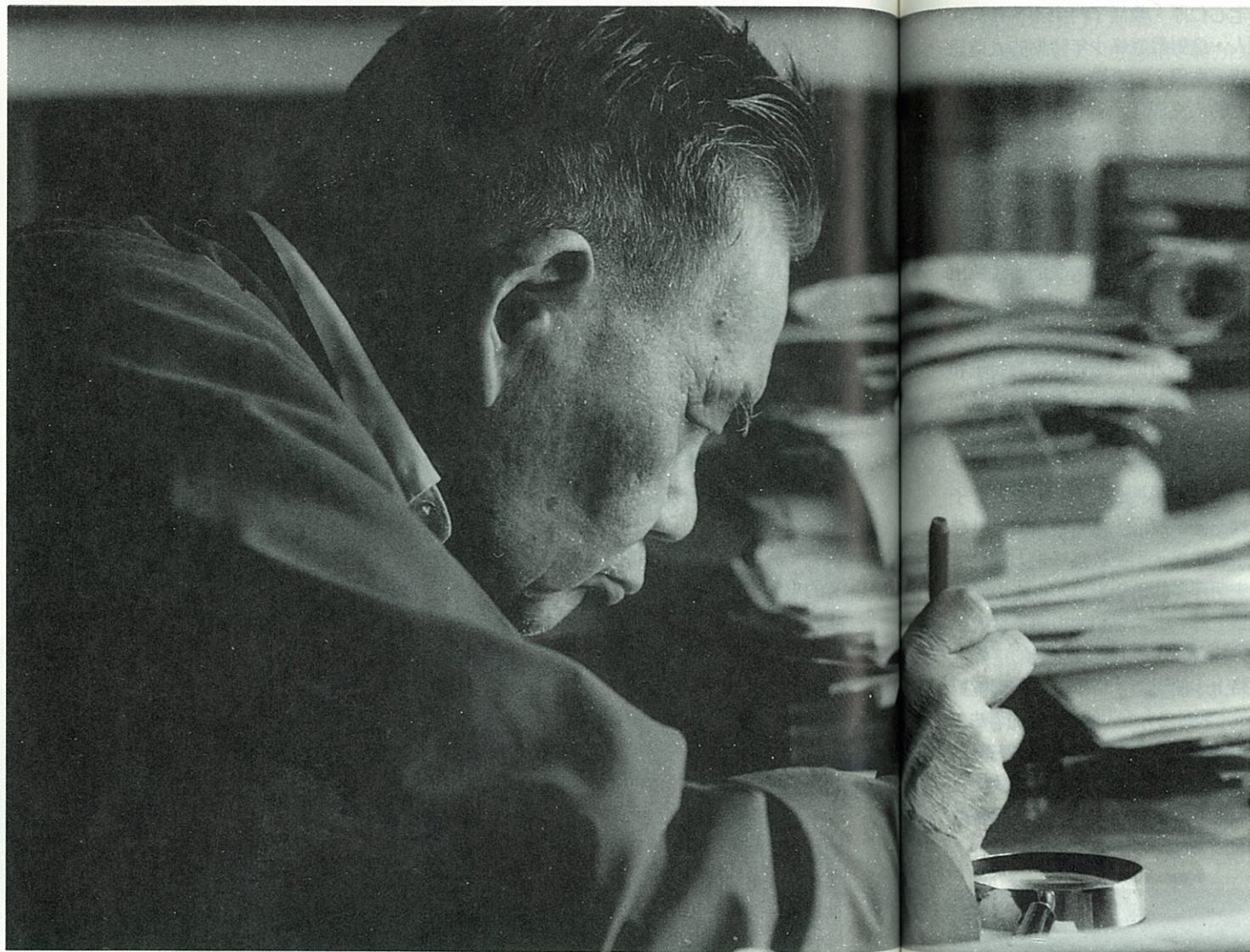
提到「救國救民」、「參加革命」幾個字眼時，他停了一下，似乎覺得語味有些誇張吧，他改口說：「其實，最初只想唸一些書，能夠當個



李美貞，嚴靈峰的同鄉女友。曾在福州市馬高愛醫院擔任護士，抗戰時，她毅然投入前線的救護工作。1932年，嚴靈峰在福州市被捕，李美貞趕到牢房送書，也在烽火前線寫信給他。不幸因為工作勞累，1939年10月5日在陝西去世。嚴靈峰寫了一首詩：「我生坎坷重磨折，為有寸心堅似鐵，思君賴此一片心。」來紀念這位在祖國的烽火中相知相交的患難中的紅顏知己。



他用放大鏡看書，用毛筆批閱稿件。在樸素的小書房內，偶爾傳來他右手翻書、寫稿，擱下放大鏡的聲音……。



國會議員就不錯了。」談到這裡，他囑咐我回家查證一個有趣的問題。「你瞧瞧吧，當時共產黨的青年幹部，幾乎大都是中國各省的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

### S.Y. 社會主義青年團

在福建，共產國際組成「S.Y.：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即改組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共取得福建學生運動的領導權，也是受到「五四」以來的餘波影響。嚴靈峰回憶，當時青年團員只有9人，其中有兩個女團員。嚴靈峰擔任第一任組織部和第三任福建省地方委員

會書記。社青團並且運用一所「職工小學」，並創辦菁菁小學做為工作的據點。同時，「福建外國語學校」和「福建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也都紛紛加入這個組織。「無數的男女青年都到街頭演說，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抵制日貨。」嚴靈峰說。

為了抵制日貨，嚴靈峰曾經率領學生衝上街頭，搗毀日貨商店。有人把商人買辦的耳朵割下來，作為恥辱的記號。當時北洋軍閥與日商站在同一陣線，濫捕學生，壓制言論自由與愛國思想。但社青團的學

生領袖另有神通辦法。據嚴先生說，當時的愛國學生，不僅與軍閥警探關係良好，消息來源敏捷、迅速，甚至福州馬尾海軍總司令部的軍官，都為他們掩護，也成為他們的避風港。

這時期，國內局勢大致是如此。嚴靈峰說：「辛亥革命因為採取在上層工作，配合內應的形式與策略，對於滿清的官僚統治基礎，沒有根本推翻。」對於五四運動，他的看法是：「五四運動時代的知識青年，只是在紙上提倡科學與民主，沒有把科學與民主武裝起來。」這時俄

國革命，俄國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了。說到這革命的歷史影響，嚴靈峰說，「俄國十月革命，對於中國知識份子在思想上發生最重大的影響。」

他在師範學校中組織「讀書會」，發動校政改革委員會（教職員和學生共同管理校政）和反基督運動，並起草文告和宣言。發生在1923年4月7日這一天的福建學生運動，共青團的人都稱它為「四七流血事件」，也是嚴靈峰的革命生涯裡的第一刀傷痕。

那天清早，嚴靈峰率領了兩千多名學生，主要任務是和福建省長薩鎮冰談判，要求官方釋放被非法逮捕的四個學生。他們帶著棉被和背包，面對薩鎮冰下令擺好的幾挺機關槍和軍隊，而毫無懼色。學生們聲言，如果不釋放那四個學生，他們將集體睡在福建省長公署辦公室。這時，天空突然下起一陣大雨，學生隊伍哄亂，衛兵舉起指揮刀嘶吼，一陣飛舞亂砍，福建省地方法院的文件檔案，部份被學生砸毀……。亂軍中，嚴靈峰被福建省長公署侍衛長薛聯述砍下一刀，血流滿臉，以後被抬到北門柴井醫院治療。學生隊伍也被指揮刀衝散了……。

次年，嚴靈峰從第一師範畢業，並考上林長民所創辦的私立福建大學，繼續領導學生運動。這時他只有20歲。

福建省共青團為籌備「三八婦女節」發生了「3·8事件」。這個事件起因，是陳代青（聚奎）地委書記被捕，遺失一本日記本。其中有不少團員名字曝光。嚴靈峰和其他同志不得不從連江黃岐鄉花去二百大洋，僱船逃亡到上海。

不久，又從上海奉命重返福州工作。福建共產黨的地方支部也成立了，由方爾灝擔任書記。當時青年團兩個幹部陳公光和林菁被捕，陳代青同時被捕，陳因為身材短小逃

脫。軍警到處抓人，無法立足，遂決定前往廣州參加國民革命，並準備投考中山大學。

嚴靈峰從離開了地委書記職務，前往廣州，一切由方爾灝負責。嚴說：「方爾灝是一位非常刻苦的青年，在上海搞工人運動。」共產黨的宣傳刊物「嚮導雜誌」和「中國青年」等刊物，均由楊賢江等人不斷地寄來。在此之前，他們都是福建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和理事，經常在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生雜誌」的「讀者通訊」欄上，和主編楊賢江以及恽代英、高爾松、高爾柏等人通信，討論各種思想問題。

大家接受了他們的影響，以後才有福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立。中央團部並且推派馬哲民（念一）以全國學會代表的名義，到福州參加指導工作，公開發表成立宣言。

此外，嚴靈峰的舊學底子和家庭背景，也影響了他的革命思想。

「我是鄉下人」嚴靈峰說。「家境雖不富裕，但比起窮人家的孩子，就是能夠穿襪子而已。」他的家開著「泰順藥舖」，在黃岐鄉是一家中醫老店。他的父親是四代世醫，

宅心仁厚，救活了村中不少貧窮病人，這對嚴靈峰少年時期的人道思想，有很大的影響，使他自小對困厄的人充滿了「同情心」。

在福建家鄉，嚴靈峰是村中第二個剪掉辮子的新式人物。他的二哥參加光復會組織，回鄉以後，親口告訴他：「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中，除了廣東花縣以外，我們連江縣出的革命黨，人數最多，佔了13個人，這是本縣的光榮歷史。」

在舊學方面，嚴靈峰認為荀子和史記兩書，對他起了很大的啟發作用。他說：「讀史記，最喜歡項羽本紀、游俠列傳和老莊申韓列傳。我總覺得司馬遷寫項羽本紀，骨子裡充滿了憤恨，他是在洩憤。」荀子這本書，則使嚴靈峰走上擺脫了宋明理學的治學影響，也走上了客觀主義和唯物思想的方向。從人道的社會同情心到社會主義的這條大路上，他認為，荀子主張「環境對於人類行為有重大的影響」的看法，荀子的名言：「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對他日後的思想，起著重大影響。

## 祖國和東方大學

1926年秋天，透過恽代英的介紹，他離開了祖國廣州，經由上海、海參崴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讀書，算是嚴靈峰青年時期的第二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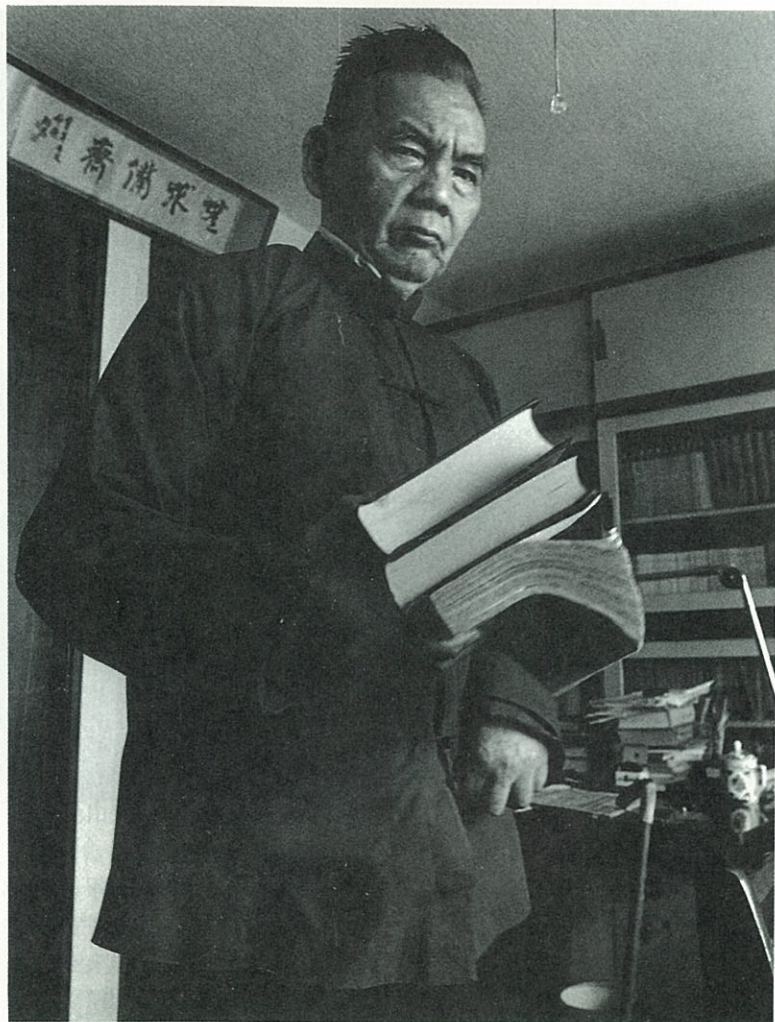
東方大學又名「斯大林大學」，於1921年4月創辦。十月革命以後，分別設有中國、日本、朝鮮、蒙古、印度、波斯、土耳其各班。台灣去的謝雪紅和林木森（順），也是嚴靈峰同時的同學。

嚴靈峰說，擺在他眼前的，並不是博士或碩士學位，而是一生的革命生涯。在學校，他接受一套嚴格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思想訓練。課程包括政治經濟學、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工人運動史、俄國共產黨史、俄文和自然科學。雖然當時校內流行著這樣一種觀念，「我們來這裡是受訓練和學習，不是來這裡做學院派。」但嚴靈峰說：「我很用功，各種類門的書籍，我往往都要讀好幾遍才肯放手。」因此，在東方大學的歲月中，他紮下良好的革命理論基礎，在30年代發生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發揮了作用。24歲這一年，他是這個論戰中施放火種的第一人，具體地形成了「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和「追擊與反攻」兩本書，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後來，1973年日本東京龍溪書舍出版。

基本上，在俄國留學期間的所見所聞，終於使嚴靈峰成為一個托派份子。

「1927年到1929年間，聯共內部斯大林派和托洛斯基兩派的黨爭日趨尖銳。那種劇烈的狂潮，也把在蘇聯的中國學生一起捲入漩渦。從此，我們的留學生涯便籠罩了一層黑暗的陰影。」嚴靈峰說。

1928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10周年紀念。這天，在蘇聯的中國托派學生趕到莫斯科紅場，參加群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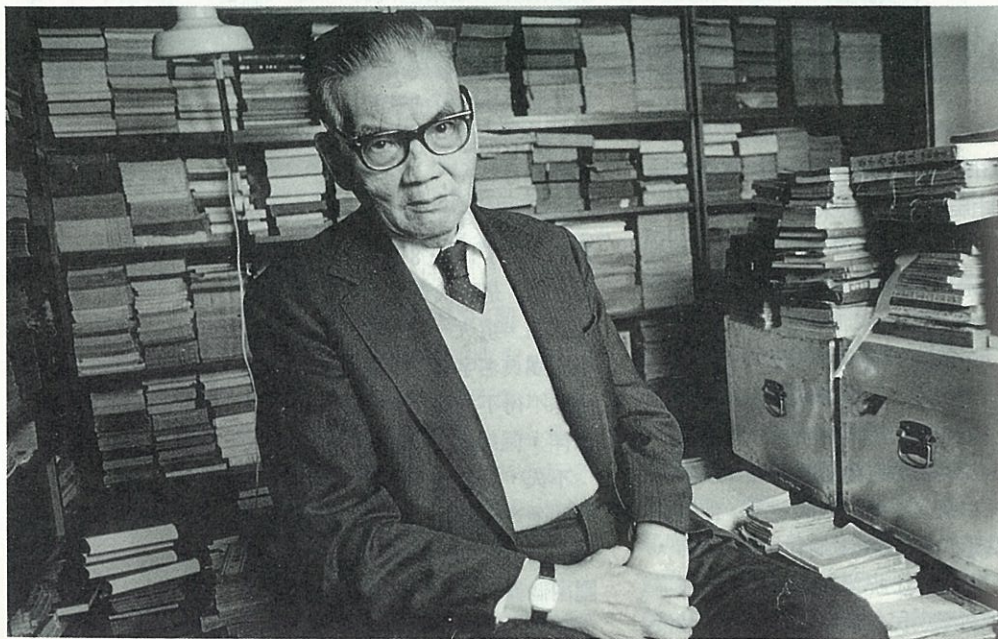
會，高舉旗子呼喊：「打倒斯大林！托洛斯基主義萬歲！」托洛斯基和季諾維夫都參加了列寧格勒的示威大會，終而被俄共開除黨籍。嚴靈峰畢業後，在中山大學校內鼓動學潮，反抗斯大林派的官僚專制作風，也使他惹火上身。最後，斯大林特務指控他在枕頭底下藏有托洛斯基寫的「中國革命問題」，而把他放逐充軍到遠東邊區的伯力去做苦工。

「為了抗議這件事，我去找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等人都避不見面。斯大林也不肯見我。」嚴靈峰說：「鬧到後來，我說，除非俄共特務格柏烏派武裝來押我走。否則我不去！」

嚴靈峰說，這個僵局，最後讓周

15年前，因為中風，在一本攤開的俄譯本「老子道德經」前，他躺倒了下來。如今，戰勝疾病的嚴靈峰為了查證資料，必須穿梭於書庫和書桌之間，頗有不便。

「做為一個沒有私有財產觀念的人，我的一切統統屬於社會大眾的！這些書本，一本也不留，將來就留給要看書的人。」嚴靈峰說。



恩來打圓場。周說：「派嚴靈峰到伯力去工作，每個月有幾百塊盧布，他不肯去，也就算了。」

關於這次黨爭，曾經和嚴靈峰一起主編「動力雜誌」的鄭超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20年代的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總是無產階級的黨。那時無產階級踏上政治舞台，它的先鋒隊團結於共產黨周圍。可是，在這個世代末期，無產階級先鋒隊開始漸漸離開共產黨了。」

1929年，從俄國回到上海，嚴靈峰等人的第二批無產階級先鋒隊，也漸漸離開共產黨了。

「1929年，我在陳獨秀統一派運動以後，才積極搞起托派！」嚴靈峰說。1928年冬天，坐西伯利亞鐵路到海參崴，嚴靈峰化裝成商人，在北國雪夜中偷渡中俄邊界，改乘海輪，回到了祖國上海。登岸時，已經是1929年的新春。他在上海四馬路一家旅館，中共中央由潘文郁（化名『問友』和『東周』）代表指示要他主編中共機關黨報「紅旗雜誌」，出任福建省委兼任宣傳部工作。以上兩個職位，後來皆被中共取消（當然因為派系問題），改派他擔任福建省委兼青年團的宣傳部，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是葉飛，他的主張被李立三等人稱為「羅明路線」，在廈門大同、淘化學公司從事青年工人運動，並以廈門中華中學為掩護，擔任高中部主任。在學校，遭校長王連元檢舉。不能在福建立足的嚴靈峰跑到上海藝術大學，教授「哲學概論」和「政治經濟學」。當時的文學院長是創造社的王獨清。

嚴靈峰甫抵國門時，20年代的共產黨已經分裂為托派和斯大林派。這個黨內鬥爭，也造成聯共內部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分析上發生重大的分歧。中國托派陷入國民黨和中共幹部派的夾縫當中，在精神和肉體上受到極大的打擊。

1930年5月1日，托派在上海一棟弄堂房子內，為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面，召開了第一次統一大會。正式選出陳獨秀為總書記，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決議出版托派機關報「火花」，並由托派中央全會決定由彭述之、鄭超麟、嚴靈峰等人為宣傳委員會委員。據嚴靈峰記憶所及，以彭述之為主任委員，並主編「動力雜誌」。至此，中國內部，才正式產生了左翼反對派。

5月21日，托派宣傳部長鄭超麟在他的家中召開工作會議。開會後，為了避開房東的疑心，吳季嚴（陳獨秀的外甥）和嚴靈峰故意留下來偽裝打麻將。不久，有人敲門來示警：「今天晚上10點，上海警備司令部要來抓人。」

接到通知以後，嚴靈峰先辭退回家，躲到林一新家中。當天夜晚，嚴靈峰回到鄭超麟家中察看。他看見樓上窗口半掩著，知道這個暗號表示出事了。他即刻走避逃亡，躲過了一劫。其餘，大部分的中國托派共產黨人都在這次大逮捕中，一一被關進上海警備司令部看守所。陳獨秀也被捕入獄。從此托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蹶不起。直到1979年，陳獨秀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托派才被中共摘帽平反，承認他們締造中國共產黨的功績。

### 跨過了半部的中國現代史

「我生坎坷重磨折，為有寸心堅似鐵」。這是1939年嚴靈峰在福州市寫的一首舊詞。「寸鐵」，也就是陳獨秀著名的專欄短文，在當時廣受青年人喜愛。整整的10年，可以算是嚴靈峰青年時期的第三階段。

嚴靈峰目睹了托洛斯基、季洛維夫、加美尼夫、布哈林等人在聯共內部黨爭中躺倒了。1929年，嚴靈峰只有25歲，又眼見著中國共產黨的內部鬥爭，他寫了一篇「中國共產黨六次大會政治決議批評」，送交中共中央。他因而被中共秘密開



除了黨籍。這篇文章，後來加以擴充改寫，發表於「動力雜誌」創刊號和第二期，使嚴靈峰在上海灘頭一戰成名，也揭開了「中國社會史論戰」。

1932年，閩變前夕，嚴靈峰在福州市被捕，結束了他的共產黨人生涯。負責逮捕他的人名叫吉章簡（現任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任職於福建憲兵團第4團。他在牢房裡對嚴靈峰說：「因為你學問好、智慧過人，所以我建議上級要抓你。」這時他已經30歲。

話題談到這裡，窗外的陽光已經黯淡下來了。「被捕以後，我可沒有供出一位同志的名單。所以，我的人格還是挺得起來的……。」他說。

從托派黨人到隨國府來台，退隱治學，這是一段無比艱辛的心路歷程。嚴靈峰說，他要寫回憶錄回答這個問題。出獄後，他曾在國民政府機構中擔任各種職務：國家總動

員會議檢察處處長，兼任經濟檢察總隊長，福州市長、台大和輔大教授，以及香港珠海書院教授兼任訓導長。現任職國大代表。

走過20年代，也幾乎跨過了半部中國現代史。嚴靈峰今年83歲。他感慨地說：「一個世紀內，整個中國政治歷史，就是一部中國知識份子的運動史。」

歷史不斷地奔騰。四十年來，台灣在戰後冷戰構造下發展了一個富裕飽食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嚴靈峰那一代風雲激盪的熱情、執著和信仰，也全面風化了。而當前一代青年思想、知識、情感的面貌，已經完全地變貌了。和嚴靈峰一代的青年比較，幾幾乎乎成了一個異國青年。思之悵然，再思則不免喟然而嘆……

註：本文參考資料，請參閱嚴靈峰著：「經子叢著，第10冊」，「歷史對馬列主義的考驗」，成文書局出版。

嚴靈峰平時深居簡出，却熱情關心這一代青年，愛才憂國之情霧霧感人。這可以說就是他那一代人的風格吧……

# 赤心巨筆的知識份子

## 胡秋原的青年時代

胡秋原，湖北黃陂縣人，今年78歲。1934年春「閩變」以後，他潛到香港，被英國政府搜家逮捕，坐了兩天一夜的黑牢，並驅逐出境。1934年秋，胡秋原到英國大英博物館潛心讀書。這張照片拍攝於1934年香港，去英國前夕。



胡秋原先生已經滿頭銀髮了。斜靠在沙發背上，他看來依舊矍鑠而熾熱，很容易想見這位一路走過激盪的歷史的中國知識份子當年風格。他的好友徐復觀曾經這樣說：「秋原談起國家大事時，腰桿總比旁人來得挺，見解總要比旁人來得深。」我們談著中國30年代的時代背景，就佔去了3個小時。這頭3個小時內，他卻絲毫不曾提起他個人的事。這難道不是30年代中國知識人的鮮明的品質嗎？不談國家民族，談自己做什麼！

安靜地陪我們傾聽了3個小時的胡秋原夫人敬幼如女士笑著說，「人家說好來採訪你的青年時期，你扯那麼遠……」可胡秋原仍然不肯停下來。他的思路活躍在祖國30年代的歷史的烟波和浪濤中。從鴉片戰爭，民國初年的國恥教育、日本21條、山東問題、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俄國十月革命，一直談到陳獨秀說：「軍國主義和金權主義，現在都應該拋棄了……」

這樣，中國思想界就漸漸轉入社會主義和馬克斯主義潮流。

口述 ■ 胡秋原

14歲，他往返於故鄉黃陂和漢口市，聽章太炎、梁啟超、泰戈爾的演講，  
15歲，他是革新的國民黨「武漢評論」的編輯，和董必武、鄧初民同事；  
17歲，他逃過桂系軍人的屠刀；  
20歲，他到東京讀蒲烈漢諾夫；  
23歲，他在「文藝自由論戰」中打了漂亮的一仗；  
23歲，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  
25歲，他是福建政府的文化部長……  
一直到今天，他為民族、學問和人格的尊嚴奮力著述。

要救國，從學問做起……

我的每頁筆記，在不知不覺中全寫得滿滿的。吃過了中飯，胡秋原才把話題拉到他的青年時期——

從湖北黃陂縣乘火車出城，大約兩小時，就可抵達漢口。黃陂縣是個農村縣，以花木蘭和二程之出生地出名。辛亥首義的元勳黃陂人數多。漢口是一個大城市，有中國芝加哥之稱。

胡秋原父親在1917年受同鄉推舉，至黃陂整頓教育。1918年，胡秋原隨父親進城讀乙種商業學校。第二年五四運動發生，老師為學生寫好講稿，胡秋原是講演者之一。

攝影 ■ 梁辰  
整理 ■ 宋江英

「要救國，從學問做起！」  
胡秋原說：「五四時候，中國知識份子大家研究科學，



講究民主，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把中國的國家地位提高！」

左起胡秋原，徐源泉（湖北省立法委員），夏斗寅（前湖北省主席），聞亦有（聞一多的兄弟），攝於武昌顯真樓。



1921年胡秋原進了他父親辦的黃陂縣前川中學。他所受的是國恥教育，是新文化運動的潮流。當時學校中，是注重國文、英文、數學三種功課的。第一年胡秋原因為愛看小說，成績不好。以後學期考試常常第一。華盛頓會議時，他是學校派出的講演者之一。

那時是我國新雜誌蓬勃誕生的年代。少年的胡秋原讀過「新青年」、「新潮」、「建設」、「現代評論」、「語絲」等全國著名的雜誌。平時，他就利用父親辦的前川中學圖書館，讀到北大派的「國學季刊」和南高派的「學衡雜誌」。新舊思想在他腦子裡，激起了「群山競秀、

萬壑爭流」的氣象與波濤。此外，他和「上海通訊圖書館」寫信，每隔七天，就可以免費借到一批書。甚至在他還是放牛童的時候，他就嗜書如命。據說在炎炎夏日，兒童期的胡秋原常常讀到流鼻血為止。胡夫人說：「有的孩子要打才肯唸書。胡秋原是要打，才能叫他不唸書！」

前川國文老師潘小凡是一位飽學之士，鼓勵學生要有求知欲。武漢如有名人發表演講，學校也帶學生前往聽講。胡秋原時常到武漢去聽章太炎、梁啟超、印度詩哲泰戈爾演講。經過這種新文化思想的洗禮和師友的鼓勵，「那時候，我已經盤想過更艱苦漫長的道路。要救國，只有從學問做起！」胡秋原這樣說。1924這一年，他在中學畢業。只有15歲。這時候，「三民主義」講演集也到前川中學販賣部了。

國恥教育老早就是民國初年全中國學堂的主要的教育宗旨。胡秋原回憶說，在當時，雖然「民國」只是一塊招牌而已，當時的風氣不像現在，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比現在高得多。他們尊敬有學問的人。沒有人肯公開崇拜軍閥官僚，拍馬屁。「那是絕對不可以，會叫人看不起！」胡秋原說：「五四時候，中國知識份子大家研究科學，講究民主，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如何為國家雪恥，把中國的國家地位提高。」

現在呢？「30年代的書不能看，只准看說『他們』偉大的書！」胡秋原說。

「他們」，指的國民黨官員。他認為國府遷台以來，幹一套愚民教育。叫青年人聽訓、聽「他們」偉大。「一切為了求安定，青年人便再也不自由思考。知識份子的地位也一天一天低落，拍馬屁的人就佔上風了。」胡秋原說，「結果，美國人要你們抽洋烟。日本人要來買台灣妓女。對於這些，你們這一代

都不覺得恥辱，因為美國人日本人比我們有錢有勢的人更為『偉大』。」

說完話，他的腰桿又挺直了。他說：「讀書人要自己救自己，不能靠他們了！」

胡秋原不喜歡別人稱他「政論家」。他是以讀書寫文章出世，終身如此。只是痛感國家受人欺侮，自己也欺侮自己，才談國事的。從15歲這年，他就開始從事思想、政治和文藝方面的著述了。

當時中國南北分裂，有兩個政府。他在中學畢業之時，正是孫中山先生北上，發表「北上宣言」的時候。孫先生是經日本北上的，但有一個很大的隨員團體，由陸路經湖南湖北北上，也便有一些人路過胡秋原的家鄉黃陂縣。其中有一位姓唐的人去找他族中的哥哥。胡秋原的這位族兄是共產黨員，曾在江西安源煤礦和李立三一起辦工人學校。「族兄的書桌上常有很多共產黨的書。」他回憶說。於是，姓唐的經由他的族兄給他看了那篇「北上宣言」，並請他填一張表格。就這樣，胡秋原15歲就加入了國民黨。

「1925年我父親準備要我到北京去考唐山大學。但因為京漢路有戰爭，同時武昌師範大學改為武昌大學，聽說北京大學最好的教授有的到武昌來。於是，叫我搬到武昌旅館去自修，準備考武昌大學。五卅事件發生。日本紗廠裡的中國工人罷工示威，英國租借區打死了中國工人。我在旅館內看書，聽到示威聲音鼎沸，就加入了群眾隊伍。」

胡秋原一邊說著，一邊站起身來。在他樸實的客廳地板上，昂首挺胸，來回踱步。我們安靜地注視著他，彷彿同他回到那一段激動人心的歷史了……

### 逃過桂系的屠殺

1925年秋天，胡秋原考入武昌大學理工科。他入學時的國文試卷，

是當時已甚有名的大儒熊十力批閱，閱後十分賞識。雖然考試後熊十力即離開武大，並未見面，但熊十力到處寫信給他在湖北的學生，要他們注意胡業崇（胡秋原的學名）。這也使他在學生時代受到重視並有文名。但胡秋原進的是理科，除忙於功課，看科學雜誌論文外，還要做數學習題，和化學試驗。

這時候，武大文預科的一位同學嚴達洙常找胡秋原談天，勸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同時湖北省黨部的機關報「武漢評論」也找他參加編輯委員會，其他編輯有董必武，錢亦石、鄧初民、羅貢華等人，當時胡秋原只有16歲。

1926年上半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北洋軍閥段祺瑞打死了幾個北平女師大學生，激起全中國的學生都起來支持國民黨，共產黨也乘機活動。武昌大學的國民黨不過5、6人，共產黨1人，共產青年團2人（嚴達洙和胡秋原），至此都增加了很多。共產青年團2人不能開會的，現在有十多人可以開會了。青年團主要是讀書會。

在讀書會裡，胡秋原和大家一起討論兩本書：「新社會觀」與布哈林著「共產主義ABC」。胡秋原說，「共產主義ABC」這本書在當時的中國發生很大的影響。1927年，上海有一家報紙曾經做過統計，指出在那些年裡，中國銷行最大的書，第一本是「三民主義」，第二本就是「共產主義ABC」。

這年暑假期間，國民黨出師北伐了。北伐軍風馳電掣，只在汀泗橋打了一仗，就到了漢口。北洋軍閥陳嘉謨困守武昌城，在雙十節就投降了。這時湖北省黨部的人都做了官，董必武派人找到胡秋原要他負責主編機關報「武漢評論」。月薪40元。不久湖北省黨部召開全省代表大會，大會宣言就是胡秋原起草的。又請他在黨部辦的黨務幹部學

校教授各國革命史。胡秋原主要時間還是做他的功課。北閩軍到後許多教授離開，胡秋原自修，看科學書。

當時國民黨、共產黨的中央機關都在漢口。到了1927年上季，國共兩黨開始分裂，4月間，上海清黨，也便有寧漢兩個國民政府。武漢國民黨領袖是汪精衛。天天鬧哄哄，不斷的群眾大會，遊行示威。當時武大青年團的書記要代校長張鏡澄（一位生物學家）遊行，胡秋原反對，因與那書記衝突。那書記罰他「留團查看」一月，他就藉此脫離共產主義青年團，嚴達洙也跟著退出。胡秋原也辭去國民黨省黨部的職務。那時武大空房正多，他關在房裡看書。

不久，全國學生總會的機關報找不到人編輯，派人請胡秋原擔任總編輯職務。他每星期到漢口國民黨的中央黨部開會一次。開會時照例由鮑羅廷做政治報告，每次開會，孫中山夫人一定在座。

這時武漢的共黨非常活躍，最流行的口號是「打倒封建」。「共黨下令要每一縣殺一個土豪劣紳，」胡秋原說：「繼而這也是封建，那也是封建，一切廟宇祠堂也是封建，又打毀廟宇，這逼起農民組織『紅槍會』殺共產黨。」因此，武漢政府又派軍隊去鎮壓反革命。一方面內部發生變亂，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和上海的英國人封鎖武漢政府，武漢通貨膨脹。繼而史達林密令武漢共黨組織了工農軍。於是汪精衛也宣布「分共」，而共黨發動八一南昌暴動。繼而寧漢合作，而國共長期戰爭也便開始了。

1927年下季，全國亂成一片。胡秋原打算進物理系，但沒有教授，嚴達洙勸他進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系也教授甚少，兩人在自修當中看文學書度日，尤其是翻譯的小說。

這時候，胡秋原看屠格涅夫和朶斯妥也夫斯基小說，兩人皆甚感興趣。又看了任國楨譯的蘇俄文藝論戰，知道有樸列汗諾夫。

11月間，桂系軍隊到武漢，將唐生智趕走了。「儘管外面亂得一塌糊塗，」胡秋原說：「我和嚴達洙兩人覺得文學中自有天地！有一天，和嚴同學渡江到漢口，一道去看一部電影『火燒紅連寺』。這是我第一次看電影。」看完電影，走到門口，遇到過去在省黨部同事的劉大元，他是在分共後躲到法租界上的。他說，「久不見你們兩位老弟，到旅館去聊聊天罷！」

第二天，嚴達洙先回學校，胡秋原則要到他父親有股份的店中拿錢，次日上午才回武昌。胡秋原看見都是武裝軍隊，武昌大學校門前也佈滿武裝軍人。胡秋原走到校門口，被一位士兵盤問：

「你是不是學生？」

「不是！」他忽然靈機一動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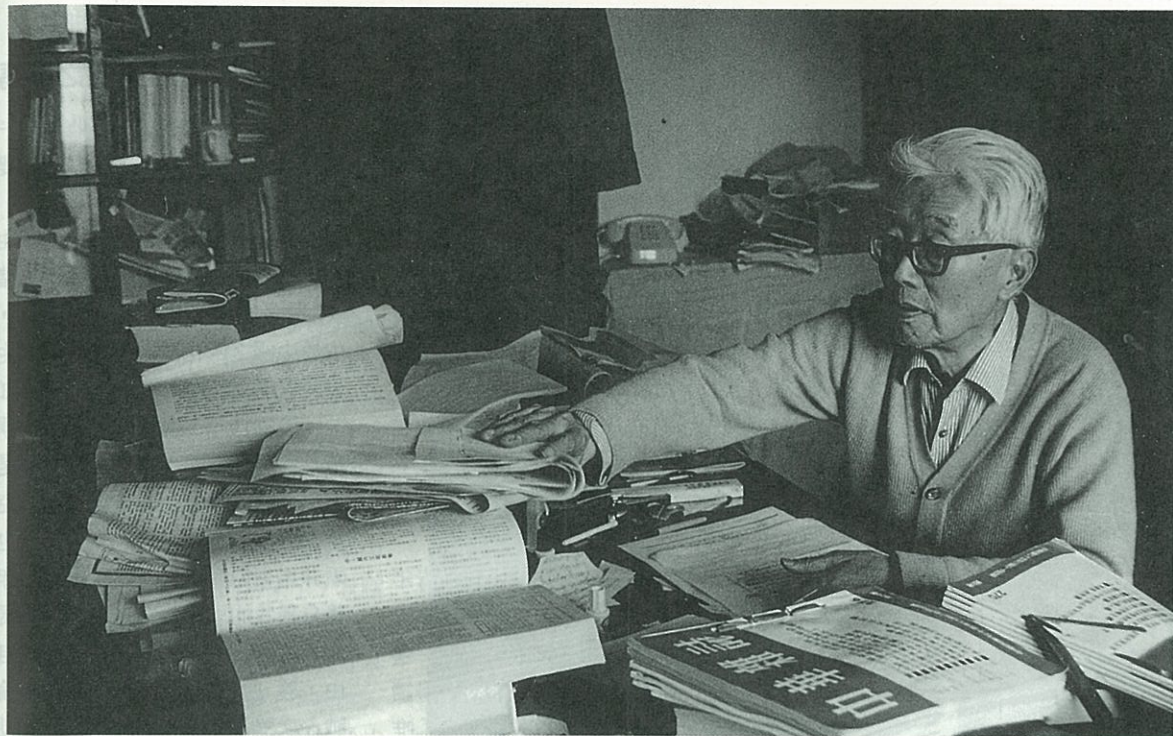
「不是就滾開！」

胡秋原終於躲過了這一劫。隔天，槍聲響起，嚴達洙還有其他幾位同學都逮捕在閱馬廄槍斃了。

「後來同學告訴我，軍隊把同學聚合在操場上講話，問：你們中間有無胡業崇？趕快出來！」胡秋原說。

### 浦列漢諾夫

武昌呆不下去，胡秋原於1927年除夕晚上，單身坐船到上海。1928年春，他以胡秋原的名字插班考上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三年級。30年代前夕，北京、武漢兩方面的人都集中上海，使上海代替北京而成為中國新的文化中心。過去北京的學界眼見國民黨不久要到北京，鑒於葉德輝被殺，王國維投水而死，其他的人也多少不安。另一方面，一時赤色的武漢又變了顏色，也逃到



上海。還有跟著共黨由南昌暴動到廣州的許多人，也只好來到上海租界。在帝國主義的勢力下，租界還是自由的，大家至少在這裡可以高談闊論。南京政府要想對付一個反對者，除了要求引渡外，只有暗殺。但這都不是容易的事。

這時，從北京來到上海的文人裡，有胡適、魯迅和新月派的徐志摩、梁實秋們。從武漢來的有郭沫若、茅盾、陳啟修、孫伏園、蔣光赤。郭沫若不久到日本，但「創造社」還有成仿吾、彭康、馮乃超、鄭伯奇這班人。另一方面，國民黨先後由武漢到上海的有周佛海、顧孟餘、陳公博、陶希聖，此外還有原在上海的郁達夫、陳望道、鄭振鐸、邵洵美這些人。武漢政府之崩潰是當時一件大事。一般人心目中的大問題是：中國革命何處去？由於當時蘇俄已經宣傳中國是封建社會，要中共進行土地革命，所以國民黨人首先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而共產黨認為政治革命已經失敗，要在

文學上來重振革命聲勢。

「當時左派打擊的主要對象是魯迅。中共捧魯迅，是因為魯迅打不倒才轉變政策。」胡秋原說。

當時魯迅曾應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女士的邀稿，在美國「新群眾」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在文章中，魯迅對於當時上海文藝界作了如此描述：「前年，最初介紹樸列汗諾夫和盧那卡爾夫斯基的文藝理論進到中國的時候……統治階級的官僚，感覺比學者慢一點。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壓了。禁期刊，禁書籍，不但內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連書面用紅字的，作者是俄國的，也都在禁止之列。」

這篇文章寫於1931年夏天。這一年，胡秋原寫了兩篇文章：「革命文學問題」和「文藝起源論」，發表在上海「北新雜誌」上。據北新主人告訴胡秋原，魯迅對胡秋原兩文頗為稱贊。等到胡秋原想寫「文藝發展論」時，他感覺學力不足，

胡秋原從小嗜書如命，以讀書寫文章出世，終身如此。

因為他在內山書店看到樸列漢諾夫的日譯本甚多。這便激起了到日本讀通樸列漢諾夫的志願了。

1928年國民黨二次北伐。而日本公然第三次出兵濟南，造成五三慘案，引起全國和世界震動。前川中學老師李長傳鼓勵胡秋原寫了一本書：「日本侵略下之滿蒙」，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領到30大洋稿費。他又陸續寫完「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民族運動史」和「三民主義試題詳解」等幾本書，所得稿費積存為足夠的旅費，便負笈日本。「到東京去找樸列漢諾夫！」胡秋原說。

1929年，胡秋原20歲，先住青年會，先在東亞日語學校補習日文。繼則住在東京的一家旅館。他一邊寫文章，賺稿費維持生活，一邊讀樸列漢諾夫的日譯本，繼而寫「唯物史觀藝術論——樸列漢諾夫之研究」。他早上遲起，以早餐作午餐。晚飯時，留一部份起來，晚上在火爐上煮食，也便寫到午夜。

1930年，胡秋原考入早稻田政治經濟學部，得熊十力的援助，補得

官費，他無衣食之憂了。

### 能為官費文憑到仇敵之國嗎？

採訪胡秋原的過程中，收到他一封長信，談到他「思想的發展變化」。他寫道：

「（當時中國）一般知識份子由西化轉向俄化，一方面由於西方諸國反對中國之民族運動；另一方面，由於中國之西化派過於淺薄。人生觀論戰表現如此，『古史辨』亦如此。民國19年，我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後，我主要時間還是看馬克斯的著作。我涉獵過『馬克斯、恩格斯全集』日譯本。但我也看非馬克斯派的書。我在民國19年後自稱我的思想為『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或『馬克斯主義的自由主義』。這是我參加文藝自由論戰之武器。在我相信馬克斯主義期間，我從未相信蘇俄與中共的馬列主義。這由於①顧（亭林）、黃（梨州）、王（船山）、顏（習齋）這些人的影響；②我日擊民國16年共黨的行為；③我的馬克斯主義是由樸列漢諾夫來的。不過，我相信社

會主義。但在我相信馬克斯主義時期，我也未反對蘇俄，且有相當同情，因為日本及西帝也不好。我對共產黨無好感，但對國民黨亦無好感。這是我參加福建之事的思想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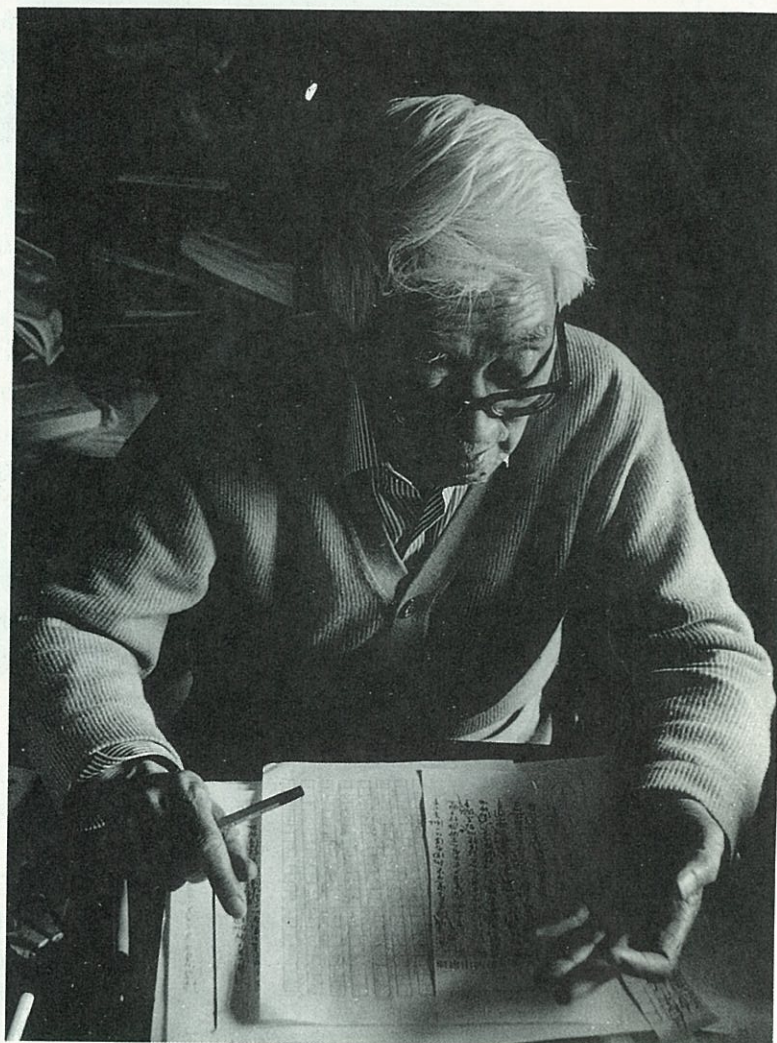
1931年，胡秋原回國省親。

他正巧在9月18日這天到達上海，準備搭船到日本上學，並買好9月20日的船票。次日，報載九一八事變發生了。「可是，我能為一張文憑一筆官費，回到仇敵之國，丟下中國不管嗎？」他說：「我徘徊於旅館中，怎麼辦？6點鐘就要登船。我想到，平時寫文章批評日本侵略中國，現在日本人真的打來了，我應該喚起國人，打敗日本。」

9月19日下午5點，胡秋原到日本船公司退票，決然放棄了早稻田大學的公費。他只好留在上海，從此靠寫文章過日子。於是他以稿費所得之節餘創辦「文化評論」，提倡兩件事情。一是全國團結，抵抗日本侵略；二是思想與文藝自由。他鼓吹文學不是一黨一派的工具，文學雖然與社會和階級有一定的關係，但不能庸俗化、機械地主張「文學為政治工具」，或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文學是要消除人類的階級隔閡。「文學至死是自由的！」他說。這引起左聯的批評，於是引起了1932年的「文藝自由論戰」。

這一役，他用樸列漢諾夫的艺术論作為武器，和中共著名的文膽瞿秋白、馮雪峰和周揚等人展開熾烈的筆戰。繼而得到蘇汶（戴杜衡）以「第三種人」的名義聲援，使論戰擴大，「終使左聯自承宗派主義、機械主義之錯誤！」胡秋原說。

1932年，他又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這是國民黨、共產黨的各派以及非國非共人士之間的論戰。開始由於否認蘇聯及中共認為中國是封建社會，應該進行土地革命而



起，繼而擴大到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主要問題是：從秦漢到鴉片戰爭這一階段的中國，在社會史上是什麼性質。

胡秋原說，這一論戰，中國的西化派可以說毫無置喙餘地。胡秋原的答案是「專制主義社會」，因此中國革命任務是民主政治和工業化。

九一八事變後，1933年5月，國民政府和日本簽定「塘沽協定」。一二八戰爭時我國第十九路軍在上海擊退日本軍。「這一戰，打起了中國人的信心，打出了一個榜樣，使全中國的老百姓相信，日本人沒有什麼不可打！」胡秋原說。戰後

在國家摸索途中，胡秋原跨過了俄化派和西化派的泥淖，而獨自創出「超越前進」論和「新自由主義」，主張人人自由，國國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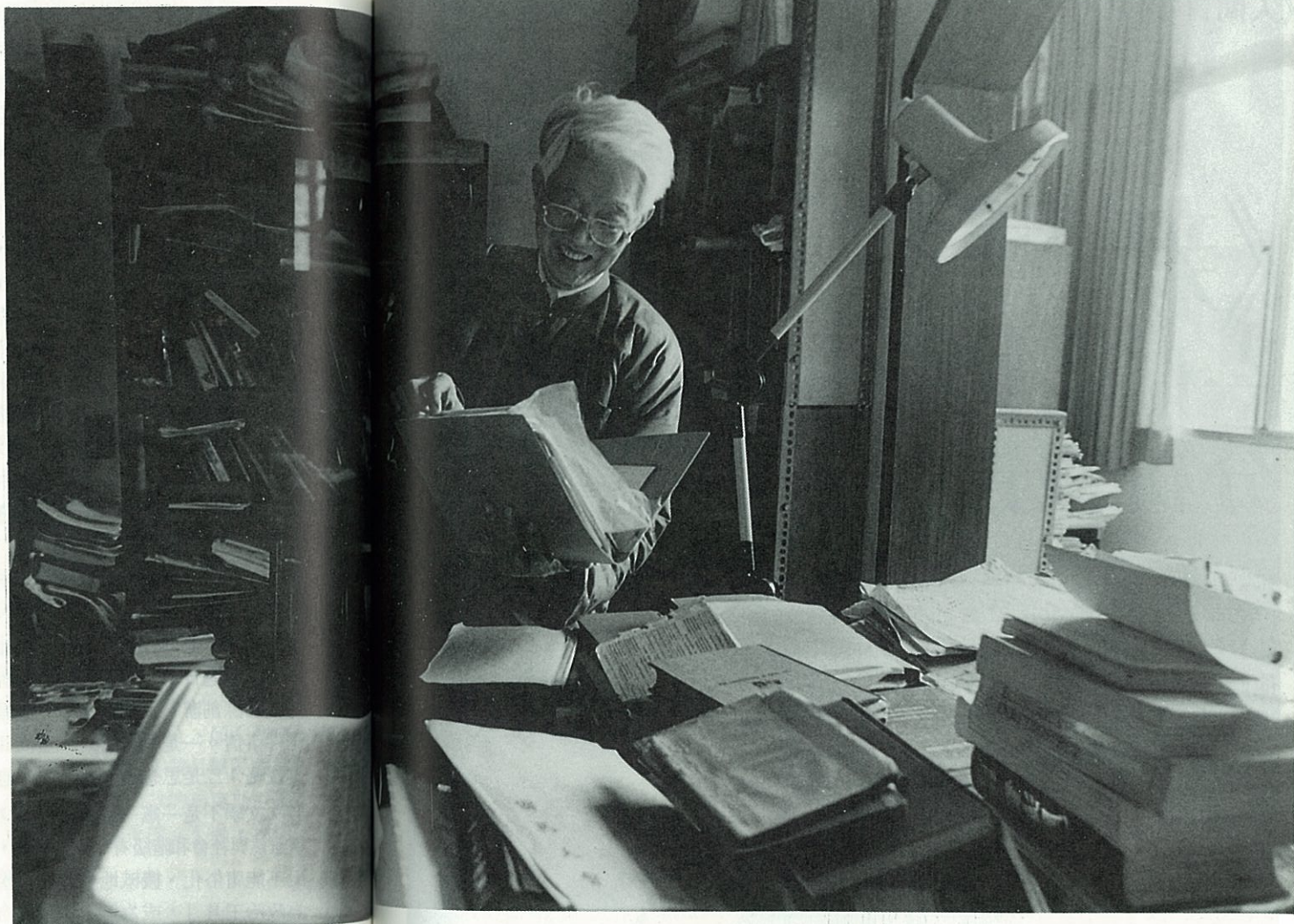
胡秋原說：「以前，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比現在高得多。沒有人肯公開崇拜官僚，拍馬屁。那是絕對不可以的，會叫人看不起！」



十九路軍調到福建。至是，十九路軍通電，反對塘沽協定，這逐漸形成中央與十九路軍之間的隔閡，終於十九路軍在福建組成政府。這即是發生於1934年春的「閩變」。這時期胡秋原被任為文化部長，年僅24歲。徐復觀後來寫文章，提及「閩變」這件事，他說：「秋原一向以此為諱。我們覺得這是人生摸索途中，國家摸索途中很尋常的事情，不關是非榮辱。」胡秋原說，他不是以此為諱，只是不願標榜而已。

「閩變」失敗以後，胡秋原逃到香港，有人告密說他是共產黨，被英國政府搜家逮捕，坐了兩天一夜的黑牢，並驅逐出境。1934年初秋，十九路軍給他3000元路費，胡秋原便跑到英國，在大英博物館讀書。這年末，第三國際代表團的王明（陳紹禹）托人請他到莫斯科，說第三國際轉變政策，以反對西方法西斯蒂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主要目標。他們要辦「救國時報」，主張團結抗戰，請他幫忙。胡秋原認為這與他的素志相符，便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半之久，協助中國代表團的「救國時報」和「全民月刊」的文章和編輯工作。胡秋原寫來的長信中，這樣描述：

「我到英國和蘇俄以後，思想起了一大變化。在英國，許多成就當然使我欽佩。但他們的自由主義是狹隘的——他們不承認印度人之自由。到了蘇俄以後，我看見莫斯科大審，政治專制，阿諛史達林，又看見紅軍博物館將外蒙古劃入蘇俄版圖，出售中東路於日本而歡迎梅蘭芳胡蝶至俄以塞中國人之口。加上其經濟成就遠不如西方，輕工業亦不勝於中國，……這一切，使我天天思索『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是否站得住。在股汝耕進行冀東『自治運動』之時，我在外國想到自己國家命運，精神上痛苦萬分。



我覺得我自己及中國人並無不如西方人、日本人、俄國人之處，但國家是三等國家，我也是三等國民。我思考種種問題，有一天我想通了。我放棄了『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我主張新自由主義，即人人自由，國國自由，首先是中國民族自由。我放棄馬克斯主義，主張文化史觀，我放棄社會主義，主張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對抗日本資本帝國主義。這是我思想自立之始。」

他像羅素、紀德等人一樣，因為同情過俄國革命，跑到當時全世界正義知識份子所嚮往的「紅色天堂」，新興的蘇聯，卻帶著失望、

悲愴的心情回國。1936年夏天，胡秋原離開莫斯科，回到英國。繼而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和平運動（反侵略運動）。到巴黎組織「全歐華僑抗日聯合會」，並代表這會出席了「世界反侵略會議」。

這年末，他到美國。12月12日，胡秋原在船上聽到廣播，知道「西安事變」發生，他擔憂這件事的結局，在美國停留下來。此事和平解決後，醫生勸他胡夫人敬幼如女士因將要臨盆，無法承受船浪顛簸，應暫緩起程。1937年，四月間，小女兒出生了。7月7日，蘆溝橋砲火起來，胡秋原和夫人帶著襁褓中的

小女兒回國，共赴國難。他太太先把家屬幼小安頓在四川成都，他則先赴南京後轉漢口。接辦「時代日報」，鼓吹「鞏固統一，抗戰到底必勝」論。1938年在重慶創辦「祖國雜誌」。1939年，進入國府國防最高委員會任秘書職。1940年被任為國民參政員。1945年創辦「民主政治月刊」。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佈投降。胡秋原當天夜晚，買酒大醉。他認為使日本人下跪中，有他的一分力量在內。

這一年，他已經36歲。 ♀



# 《新種族》

## 一個隨機問卷的 分析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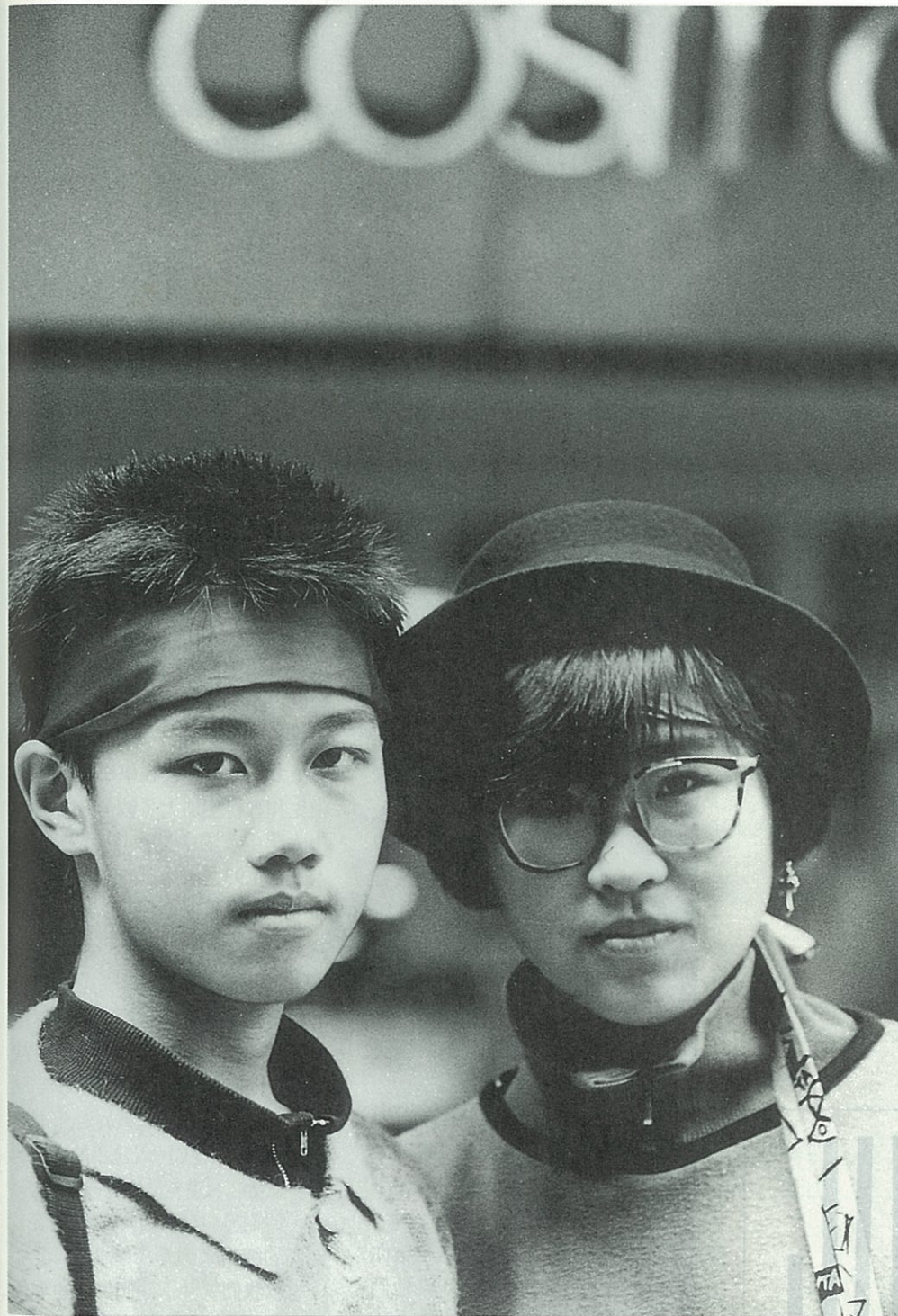
一個全新的種族，已經在  
台北西門町、東區一帶登場，  
並且隨著台灣的富裕化，不斷地擴大再生產…  
他們過早地崇拜金錢、物質和商品；  
過早地喪失高遠壯偉的理想和志向；  
過早地成爲幸福中毒症患者；  
過早地淪爲行銷主義塑造的消費社會意識型態的奴隸；  
過早地表現出政治上的保守和冷淡的態度；  
過早地感到人生無聊、空虛、寂寞和麻木……

攝影 ■ 李文吉 / 謝又青

訪問 / 調查 ■ 葉根泉 / 謝又青 / 葉美雲 / 郭孟嬌

整理 ■ 邱韻芳

製作 ■ 本刊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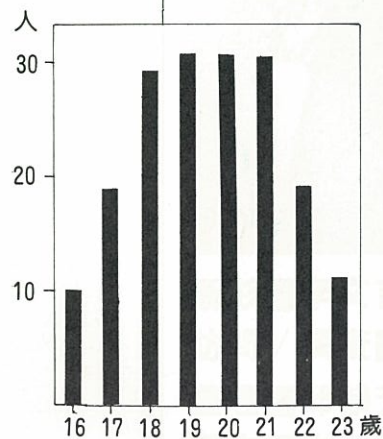


位於西門町的  
日本服飾名  
店亟欲找回被  
東區搶走的新  
種族消費戰場。

種族不同，  
意識形態  
也不同。當  
業企業來  
來訪時，  
金大業  
業與先  
業與先  
業與先



新種族不愛讀書，可是都夢想將來當企業老闆。他的未來形象是大企業決策者，但有時還是會玩點新潮的裝飾。



從兩年前開始吧，當你走在喧鬧繁華的台北市西門町、東區和公館，一定經常有一些年輕的孩子吸引了你的目光。他（她）們的打扮，有一種質地頗好的怪誕與突兀，從頭到腳都可能令你側目。他們也許是一大群笑鬧喧嚷地走進美國式的速食店裡；也許是在風馳電掣的摩托車上；也許是在委託行名店街上；也或許是在地下狄司可舞廳前……你來不及細看，更不及細想，卻已交臂而去。他們不是過去古典的蹺課的壞學生，也不是又窮又惡的小流氓、小太保。他們或者讓你訝異，讓你搖頭，讓你好奇，不久也讓你習以為常，可是你一直弄不清他們是誰，想著些什麼……前不久，陳映真在他的專欄上為他們起了個名字：「新種族」。不管他們叫什麼，「人間」雜誌在這個寒假裡，在街頭、速食店、舞廳門口對這樣的年輕人發出了二百份問卷。從文

化上看，他們全是在學學生，以高中生和專科生佔大多數，僅有少數為大學生及國中生。其中男生107人，女生93人，他們的年齡分佈圖如下，20歲以上（91人）和20歲以下（88人）約各佔一半。

### 豐足的零用錢

不出我們的想像，這正是一群正值青春年少，未脫離學校生活，當然沒有參與社會生產的城市青少年。

這些新種族經常聚集於台北市種種消費場所。他們一身上下的打扮，據一位受訪者說，價值竟有達3萬元者。要維持這樣昂貴的衣飾和消費，他們的經濟來源是什麼？

所以我們統計了他們每月的零用錢、來源及主要開銷：

統計上顯示，這些孩子們的每月平均「零用錢」在4000元之譜。在200個受調查者中，零花每月10000元者有5人，10000元以上的1人。不過，由於問卷上問法不夠明確，

有些受訪者把身上的零用錢和買衣服、服飾、鞋子、收錄音機……的時候伸手向家裡要的錢分開。因此填寫零用在1000元以下、1000到2000元之間，以及2000到3000元的人（總數84人），恐怕實際的花費還遠遠超過。每月平均4000元的零用錢，在社會上，已經遠遠高過一般中低收入的人如工人、農人、店員和家庭主婦所能支配的零用了，可以推定他們大都是台北市富裕的中產階級的孩子。

金錢的來源，壓倒性（72.5%）地來自家庭。再從零用錢使用的項目看來，買書只佔9.2%，除了少數外地生有房租的支出，絕大部份的零用都用在「吃喝玩樂」上（見表三）。關於「吃飯」和「速食」之間，有顯然的重疊。不過，受調查者的意思，吃飯意指著上課時特別是中飯的支出。「速食」除了有時有正餐的意義，卻兼有與同儕在美式速食店裡談天、約會、聚會的意義。

（表一）

每月零用錢	
1000以下	21
1000- 2000	33
2000- 3000	30
3000- 4000	23
4000- 5000	28
5000- 6000	8
6000- 7000	4
7000- 8000	3
8000- 9000	0
9000-10000	5
10000以上	3
要就拿	2
不一定	31

（多選）

經濟來源		
家庭	142	75.5%
打工	71	37.8%
其他	12	6.4%



表三  
（多選）

主 要 開 銷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電影		143	16.4
吃飯		143	16.4
錄音帶		122	14
唱片		39	4.5
跳舞		93	10.7
買書		80	9.2
速食		76	8.7
MTV		49	5.6
賭博及烟酒		42	4.8
房租		26	3.0
化妝品		15	1.7
其他		42	6.1

他們正等候其他10個夥伴到齊一同去消磨高中生寒假。

(多選)

打工目的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買自己想要東西	121	41.4%
取得社會經驗	75	25.7%
打發時間	32	11.0%
繳學費	27	9.2%
家計	20	6.2%
不為什麼	17	5.8%

表四

項目	是		否		抽煙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抽	73	15	72.2%	17.2%		
不抽	14	54	13.9%	62.0%		
偶而	14	18	13.9%	20.7%		

(多選)表五

項目	常抽		什麼煙	
	人	數	百分比	
國產	49	5	51%	13%
洋煙	47	32	49%	86%

表六

項目	是		否		喝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喝	44	14	43%	16%		
不喝	14	41	13%	47%		
偶而	43	32	42%	36%		

(多選)表七

項目	常喝		什麼酒	
	人	數	百分比	
國產	52	23	61%	50%
洋酒	33	23	38%	50%

### 「為了買自己想要的東西」

從打工的目的來看，只有27個人是為了自己繳學費，20個人為了補助家計。絕大多數人(121人)為了用打工的收入來購買自己想望的各種商品。這一代青少年，據說流行著「早日出社會做事」的想法，打工成了實現這想法的一個途徑。喜歡「出社會」，可能意味著對學校生活的索然，對成人社會的好奇，對於能每天接觸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感到興趣，也有人說打工可以早一點學到「待人處事」的經驗。但不論是為了「取得社會經驗」、「打發時間」……打工的收入，自然皆有利於「買自己所要的東西」。這說明「新種族」比歷史上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的青年，有遠為強大的消費慾望，從台灣大眾消費的形成看來，「新種族」的消費取向，說明了台灣「消費人」的預備軍已經形成，而且在現實上已經成為許多「青年商品」如服飾、速食……的巨大市場。

據問卷的統計，新種族最常去的休閒場所，以電影院、舞廳、速食店三者高居首位，「郊外」和「書店」排在最後。這固然說明了「新種族」的特殊習性：蝟集在逸樂性中高消費場所，可是也在某種意義上說明這個社會極度缺少青少年正當娛樂和社教場所。

究竟他們在物質上有著怎樣的追求和怎樣的慾望呢？在問卷中，我們提出了一項問題：「如果你有一筆足夠的錢，你最想買的是什麼？」林林總總的答案中，“車子”佔了極大的比例，（他們寫出了各種他們熟悉的名廠牌），其次居然是房子。

### 「幸福宗教」的少年信徒

過早地嚮往「汽車洋房」，令人吃驚。當然，所謂「車子」，包括了從各型機車到轎車。大眾消費社



會的「二子一機」（車子、房子、彩色電視機）崇拜，看來已經往下浸透到新種族青少年層了。這種早熟的「物質志向」，和下文所顯示的志向調查結果之一面偏向「多金」、「幸福」、「全球旅行」、「名位」……互相吻合。

問及新種族們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時，回答以健康、家庭和金錢居前三位，再次是自由（應該僅指謂不受師長父母拘束的「自由」）和事業，愛情居第6，國家民族居第8，學識、技能、學歷分別為最後三項。

這充份顯示了新種族的「幸福崇拜」。商品行銷所構造的「幸福宗教」，著重健康、青春、美貌、財富、愛情……這些玫瑰色的夢，透

過廣告片、電視節目和電影、市民和婦女通俗雜誌，不斷地擴大再生產。這個調查卻具體地證實了消費社會的意識型態，如何已經向消費城市的少年和青年的心靈滲透了。

為了究明新種族對人的評價標準，問卷詢問他們以什麼樣的準則看待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回答顯示他們明顯的把金錢、事業、家世、外貌等條件置於前，而把學識、技能、學歷、學業成績等置於最末。

而相較起來，學校教育裡所明言禁止，一再申明為有害的煙酒，他們又反而與之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結果說明不但男孩子抽煙（86.1%）喝酒（86%）的比例挺大，就連女孩子抽煙（32.9%）喝酒（48.

3%）的行為也日益增多，這對於洋煙洋酒開放後的市場，也極具吸引力。城市青少年煙酒消費的日常化、普遍化，勢將因洋煙酒具有強烈的流行、新潮、「拉風」（神氣）象徵而迅速擴大。

### 有自己私人房間的一代

在這個時期，年齡相近的同學、朋友以及流行的風潮顯然比師長及家人對他們有更大、更深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從下面兩個表中可見一端：

調查顯示，他們服飾和穿著訊息來源中，以服飾店為首，其次便是朋友。在問及他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物時，第一個是孫中山先生，其次則是中外影歌明星、「自己」以

容貌稚嫩的高中男生在「西門新宿」的舶來品櫥窗前精挑細選。新種族們對自己「脫俗的品味」相當自豪。

(多選)(表八)

你最常和誰在一起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同學、朋友	167	61.2%
異性朋友	55	20.1%
家人	44	16.1%
其他	7	2.6%

(多選)(表九)

和他們在一起時，感覺……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可交換同輩訊息	104	37.1%
互相瞭解	100	35.7%
有歸屬感	56	20.0%
其他	20	7.1%



中泰賓館Kiss Discoteque內，一個做中性打扮的高中生。

及朋友（他們寫出了一大堆自己崇拜的朋友的名字）。對孫中山的「崇拜」，其實來自長期政治教育的不經意的反應。理由是新種族的思想行動，幾乎沒有一樣不和孫中山的思想相反。對影歌星的崇拜，說明著新種族志向的貧乏和崇高的人生目標之喪失。

調查新種族的群族性時，壓倒性多數人不（喜歡）和家人在一起（表八）。理由是新種族聚集時，比他們與家人相聚時獲得更多的「訊息」「相互了解」和「歸屬」感。新種族的次文化，已使他們和家族產生了思想、價值和情感的隔閡。其實，這隔閡的本身，正宣告了「新種族」的誕生。

對於師長的態度，有壓倒性的比率表示「討厭」和「無所謂」（表十），顯示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鴻溝，和新種族對權威的反感，可能也表示他們比較喜歡不受管束，沒有紀律、責任的生活。

在200個受調查的新種族中，有179人擁有自己的房間（表十一）。表示目前尚無自己房間的21人中，全部表示渴望有一間自己的房間。

新種族家境富裕，有充份的空間。在自己配有鑰匙的房間長大，對於他們與家族其他人員的關係淡薄化，

表十

對老師或主管的態度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喜歡	61	29.9%
討厭	70	34.3%
無所謂	73	35.8%

表十一

有沒有自己房間		
	人數	百分比
有	179	89.5%
沒有	21	10.5%

表十二

看電視時間		
	人數	百分比
1小時以下	77	42.1%
1-2	55	30.1%
2-3	31	16.9%
3-4	9	4.9%
5小時以下	11	6.0%

家族中人際關係應對不良，成員間相互禮讓、妥協、體貼等精神的喪失，自我中心傾向的增強等這些新種族性格特性的形成，或有重要的影響。

新種族在家看電視時間之少，初初使我們詫異。詢問顯示，他們留在學校的時間，下課後娛樂、交遊時間佔去一天生活的大部份。回家後，再不用功也總得花時間做作業，也佔去晚上的時間（表十二）。

### 淺俗的文化品味

對於最喜歡的電視節目調查，美國的「天才老爹」深獲新種族的喜愛。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的溫馨、夫妻子女之愛、中產階級青少年的喜樂、煩惱及哀愁，對我們的新種族引起共鳴。其次的選擇是綜藝節目（如「連環泡」），再次以新聞性



節目與MTV居多。愛讀雜誌，男女雙方對通俗色情暴力的Yellow Journalism有很高的興趣。男孩子對中產階級溫情雜誌「讀者文摘」，以及「機車月刊」、「儂儂」有興趣。有些人填寫「天下」雜誌。根據直接的探問，這與新種族對「當經理、開公司賺大錢」的憧憬有關。女性受調查者對雜誌偏好的秩序是「儂儂」、「時報周刊」、「姊妹」、「黛」和「讀者文摘」。總的看來，新種族的雜誌選擇，顯示他們中產階級的、保守的、逸樂化和通俗的文化傾向。

他們對電影的選擇也顯示了同樣的性格（表十三）。他們心目中的偶像，以影歌明星為最多。其中以最近港星劉德華和周潤發居首。他們對音樂的偏好，西洋流行音樂佔

壓倒性多數（表十四）。

對於性的看法，有142人的多數顯示以男女之事為「平常」。他們對性沒有好奇心，至少說明在這個官能解放、色情氾濫的成人社會中，新種族或在觀念上，或在實際上不以性為神祕。這與40年代以前出生的一代，迥然不同。

### 對「外國」的看法

有極大部份的受調查者顯示對「出國」的嚮往（表十六）。問及出國的目的，以旅遊居首，求學居次，移民又次。不過所謂出國求學，有許多人出於「出國留學回來賺大錢」的奇異的邏輯，而不是真正為了進修或求知（參照「人間」本期「豪華·醉夢的夜車」）。

此外，在最大志願中也有不少位寫的是要「環遊世界」、「到外國

（多選）表十三

最喜歡的電影	
科幻	98
恐怖	76
國際影展	68
社會寫實	64
文藝	51
武打	38
倫理親情	35
其他	24
歷史	20

（多選）表十四

最喜歡的音樂	
西洋音樂	155
流行歌曲	56
校園	39
古典	35
爵士	14
其他	12

周末午夜，暴滿的Kiss狄斯可舞廳，一個不計較舞伴性別、或是有沒有舞伴的Lonely Heart Club(舞曲名)。(攝影■謝又青)

表十五  
對性的看法

美好的經驗	33
很平常的事	109
好奇	28
骯髒	8
其他	41

表十六  
想不想出國

	人數	百分比
想	178	89%
不想	20	11%

(2人未作答)

表十七  
對各國印象

	很好	還好	很差	不知道
美	29	144	23	10
日	31	107	56	2
歐洲	117	73	4	5
非洲	16	96	56	32
菲律賓	1	52	110	30
韓國	7	86	73	30

去旅歷」，但是他們究竟對所嚮往的外國有著多少的認識和理解呢？

我們調查了他們對美、日、韓、菲律賓、歐洲、非洲等的印象(表十七)。

對於美國表示好感的有173人。對日本抱有好評的有138人選。可以解釋為美國和日本商品、音樂、雜誌、流行、電視節目和電影對新種族的影響。對於歐洲的壓倒性好感則頗難解決。勉強可以看做他們對歐洲風格的流行的人云亦云的崇拜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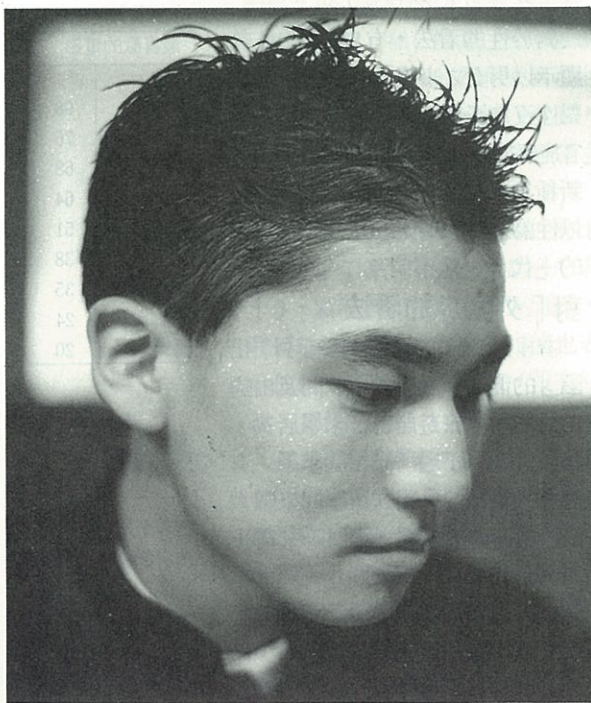
對非洲、亞洲表示「不知道」的人數增加很多。對這些地區表示出負面印象的人也增加。其中對日本的不良印象可能與家庭或歷史教育模糊的「反日」主義有關。對菲律賓特別的惡感，則可能與最近菲國動亂的新聞報導有關。總之，我們的新種族表現出親美日而輕貧困落後國家的情感。其實，整個台灣的成人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政治態度：保守與冷淡



一群10多人走在西門町，不時引來路人的注目。他們各自按照個性、外型 and 品味來塑造自我的形象。

台北市東區一家法國餐廳。他們跳舞前先在這兒集合好，交換裝扮心得意見，介紹新夥伴。(攝影■謝又青)



在政治態度的調查上，對台灣與大陸關係的看法，有200人中有66個人表示「與我無關」的傾向(表十八)。主張「統一」的一半被調查者，可以解釋為來自教育和政治口號的自然反應。但主張「獨立」的24人中，經進一步詢問，皆不是所謂的「台獨」的那種「獨立」，具體內容有「保持現狀」、「防止共匪來」和事實上覺得「大陸不是我國」等。這當然是受到台灣長年來反共、抗共教育的影響而來，但整體看來，可以看到新種族在政治上的保守性格。

對於政黨政治的看法(表十九)，態度「事不關己」的有56人。偏好「多黨」執政的人數出人意外之多(91人)。進一步的探問，和新種族崇尚「不要人管太嚴」、「自由

自在」等生活態度有關，而極少與議會多黨政治理念有關。

立委趙少康在新種族心目中被列入「最有吸引力的人」榜上之首，其次依序為蔣經國、宋楚瑜、王永慶和李登輝。這張榜如果與電視出現頻度和Camera Tace有關，則蔣經國總統之排名第二，反而表現了新種族對他的單純的忠誠。王永慶的吸引力，恐怕是因為他是大資本家的緣故。此外，蔣經國在調查中被列為他們心目中「台灣最有權力的人」榜總中的榜首。王永慶居次。再次依序為李登輝、趙少康和蘇南成。最後二位被列入「最有權力」榜，可以說是由於電視所造成的印象而來。

享樂主義的人生觀

問及新種族畢生最大的願望，女

孩多半強調「金錢」、「一個幸福的家庭」、「快樂」和「幸福」等。有幾個女孩乾脆就直截地寫「快樂多金」一類的句子。男孩的志願也差不多，不過比女孩多了「成名」和「有權」。具體上，很多男孩表示他們希望：

「有錢、有勢、有美人」，「買一部勞斯萊斯」，「當董事長」，「升官，掛幾顆星」，「名、利」，「生活富足，要什麼有什麼」，「吃喝嫖賭無慮」，「玩玩玩……」，他們的人生觀是充滿舒適、享樂的。但他們似乎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如何努力以達到這些目標，設定一條努力的道路，頂多懵懂空泛地提到要有「大事業」，「可靠的事業」。在200個受調查的新種族中，只有一個女孩說要當「女法官」。傳統

對台灣與中共前途看法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統一	100	52.6%
獨立	24	12.6%
聽其自然	49	25.8%
無關	17	8.9%

政黨執政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國民黨	47	24.2%
多黨	91	46.9%
都可以	41	21.2%
與我無關	15	7.8%

表二十

對大人世界的看法	
不瞭解年輕人	61
虛偽卑鄙	60
可敬	41
對年青人粗暴壓制	20
易溝通	20
很瞭解年青人	3

的青年之夢——當政治家、律師、畫家、音樂家、文學家、科學家、學者……已經早已被現代享樂主義社會所風化而消失。他們已成為新的種屬，彷彿可以脫離歷史，脫離時事，單純的在物質生活中浮游著。

### 對成人典範社會的憎惡

最後，我們在問卷裡問到了他們對大人世界的看法，也請他們寫下他們最想對大人世界所說的話：

新種族對成人典範世界的看法，相當負面。認為大人的世界「不了解年輕人」、「虛偽卑鄙」、「粗暴壓制」的人佔200人中的141。在這個社會中，成人和老人在傳統社會中對青年的教師、典範、權威、信仰和學習對象……這些地位和角色，已經崩潰。這與大眾消費社會

中成人的物質化、享樂化、理想喪失應有密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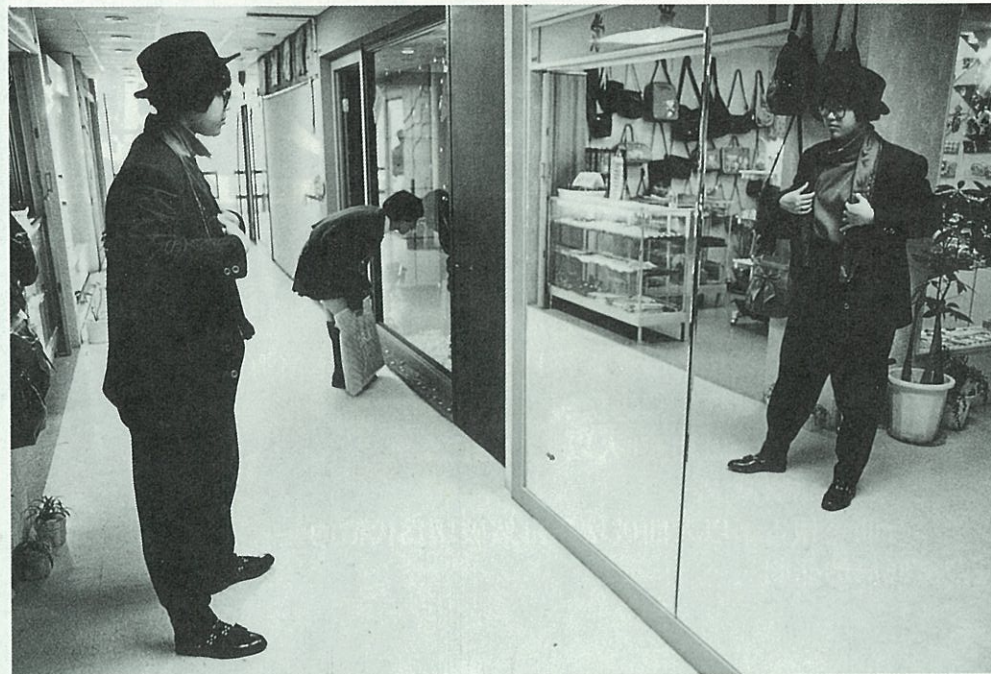
新種族最想對大人世界說的話：「現在的世界已不再是你們的世界了！」

「接受我們已經長大的事實！」  
「找回你們的赤子之心吧！」  
「我有話要說！」

### 「無聊」與「空虛」

蝸集在台北西門町和東區的台灣中產階級青少年，當然不能代表一切台灣的青少年，也當然更不能代表今後一世代中國的青年。但是，隨著台灣經濟的富裕化，即使這個粗略的問卷調查，已經證實一個全新的人種已經登場，並且將隨著台灣社會的富足化而不斷擴大再生產。他們過早地崇拜金錢、物質和商品，

「新宿」的舶來品每款只有一件，以突出購買者的個性。「數量多了就成了滿街跑的制服，沒意思。」一個新種族說。



西門新宿名店街裡，有許多這種巨大的鏡子牆，可以讓新種族對鏡研究舞姿和裝扮。對自己外子兒衣飾的自戀，是新種族的一個特點。

過早地喪失高遠壯大的理想和志向，過早地成為虛構的「幸福宗教」的盲信者，過早地讓庸俗的行銷主義文明和消費意識型態所浸蝕，過早地表現出對政治的保守、冷漠心態，過早地表現出對自己國家、民族的疏離與淡漠。

然而，這一世代新種族，在豐裕的物質環境中，並沒有一份無知的快樂。在問及「經常煩惱的感覺」時，最多的人感到「無聊」，其次依序是「空虛」和「寂寞」、「孤單」……和「麻木」！如果不是危言聳聽，這似乎在預警著這一代新種族青少年深刻的精神危機。日本青少年廣泛的自殺浪潮，恐怕足以為嚴肅的前車之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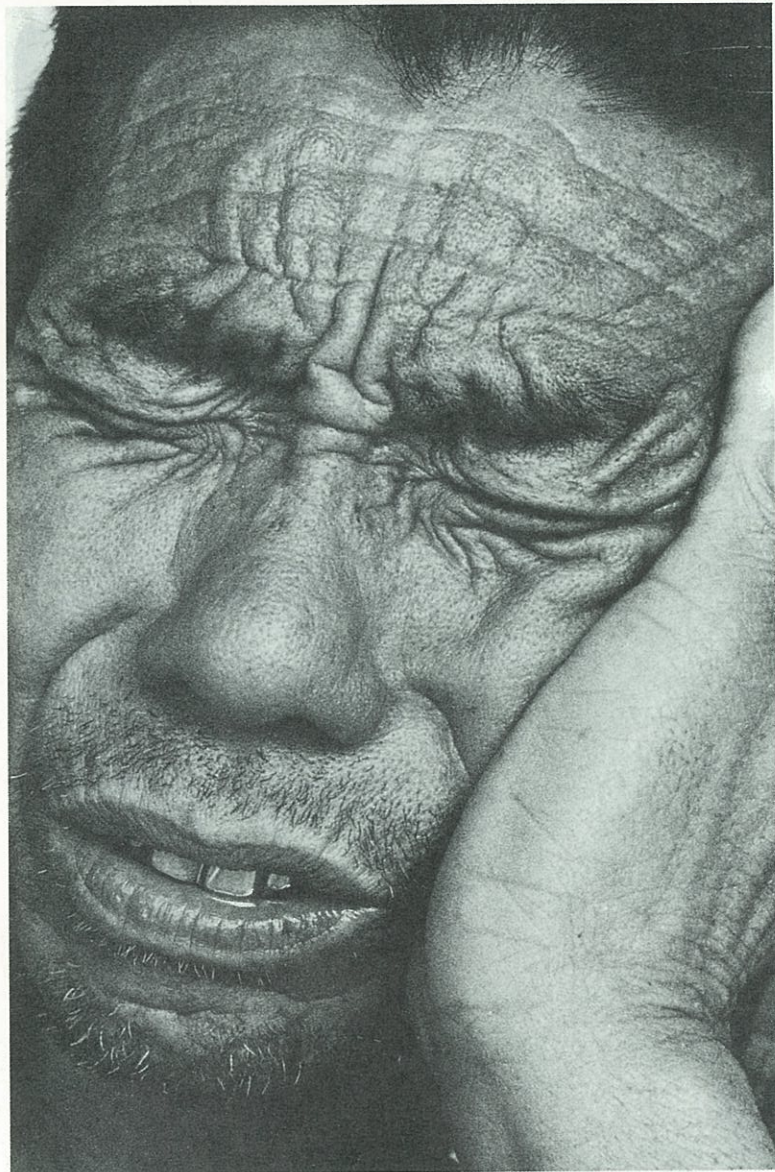
比起中國20、30、40年代的青年和少年，台灣中產階級的青少年已成了異種。如果我們對40年來經濟成長、愚民教育、思想箝制、唯開發主義和GNP崇拜……不及早加以反省和批評，我們擔心一世代青少年的集體性的精神與心靈的頹廢，將是對愚昧和腐敗的成人社會最殘酷的復仇和報應。

# 日本公害之鄉：四日市

1960年代，由於發現了石油，日本四日市迅速興建了  
6座巨大的煉油廠，亞硫酸氣和硫酸烟霧終日瀰漫在這個日本濱海的漁村  
引起肺氣腫、支氣管炎和支氣管氣喘等疾病  
迄今造成2000人以上的公害病患和320人以上的死亡案例  
沿海微生物死絕，漁獲急劇減少……  
樋口健二以7年時間，報告了以人間破壞和自然破壞為代價的  
日本高成長經濟底層的悲劇……

攝影 / 撰文 ■ 樋口健二  
譯寫 ■ 劉慶一

向夜空吐放的亞硫酸氣、硫酸霧，  
變成一大片毒氣，籠罩著整個四日市。



亞硫酸氣體慢慢地侵犯人體，引起支氣管氣喘、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公害疾患。後來，這些

疾病在四日市由政府認定為公害病，施予免費醫療，但却不進一步保障患者因病失業的生活。

在港邊櫛比屹立，  
歌頌著科學的工廠，  
是建設和平日本的，  
希望的光芒！  
鹽濱！鹽濱國小！  
我們要建設  
日本的明天！  
……

這是1972年以前，一直是日本公害嚴重地區鹽濱的鹽濱國小校歌。當時，全校學童中已經發現的56個公害認定病患學生，一邊因氣喘而咻咻地喘氣，一邊跟著大夥兒每天早上唱著這首校歌。

沒有比這個更具象徵性地表現出日本對科學和工業的盲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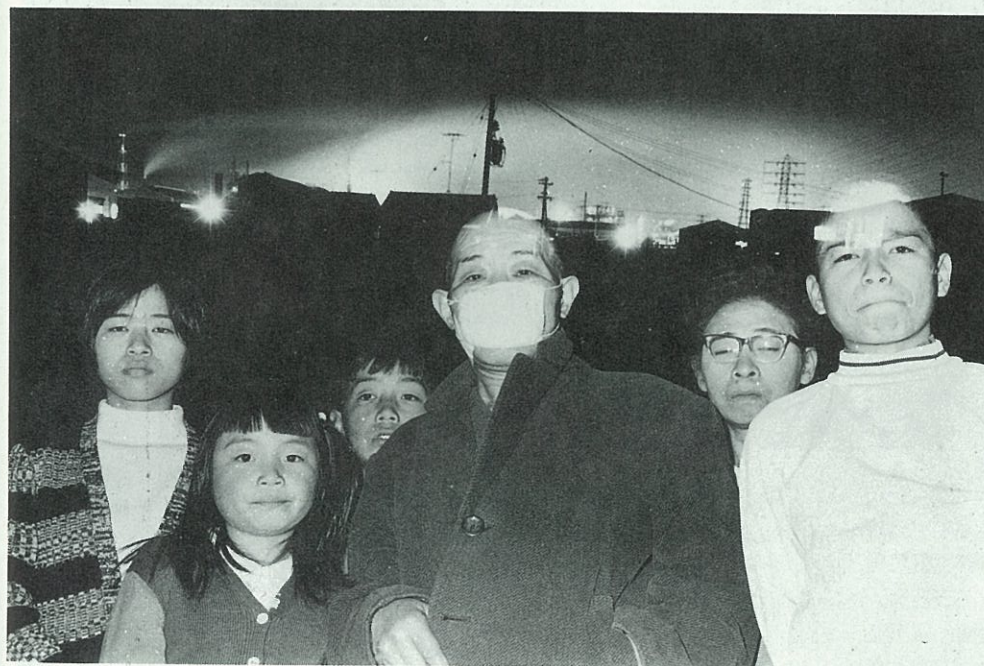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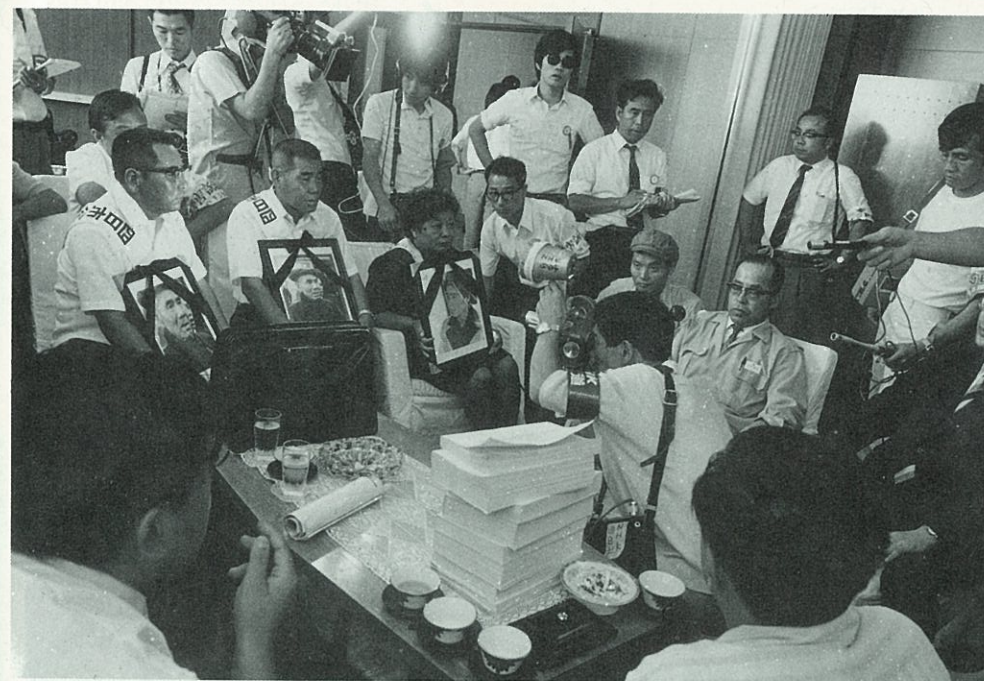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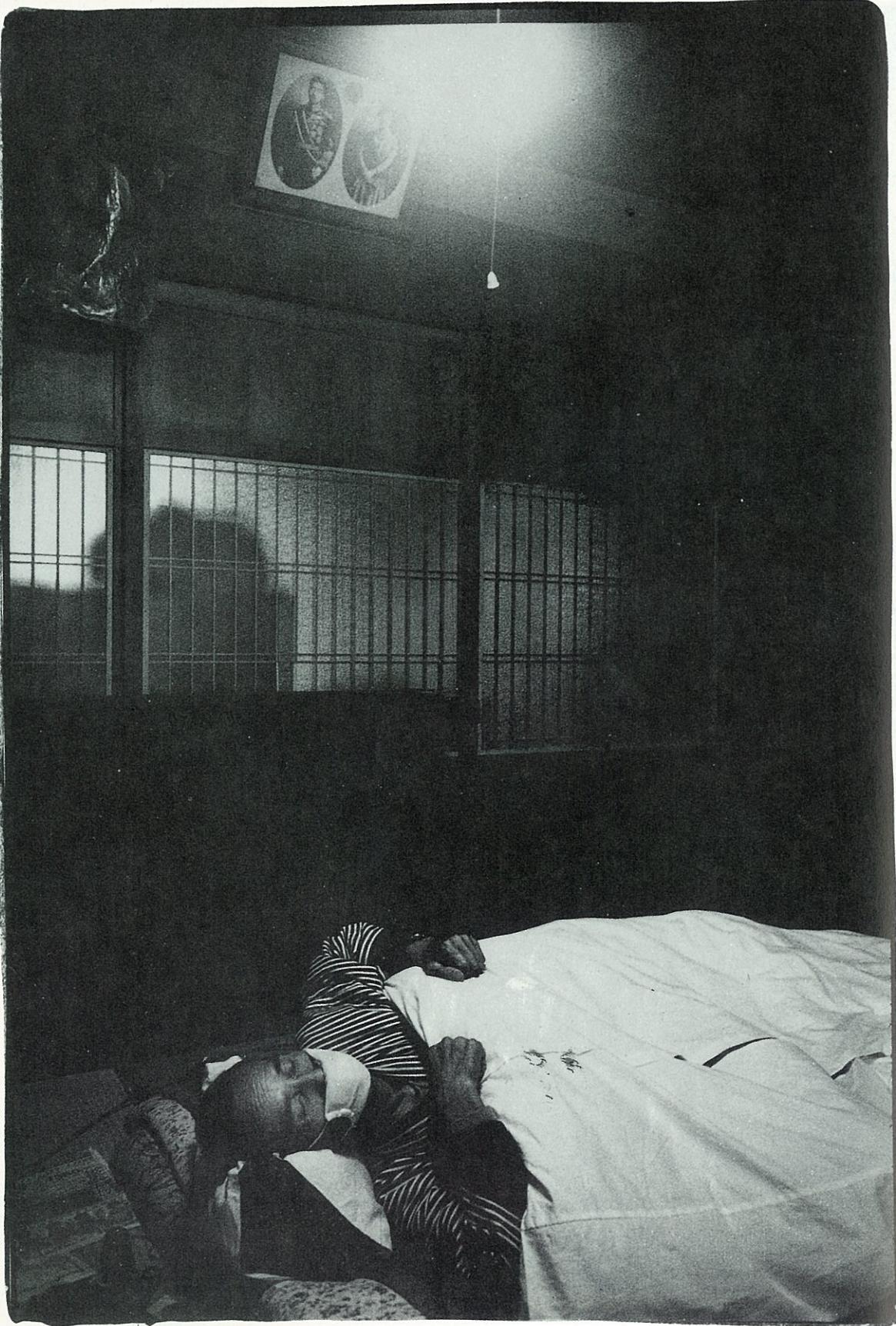
自從日本的四日市這個地方發現了「燒火的水——石油」之後，整個四日市成了一個大型的煉油廠了。這個大煉油廠為日本鋪下了耀眼欲盲的高度經濟成長的大道，卻使四日市的居民，落入極為悲慘的深淵。

從煉油廠的煙囪吐出來的廢氣，有亞硫氣、硫酸霧等劇毒性煙霧，在廣泛的市民中引起肺氣腫、支氣管炎、慢性支氣管炎和氣喘等呼吸道疾患，甚至在醫學上也出現了「四日市氣喘」這個病名，指稱工業公害引起的呼吸道炎症。

終日為公害煙霧(smog)所籠罩的四日市，早已不是人所適居之地。四日市有一個國小一年級和中學一年級生因公害病死亡的案例，象徵著日本陰暗的未來。







醫院以公害病人人滿為患。排不到入院的病人只好躺在家裡療養了。

木匠伊高甚之，因慢性支氣管炎而臥病10年，靠救助金來維持一家6口的生活。在四日市，這樣的「公害家庭」真是所在多有。

1974年7月24日，四日市公害訴訟全面勝訴，在日本四大公害裁判史上寫下了劃時代的一頁。等不及目睹勝訴的公害致死原告，以造像迎接勝訴的朗報。悲夫！

四日市一個青年銅像，在亞硫酸的煙霧中，被腐蝕得面目全非了。



四日市公害終於發展成巨大的社會問題。有9位身體飽受殘害的病人出面控告煉油廠，經過1966年到1972年長達6年的纏訟，終於勝訴。但是這訴訟的勝利，卻以64人的死者和876人的公害患者這麼重大犧牲換來的。嗣後，日本政府才開始實施指定「公害防止地區」，有計劃地處理公害嚴重地區的空气和水汙染問題，但是這並不能根除公害問題，毋寧只是使公害問題悄悄地更深刻化罷了。

到了今天，統計已經顯示，四日市公害已經造成2000人以上的公害疾患病人和高達320個公害死亡案例。越來越多的人民在悲痛地呼喊：「真想念十九年前那一片晴空！」

這些作品是我從1966年開始持續拍了七、八年的結果。我深深地感受到日本誇耀全字的「高成長」，是建築在類似四日市公害這樣的犧牲上。我的父親一代，習慣於聽從「為國犧牲」的口號而走上侵略戰爭。可是今天，日本人同樣在「為國、為工業發展而犧牲」的愚惡的口號下，付出了慘重的犧牲。支配者的欺騙，竟不惜以貴重的日本人民的生命和自然為對象！

1969年，每日新聞和朝日新聞非常熱心地選上了我自1966年到1968年報導四日市公害的照片，在大阪東寶畫廊展出。1969年11月，我在朝日「Camera」雜誌刊出四日市作品，後來也在「世界」月刊和「Photo Art」等雜誌刊出。但嗣後，在歌頌高成長的日本，我這些控訴企業罪案的照片，一直得不到重視和展出的機會。

只有在公害現場生活的人，才知道公害的苛惡。我到今天還記得，當我穿梭在公害患者住家和醫院後，在夜色中回到我住的地方，看見那巨大的煉油廠燈火通明，心中忿恨，真想用炸彈把它炸個粉碎。



回想起來，我必需特別感謝一個令我難忘的藤田先生。是他的慨然相助，使我得以在四日市因為飽嘗大媒體、電視記者傲慢、殘酷騷擾而對記者痛恨無已的市民中，順利展開工作。他們不斷教育我：在當一個報導攝影家之前，必需先做一個人。這個教育，使我畢生不忘。而藤田卻在70歲那一年，因公害病飲恨而亡，未不及看見他奮鬥數年的公害訴訟的勝利。於今思之，猶不能不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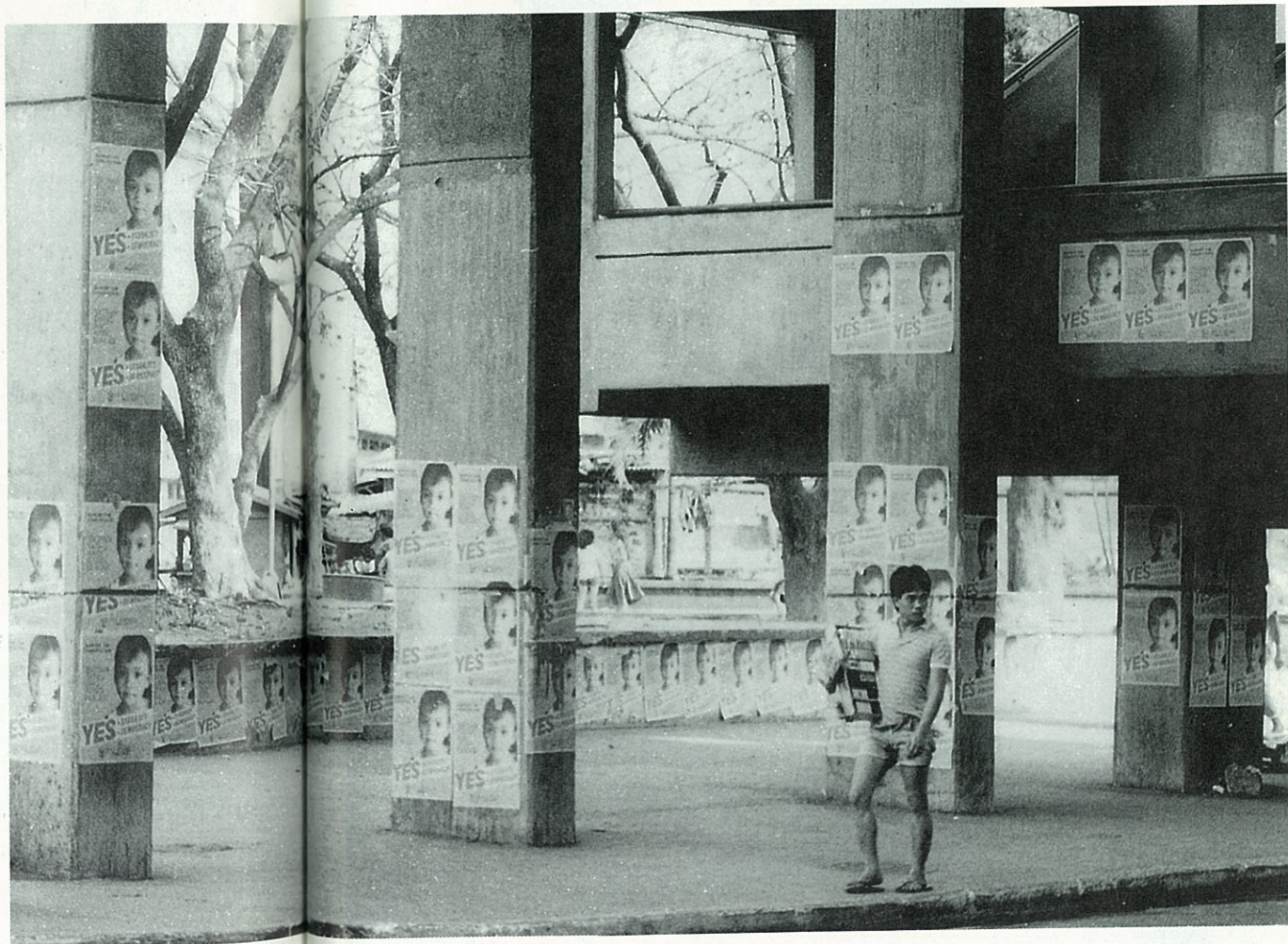
以公害六企業為對手的訴訟雖以勝訴終場，但過去的晴空不再，蔚藍乾淨的大海已成一片惡水。尤其320的人

以上的公害致死案例，代價尤為慘痛。這是四日市郊外的公害亡靈慰靈塔，兀自寂寞地站立在荒蕪之中。

# 爲了這一天，在馬尼拉……

## 菲律賓憲法草案 公民投票 本刊在馬尼拉的 現地報告

爲了2月2日這一天  
馬尼拉的街頭四處張貼著「Yes」的海報  
街角零星地出現了幾個「No」字；  
爲了這一天，馬可仕、伊美黛，爲他們的保鏢  
添購嶄新的軍服，準備回返菲律賓；  
爲了這一天，新人民軍和政府軍  
達成了二個月的停戰協議；  
爲了這一天，世界各地的新聞單位  
電視公司、通訊社記者將雲集馬尼拉；  
因爲這一天，菲律賓人民將以選票決定  
一個已經四十歲的國家  
是否能擁有一部成文憲法……



全民投票前的  
菲律賓，到處  
都是「Yes」的  
海報。

攝影 / 撰文 ■ 王菲林



2月2日對柯拉蓉總統的政府來講，  
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為了這一天，菲律賓舉行了一個

新憲法草案的全民表決投票。一個  
已經四十歲的國家，到現在還沒有一部成文憲法，可以想見全民表決的意義在那裡了，面對這個新憲法

草案，每一個投票人祇能有一個態度，不是Yes（贊成），就是NO（不贊成）。

為了這一天，柯拉蓉政府頒下了全國的禁酒令。從二月一日起全菲律賓的商店不准售賣酒精飲料三天。違反者沒收全部的酒類，還要重罰。  
誰貼了「Yes」，誰貼了「NO」？

為了這一天，柯拉蓉政府發動了龐大的、組織的宣傳戰。所有掌握在保守派和部份自由派手中的傳播媒體，如電視台、廣播台、報紙、雜誌，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宣傳攻勢，希望菲律賓人民支持新憲法草案。在馬尼拉的街上、車上，舉目所見都是「Yes」這個斗大的字的海報。偶爾，我們看得到零星的幾個「NO」字。而「NO」是那裡來的呢？沒有人能確定「NO」的海報是誰貼的，但是絕對不是菲律賓的文官系統貼的。

為了這一天，菲律賓政府和新人民軍達成了二個月的停戰協定。但是，這兩個月中衝突和對抗時起。

為了這一天，來自世界各地主要的新聞單位的電視公司和通訊社記者雲集馬尼拉。日本NHK、美國三大電視網均以趨近於同步的方式做投票實況的現場報導。在投票所中，我們看到日本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

為了這一天，菲律賓大學（簡稱UP）校園內連續二個月不停的有各種大、小型的政治討論舉行。這些討論差不多都集中在這次新憲法草案上面，在校園的海報上，我們看到的討論會標題有：「用批判的觀點看Yes。」、「為什麼要支持新憲法草案？」、「菲律賓在前進，還是在走回頭路？」、「回到了馬可仕時代？」

為了這一天，菲律賓的憲法草案起草團體，動員了大批的學者、教



授、政府官員，在電視上做接力式的宣導，甚至於有意地安排了幾位自由派學者做辯論（或調套招亦可），並且一再重播。在畫面上，有一位法學學者表現得十分熱情，他告訴觀眾：「這是目前我們在菲律賓所能得到最好的一個憲法，你們可以放心。」

一百披索買一個Yes

為了這一天，所有公家機構一律放假一天以便投票。所有參加選舉工作的事務人員，則於次日補假一天。因此，不滿十八歲的中、小學生等於放了兩天投票假。原因是他們的老師幾乎大部份都是選舉事務人員。

為了這一天，據馬尼拉的新聞報導，許多高齡人瑞都精神充沛地出現在投票現場。

為了這一天，柯拉蓉總統幾乎天天都在電視機和收音機上向全菲律賓人民談話。她永遠著鵝黃色的服裝，聽說她每次穿的衣服都不一樣，

驚悚俱樂部在投票前一天，選出了 Miss Yes，投票者以外籍嫖客為主。在吧台喝酒的客人，只要對舞台上的半裸女郎滿意，立刻可以200~300披索成交。折合台幣僅在400到600之間。

街角一景。除了「NO」的海報外，還有其它不同來源的政治海報。





馬尼拉一所小學投票現場的情形。

因為馬尼拉市的服裝店以能夠贈衣服給「柯莉」(柯拉蓉的小名)穿為莫大的光榮，所以，就算她天天穿新衣服，也穿不完她所有的衣服。

為了這一天，伊美黛·馬可仕在檀香山購買了價值兩千元的軍服給她的幾位保鏢穿，她以及她的丈夫希望能在這一天回到菲律賓。當然，他們回來的目的不是祇是為了投一個票而已。當ABC電視公司在訪問馬可仕時，馬可仕表示了他對這次投票的看法：「艾奎諾夫人唯一的贏法就是做票，但是我相信人民不會讓她得逞。聽說，她以一百披索的代價買一個Yes。」

為了這一天，設立在美國波士頓的艾奎諾紀念基金會(BSAMF)主席Steve Agular博士表示：美菲兩國關係深厚，雖然目前艾奎諾政府的處境有不少困難，但是他確信美國政府對菲律賓的支持是永不會改變的。類似Steve Agular先生這樣的新聞，幾乎天天都可以在報紙上看到。

為了這一天，一位菲律賓專欄作家兼意見領袖Jose L. Guevara在報上寫著：「我投贊成票。這個憲法不夠完備，但是我們可以繼續使它完備，或者是再拋棄它。我投贊成票，不是因為我喜歡它，而是我必

需面對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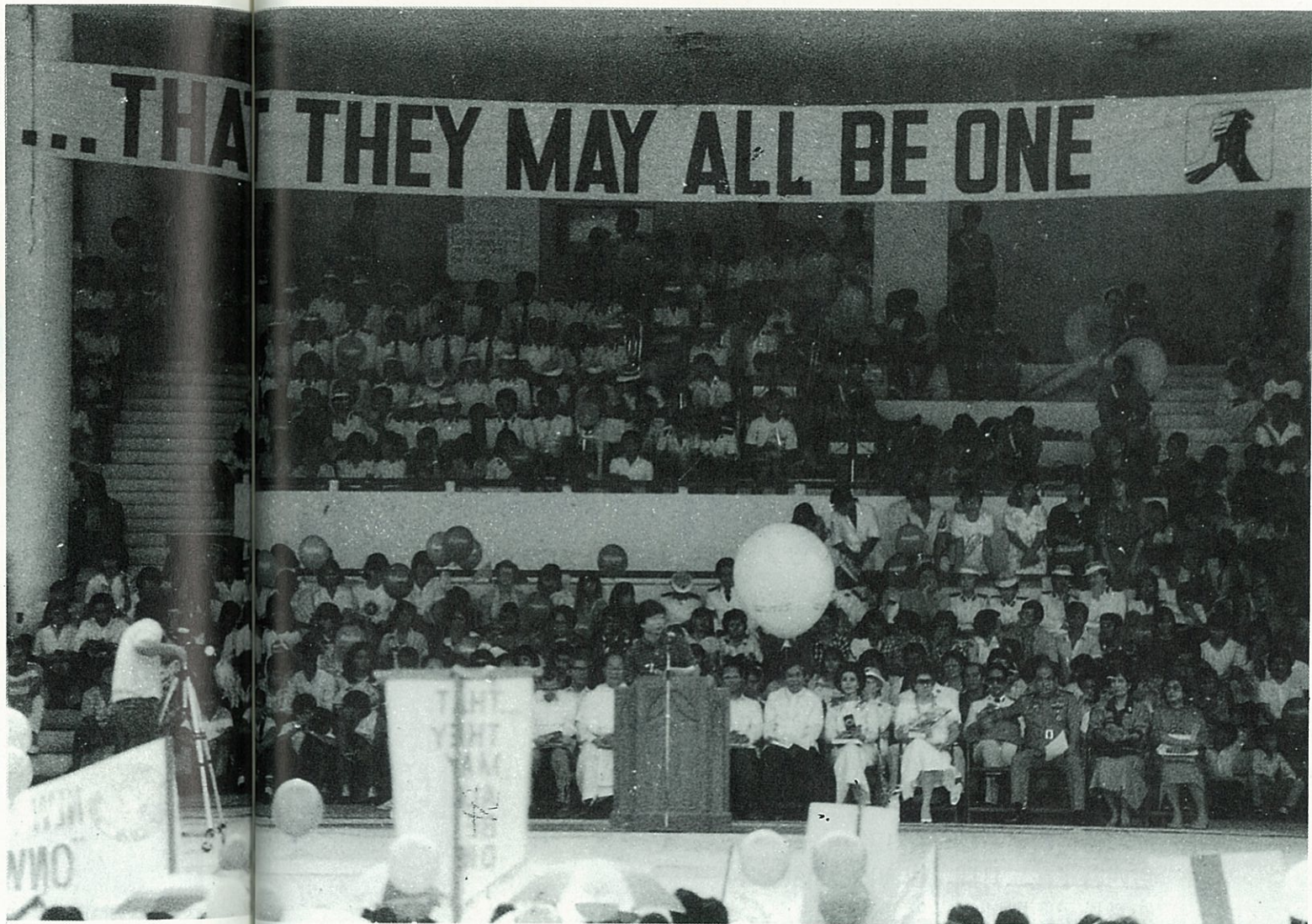
為了這一天，馬尼拉著名的色情行業區Ermita的一家叫Thriller的俱樂部的七十多位招待小姐，在經過一個月的角逐後，其中的一位女招待被選為Miss Yes。所謂角逐，乃是招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恩客」次數多少的意思。

### That they may all be one ?

為了這一天，約一百名新人民軍和菲律賓政府軍在民答納峨的一處投票所相互開火。據馬尼拉方面的報導，五名新人民軍和三名政府軍死亡。

為了這一天，菲律賓軍事強人羅慕斯(Gen. Fidel Ramos)批評艾奎諾總統對軍人不公平的投票安排。因為艾奎諾總統規定任何選民都必需在住處登記地投票，因此數以萬計的軍人因為駐地調動的關係無法在投票當日返回原戶籍地投票。羅慕斯表示：「在馬可仕時代，軍人可以直接在軍事駐地的投票所投票。這件事，現在看來似無不妥。」

為了這一天，菲律賓的財政部長王彬(Jaime Ongpin)完成了一個溝通方案，這個方案是針對菲律賓的270億美元外債在未來的幾年裡如何不致於過度影響到菲律賓的



經濟復甦而設計的。這個方案的對象則為由十二家銀行所組成的顧問團(12-Bank Advisory Committee)。王彬在過去的幾個月中，為了馬可仕政府留下來的債務曾數度與各銀行溝通。然而，在「欠錢的手短」的情況下；王彬總是矮人一截地處於不利的談判立場。如今，他認為憲法草案在通過全民投票之後，他的工作或許會有轉機。結果，在2月2日投票後兩天，王彬果然和十二銀行顧問團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次會議對菲律賓今後幾年的經濟發展有極大的關係。

為了這一天，有許多專門在夜間

活動，他們祇找目標醒目的位置，把「NO」這個字用油漆寫上去，或貼上去。一位菲律賓的年輕導遊告訴我：「在馬尼拉，晚上貼的是『NO』，白天的是『Yes』。」

為了這一天，各宗教團體紛紛表示政治態度，希望教派之下的信徒能站在教派的立場去投票。馬尼拉最大的一個公園Rizal Park在選舉前一天下午，有上萬名的天主教徒先遊行過幾條街，再集合在公園祈禱、唱詩。他們聚會的主題是「……that they may all be one」。主題裡的那幾個「……」標點符號，大有盡在不言中之味。

投票前夕，在Rizal Park有上萬的天主教徒集會，他們的主題是「……that they may all be one」。

# 四君子： 先辦周刊， 後辦報紙！

周天瑞是新聞編採的年輕幹將；  
司馬文武有高度新聞理想，熟悉黨外事務；  
南方朔近年來在文化和思想分野上  
有一定的發展和開創；  
胡鴻仁長於搞組織，抓工作…  
這四君子在二月間，以海內外36位知名  
知識份子顧問陣容，  
向報禁解放前夕的台灣報界宣告：  
先辦周刊，後辦報紙！  
請聽他們暢論自由報業的理想…

攝影■蔡明德  
撰文■陳仰浩



台灣少壯  
界的4校  
(左起)胡  
、周天瑞  
方朔、司  
武，終於  
在一起，  
「要為自  
業做先鋒  
一步辦週  
第二步辦  
！」



爲了逐一解決新雜誌的千頭萬緒，他們四人幾乎每天都有不定時的會議。

### 結合

周天瑞、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4枝新聞界的名筆，終於聯手寫下了一個驚嘆號。

他們結合在一起，聲言「要爲自由報業做先鋒，第一步辦週刊，第二步辦報紙。」

這個令人注目的結合，在去年底先被新聞圈子和政論界人士當做珍貴消息傳告，每個口耳相接處，盡是一陣訝異聲。2月9日，他們終究聯名在自立晚報上刊登了一則廣告，

向社會宣告他們的志業，兼而邀請有志之士加盟。至此，這4人結幫闖入台灣新聞江湖的消息遂成爲震人心弦的大新聞。許多人問：「怎麼會有這麼搭配的結合？」

「我們4個人都對新聞事業抱著相同的狂熱。」他們說，「以及相同的苦悶。」

由於相同的狂熱，他們4個人在年輕時代都先後進入新聞界；都曾投身中國時報；都曾獨當過一面；也都有過傑出的表現。

由於相似的苦悶，他們4個人因不

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時間，先後離開了中國時報。嗣後，司馬文武投入了黨外雜誌，和康寧祥合夥辦「八十年代」、「亞洲人」和「暖流」，8年來，他成了島內外代表性的黨外刊物編輯人，廣受注目。周天瑞離開時報後，在美國幹起保險經紀人的工作，而頗爲成功。告別時報後的南方朔在黨外刊物上撰文立說，贏得「民間學者」的美名，文名頗爲海內外所知。胡鴻仁則人在時報担起這份新雜誌的主要籌辦工作，及醞釀成熟之後辭離了時報。

現在，他們匯合在「新新聞」週刊的旗下，爲他們對新聞事業的共同狂熱，建立了一個著力點。匯合的欣喜，暫時祛除了沉留在他們心底的共同苦悶。

### 原鄉

他們尋尋覓覓，終於找到了他們的共同「原鄉」。

南方朔引用鍾理和小說中的一句話，來描繪周天瑞無法忘情於新聞工作的心懷：「原鄉人奔騰的鮮血，不回到原鄉，是不會平靜的。」可這何嘗又不是他們4個人共同的心情的寫照？

司馬文武是這個結合的首義者。他先說服胡鴻仁：「出來做一點事」，再把南方朔納進來，然後3個人輪番打越洋電話，催促周天瑞返回新聞工作的「原鄉」。周天瑞聽到這個訊息後，血脈賁張，興奮到極點。但是他有些牽掛，他在美國的事業已是卓然有成，「就此放棄，是否太可惜？」他想。

事業的成就和豐裕的收入，畢竟填補不了新聞人失去戰場後虛空的心靈。幾經思量與掙扎，周天瑞決心擱下美國的保險經紀人工作，回到新聞的「原鄉」。總公司老闆對他的抉擇大惑不解，親身到周天瑞自用的辦公室，進行「義正辭嚴」的勸說。



南方朔用鍾理和名句「原鄉人奔騰的鮮血，不回到原鄉，是不會平靜的」。來比況周天瑞對新聞事業的執念。2月15日那天，周天瑞終於先帶著小女兒周家菊，從美國回到台灣新聞工作的「原鄉」。(攝影：楊人凱)

老闆告訴他：他投入保險業不久，就有這麼豐碩的成績，未來的發展，無可限量。如果繼續做下去，他和家人、子女可以終身享受無所不包的保險權益。「你的家人將因而對你感激終生，你何忍把它放棄？你說你的國家是在朝自由、開放的方向發展；你說新聞事業將有開闊的發展空間；但是，誰能擔保未來不會有變化？」洋老闆說，「你要放棄的是已經確定的現在，但你要追求的，卻是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何況，『你的美國』給你太多，是你欠她；而『你的中國』沒有給你機會，是她欠你，何苦一定要回去呢？」洋老闆繼續說，他真不懂新聞事業有什麼神聖性可言。「以你為例，成就如此傑出，沒有報紙會報導你，但如果你殺掉你的妻子，每一家報紙都會大幅報導。這根本就不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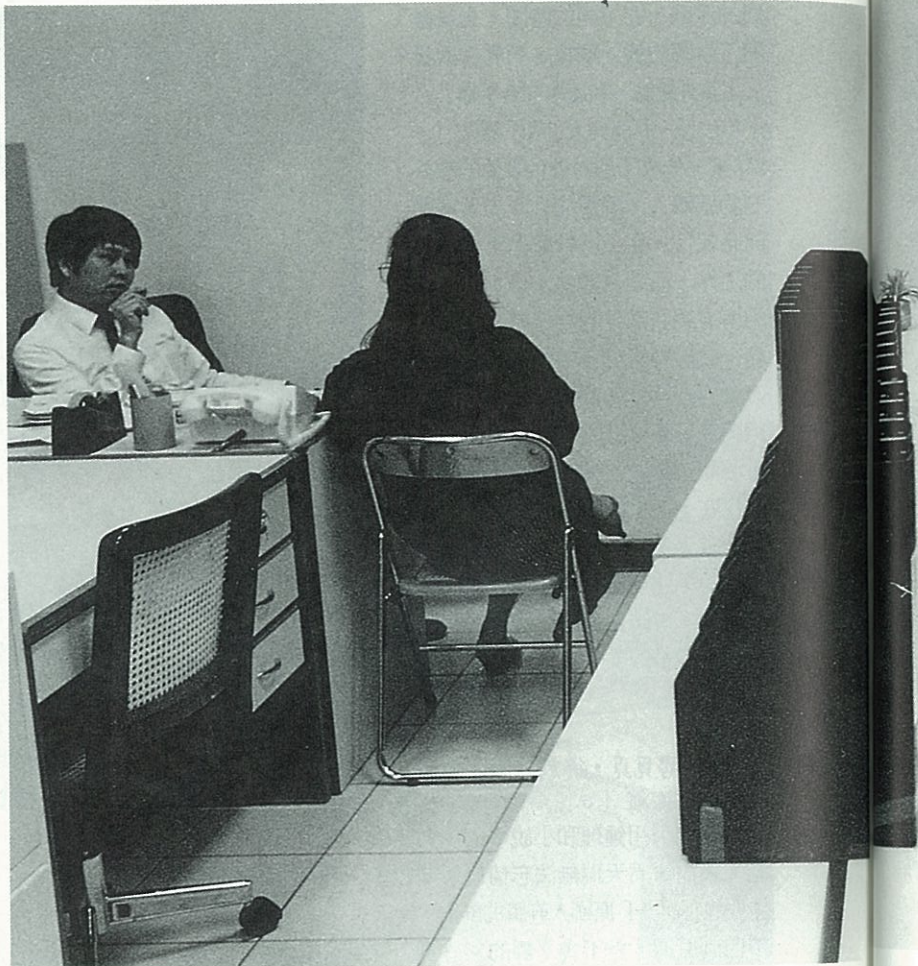
老闆的話句句凌厲，但卻阻止不

了周天瑞奔回去「原鄉」的腳步。他感到回台灣和3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結合起來辦雜誌、辦報紙，是大家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錯過這個機會，將是無可補救的遺憾。」周天瑞想。所以，他帶著回歸正途的熱望，以及海外許多人士的期待，毅然回來了。他相信：「如果我們4個人合作，沒有理由做不出一點名堂吧……」

### 動向

這也正是胡鴻仁毅然辭離中國時報，投入新據點的基本動力。他說，「我們4個人很難湊在一起，錯失這個機會，以後就沒有了。」

去年9月，他從時報採訪主任職位上下來，對自己今後安身立命的出處，有過一番比較仔細的思考。儘管報社當局對他仍然器重，並有再予重用之議，但他老想著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創屬於自己的空間，貫



徵自己的理念，總是較有意義也較具有開展性。他覺得，尤其是1986年以後台灣社會將可預見一連串的變化與發展，各個領域看來都朝著自由開放的趨向發展，新聞事業亦理應同步脈動吧。「新的社會發展階段，要有新的推動力量。我的抉擇，是站在社會新動向上作思考的結果。」胡鴻仁說。

胡鴻仁回憶說，從事新聞工作5年半來，感到最充實、最愉快的一段時光，便是在美洲中國時報工作的兩年。先是周天瑞當採訪主任，他做記者；後來是周當總編輯，他做採訪主任；兩人合作無間，成為絕佳拍檔。這次他初步決定投入新雜誌後，打電話徵求周天瑞共襄盛舉。周天瑞在電話中說：「你沒問題，

我就沒問題。」放下電話，他心中僅存的一絲猶豫也隨著卸除了。

### 原點

司馬文武當年也是因周天瑞賞識拉拔，而有過一段美好的共同經驗。民國61和62年間，周天瑞在立法院採訪新聞，當時司馬文武的工作是為立法院編纂作新聞稿記錄。周天瑞和他雖不熟識，「但我憑直覺和靈感，我覺得司馬是個人才，所以找他到時報。」周天瑞說。

司馬在時報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應邀到美國訪問。當時恰逢「台灣政論」雜誌被停刊，一群留學生到駐美大使館前示威抗議，司馬基於新聞記者關注新聞事件的態度，到現場觀看，不料政府駐外人員打

回來的報告，卻誣指他「參加台獨示威活動」。為此，報社主管找周天瑞問個究竟。周天瑞直截地說：「江春男（司馬文武的本名），是個道地的新聞工作者。他絕不是想搞政治運動的人，不會幫人家搖旗、吶喊。」周天瑞對司馬的這個判斷和信心，準確掌握了司馬文武的志趣和個性，經歷10餘年來，畸型政治與新聞環境的考驗，愈益證明周天瑞對司馬的認識是對的。司馬說：「事實上，我一貫對政治活動充滿疏離感。」他在報社工作期間，深切體會到：在新聞界能夠真正發揮政治與社會監督力量之前，社會上需要先培養一股健全的政治制衡力量。「否則，在權力對報紙的支配如此苛密的條件下，要求報紙扮演



擱下了在美國收入豐裕的保險經紀人工作，重新回到新聞工作崗位的周天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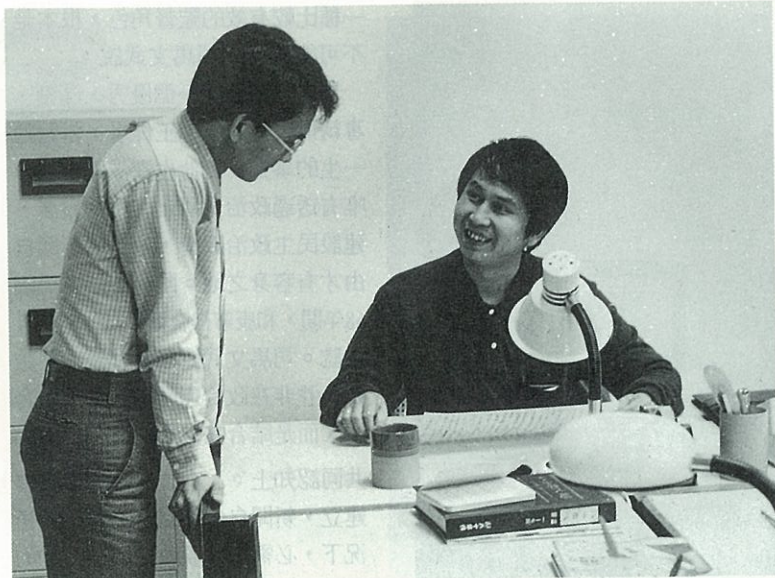
一種比較有效的監督角色，根本是不可能的。」司馬文武說。

司馬文武把做一個優秀、深刻、專精而公正的新聞工作者，當做他一生的事業。但他也深深體會到，唯有透過政治上制衡力量的發展，建設民主政治架構，台灣的新聞自由才有容身之地。因此，他在民國68年間，和康寧祥合辦「八十年代」雜誌。司馬文武認為他和康寧祥結合，並非在政治運動的基點上結合的，而是結合在自由新聞與言論的共同認知上。「在民主架構還沒有建立，新聞自由缺乏容身空間的情況下，必需先發展政治反對運動的力量。」司馬說。而康寧祥對新聞與言論自由懷著和司馬同樣的理想，彼此相知相惜，兩人便極其自然地聯合起來。對司馬而言，在黨外陣營中辦雜誌，並不代表他的新聞工作生涯的中止，反而是他新聞生涯的發展，「祇是走的路比較迂迴罷了」他說。

如今，民主進步黨組成了，台灣政治制衡力量有了很好的發展基礎。執政黨也採取比較開放的政策，民主政治的架構逐漸形成，有理由相信台灣的新聞自由將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現在是我回到新聞事業的原點上，做一個新聞事業工作者的時候了。」司馬笑著說。

南方朔早在離開中國時報前，就曾遊說過當時的周天瑞等人合辦一個新的雜誌。「祇是當時的條件還不成熟，人還聚不攏來，而未能如願。」他說。不過，他早已是一枝時報關不住的筆。近10年來，他一直潛心鑽研西方革新系的社會科學理論，決心「在世局如棋，紛擾不已的事務表面現象中，找出一條清晰、透明的理路，並為未來更合理的社會獻身與鋪路」。近幾年來，他在島內外刊物發表的評論文章，有一般台灣政論文章所不多見的文





胡鴻仁和執行編輯討論工作。

化、知性的高度，並且有具體問題的分析與述評，在理論上有發展，有創造性。

去年春，他在時報外發表的文章，明顯地突破了時報的安全和言論框框引起廣泛的注意。不久，他毅然地，離開中國時報，專業搞文化、理論和思想工作，平時以筆耕為生，並與林正杰合辦「前進」月刊，陸續寫文章，對台灣社會作結構性的批判、分析。多年前，他曾為文期勉黨外居於民間社會的代言人地位，「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民間文化優勢，以建立起足以向上滲透的力量，形成向上發生改變的影響力。」他說。近二年來，他特別專心於「民間社會」論的展開，並在參與「前進」雜誌的工作和協助黨外競選的具體工作上，實踐他的理論。

因此，他這一次加入周、司馬和胡等結合行列對他而言，祇不過是輕輕移動一個位子罷了。

「我們四個人的結合，代表社會上廣闊的中間力量形成的可能性。」他說。這四個人的政治理念，分別在政治光譜的不同點上，在左右兩點之內，大致即是中間力量的分佈地帶。這四人結合起來，如若果然能形成一股力量，就說明台灣社會

中間力量是可以結成的。

這就是他們四君子結合的外延性政治與社會意義而言。至於這個結合的內在凝聚力，則是新聞事業本身與道義。胡鴻仁這樣說：「我們的結合，是新聞上的共識所形成的。在這個結合點上，我們一起開創事業，相約『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 歧異

在另一方面，南方朔則認為，這四人的合作，固然是因為他們之間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彼此不同的地方。但彼此間的歧異，在某些方面，恰恰可以各獻所長，壯大結合的力量。譬如，他們除了都精通新聞實務外，這四個人各有特長。周天瑞長於行政與溝通協調；司馬文武以新聞寫作和黨外事務見長；南方朔精於文化和思想理論；胡鴻仁則善於組織與實踐。但是有些台北新聞界的人分析：四個人在某些方面的相互歧異，卻可能造成摩擦，甚至可能成為未來這「四人幫」瓦解的潛在因素。譬如，在政治上，意識型態上，甚至在思考方法上，他們之間是存有各別的歧異的。

關於彼此互有歧異的問題，胡鴻仁不否認同一中自有歧異。「如果大家能把這個事業當做『眾人之事』而不要當做純粹個人之事來做，就容易捐棄微末的歧異點，相互包容，而求其遠大。」

另外，美國華語快報負責人，著名的中國報人陸鏗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四個人都那麼傑出，如何合作？」他並且舉了『新聞天地』為例。據他說，當年幾個新聞界好手合作得如膠似漆，後來卻分道揚鑣了。對於這一點，他們四個人卻信心十足，深信因為大家對新聞事業懷有同樣熱忱；對現狀持有共同的認識；在政治上都沒有野心；都不是為了個人財貨利祿，而且彼此之

間從來沒有過任何過節。此外，南方朔說：「周天瑞在任何人群組合中，都能扮演很好的協調者角色。祇要有他在，相信我們永遠不會拆夥。」

### 開放

周、胡、南方、司馬四個人的結合，看來不僅是由於人和，而且也有天時。依南方朔分析，在目前台灣社會中，各種民間力量開始湧現，向上伸展。「而正統媒介卻因受制於既存體制的支配，顯然疏離於社會新起時勢之外，沒有能力承載新的社會內容。」南方朔說，「在台灣社會重大調整與再編的前夕，應該有新的媒體出現，成為真正的『第四力量』，積極為台灣社會創造一個理性的空間，培養有利於民主的文化土壤，促進台灣民主結構的形成。」

胡鴻仁相信，台灣社會今後的「開

放性發展」是全面性的。每個角落都會有新的力量湧現。「但既有的媒體卻有其一定的侷限性，缺少完整的光譜，無法涵蓋社會各次元的力量，使許多地方照不到陽光。」胡鴻仁說，「另一方面，新聞工作的專業行規深受既有媒體扭曲，使當前體制下的新聞記者不能充分履行他應盡的社會職責。」

因此，他認為，新形勢下的新的媒體結構，應形成「完整的光譜」，普照社會每一領域，提供讀者多重的選擇性。「我們所要辦的新聞刊物，基本上是不站在任何黨派的立場看問題，而是從社會公益的全局上觀照問題。」胡鴻仁說。

司馬文武則表示，現在民主進步黨已經成立，因而政治有了民主的初步架構，但仍缺乏民主的內容。「新聞自由是民主的重要血肉，必須積極去充實它。」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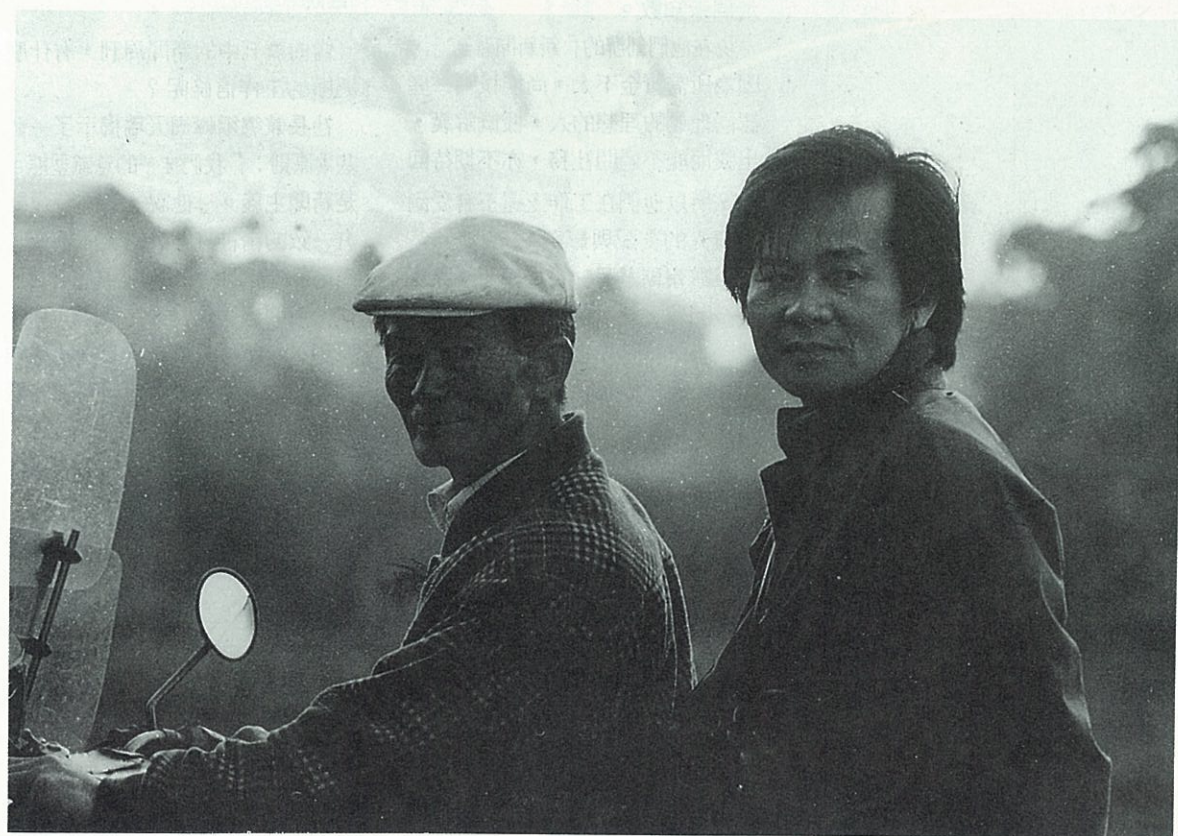
周天瑞則從新聞事業的內在效應

上，去思考「新新聞週刊」，並且希望能達成這三個具體目標：一、建立對所有人普遍適用的公平對待原則；二、發展出10年之內可以通用的新聞報導模式；三、建立新聞工作專業的尊嚴，重建新聞人的自尊與光榮。

### 辦報

正是基於這些認知與理想，他們在政府宣布即將要解除報紙限證措施之際，聚集起來創辦一個新聞週刊，而且宣稱下一步將是辦一份報紙。事實上，他們也確實在同步展開報紙的籌辦工作，也就是以辦週刊為起點，辦報紙為目標。但是，

1984年2月，司馬文武回豐原山上的老家探望父母後，他的父親以機車載他下山，好讓他搭車回台北。（攝影■徐璐）



(右圖)司馬文武曾是黨外刊物「亞洲人」的主編。「自由的報業，需要有民主的政治環境……」他說。(紐約時報資料)。

從雜誌轉化為報紙，是極其複雜而艱困的事。目前，他們是以辦報的精神來辦雜誌，「竭力先辦出一個高水準的週刊，建立聲譽與信用，以厚植來日辦報的有形和無形的資源。」胡鴻仁說。

目前可以想到的辦報最大難題，不外資金的籌集。報紙非有數億資金莫辦。如果接受資本家的投資，辦出來的報紙勢將受制於金錢，在某種程度內，必然要為投資者的利益服務，恐怕就很難保持辦報的理想與初心。而況他們4人都有著頗為顯明的知識份子性格，豈肯輕易賣身給資本家？也許不久的將來會有政治團體打他們的主意。但他們一開始即將「超越於所有黨派之外」列為新聞事業最高綱領，焉有降格為政治團體機關報的可能？在目前，他們初步的發想，是將來辦報時，或將以中小企業及專業社會團體做為籌資的對象，但可行性如何，卻是個未知數。

現在他們創辦的「新新聞雜誌」，因為所需資金不大，尚能找到一些認同他們的理想的人，慷慨解囊，出錢而能不過問社務，亦不期待回收，所以他們在工作上還不會受到出資人的支配與影響。

但辦報則是另一番局面了。除了資金問題之外，還要面對另外一個難關：媒體規模愈大，受制性也愈大。如南方朔就說：「體制性愈強，自由空間愈小。」報紙因所需資金太過龐大，影響力也大，所以納入既存體制的程度，遠甚於一般雜誌，從而其所能擁有的自主性與自由度，也相應地縮小，純粹的「自由報業」理想，也相應地受到制約。

在缺乏雄厚資金的支持下，辦報無疑是一條比較遙遠而多艱的路。因此，他們目前計劃中的報紙，還不是一份大型的正規報紙，而是以

中小型報紙為初步藍圖。南方朔說，「在現有土壤中，中小型報紙，或許最有民間代表性。」

在目前，他們籌辦報紙的第一步，是徵求「新新聞周刊」所有編輯顧問的同意，同時擔任報紙的籌備委員。目前確定的週刊編輯顧問名單為：林山田、胡佛、楊國樞、李鴻禧、林俊義、林毓生、田弘茂、姜敬寬、李子堅、張旭成、鄭欽仁、戴國輝、李南雄、翁松然、李金銓、張忠棟、葉啟政、邱垂亮、叢甦、張國龍、李永熾、黃榮村、黃武雄、鄭瑞城、張曉春、林嘉誠、瞿海源、呂亞力、蕭新煌、黃光國、林玉體、王世榕、吳聰敏、錢新祖、傅大偉、賀德芬。這一串海內外學養與形象俱優的顧問名單，不僅壯大了「新新聞週刊」的聲勢，而且顯示他們4人的志業與人格已經獲得學術界菁英的廣泛共鳴與信賴。

### 信條

當前籌刊中的新聞周刊，有什麼明顯的工作信條呢？

社長兼總編輯周天瑞揭示了一個基本原則：「我們唯一的意識型態，是新聞主義。」他說，「同時還要有一致的精神貫穿於內，而不祇是滿足某種新聞的快感」。具體言之，這份新聞週刊是「秉持新聞的專業原則，超越於政治黨派之外，避離意識型態的主導，而以新聞的客觀報導與深度分析為主調，並將理性、公正、寬厚等精神為指導精神。」周天瑞說。

副總編輯胡鴻仁具體指出，這份刊物將以「把新聞還原至其原始面貌」為重心，著力於新聞深入分析、新聞幕後探源，兼作事象的結構性分析，求其真實性與深刻化。「國內新聞的處理，則力求涵蓋各領域，國外新聞的處理，則以與台灣的生





在「新新聞」週刊新的辦公室和同事討論工作的南方朔。

存發展有關者為主，並且兼顧可作台灣生活參考對照的外國事物，並兼及海外台灣移民的問題。」胡鴻仁說。

他們認為這種走向可能面臨著兩大問題：◎讀者接受性如何？◎會不會被查禁？

### 鋼索

發行人司馬文武指出，近年來在一些黨外雜誌過份追求政治刺激性的結果，讀者胃口被弄壞了。平平淡淡的東西已經激不起讀者閱讀興趣。總主筆南方朔也懷疑「中間性」讀者究竟有多少？

然而，內容在政治上有刺激性，已將面臨查禁問題。即使將來他們的周刊不刻意求刺激，但深度報導有時就會碰到過敏處，難免不被查禁。而且一旦遭查禁，發行和作者都將受到影響。關於「刺激性」所造成的難題，他們認為，求真、求實、求深、求廣，是他們無可妥協的基本原則。但在技術上，要盡量不要觸犯當局的「尊嚴的最後防線」為度。用當前報界流行的俗語說，這就是所謂「走鋼索而不被查禁」的政策了。一般而言，以他們四

人豐富的「走鋼索」經驗，他們的周刊，應當不至於經常干忌而遭禁刊。比較要費心的，是如何把周刊崇高的自由報導理念，具體表現在每一篇的報導、分析與評論上。一般而言，他們四個人都精於策劃；都能採能寫，但也必須在海內外建立一個綿密的採訪網和強大的寫作群，否則恐怕還是難於充分地落實心目中新聞自由和理念。他們目前的組合，還在「有將無兵」的階段，往後除了必須招訓新人，還得大量



仰賴「外籍兵團」約請報社記者供稿，據估計，初期的「自製率」可能還不到一半。如何拓展稿源，並使新人趕緊上路，無疑是「新新聞雜誌」的理想能否貫徹，品質是否精良的重大考驗。

### 知性

他們四個人自信能夠通過這個考驗。他們希望他們的周刊對於提升當前報業的品質，有促進的功用；對擴大新聞言論尺度有所貢獻。胡

鴻仁就常說：「我們希望我們的周刊對台灣各報的進步與發展起帶動作用。」

隨著台灣政治的開放性發展，以及報紙限證、限張的解除，台灣報業的自由空間，勢必增大。在可見的未來裡，各報的新聞及言論尺度，勢將有放寬的趨向。如此可能使得「新新聞週刊」和各大報之間的「自由差距」縮小，而使其特色減弱。對於這個可能出現的問題，南方朔說，「我們必須在穩紮穩打中不斷

在新聞現場採訪的南方朔。

前進，否則我們的生命價值可能降低，所創造的成果也會被人揀去……」

「報禁」解除後的形勢，可能帶來一時的「報紙的戰國時代」。報館增加，報紙增頁，言論爭鳴，專欄專版增加：大型印刷機、各種新



周天瑞在仔細審閱來應徵的人員的各種資料。

聞從業人員的需求增大，廣告業的再編成等等，都可以預見。關心台灣文化問題的人士認為，在一般的技術上，台灣報業實際上訓練、養成了一些人才。「但是，由於台灣長期來在文化、思想和知識上的荒廢，我們缺少一群有知性和文化深度，同時又有報紙行政、編採經驗的『有學問的報人』（Highbrow Journalist）。另一方面，台灣在戰後冷戰結構下，對過去，與中國自己的獨立、自由報業傳統不接頭，當前又不大注意世界知名的歐、美、

日的一流報紙如『世界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朝日新聞』，關起門來，混日子者有之，在獨佔下自滿自得者有之，卻少見以獨立、公正、自由的報格嚴肅自許，從而刻苦讀書和工作的新聞工作者。而長年來的新聞教育，問題叢生，學生品質有待提升。」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觀察者說，「『新新聞周刊』四君子，公認是當面台灣年輕一代新聞工作者的首選。但四人中比較不能取代的，恐怕是南方朔。他多年來積累的文化 and 思想的資源，是『新新聞』的王牌之一。當然，他和其他三人無間的合作，使南方朔的知性得以圓融地成為周刊的獨物品質，吸引台灣渴於索求真實和對真實的啟發性分析的知識份子。我們拭目以待了。」



# 人間



## 《試閱》

- 請以明信片，寫明：地址、電話，寄人間訂戶組本社隨即寄上最新一期人間(33期)供試閱。
- 或是以電話告之，說明寄事地點及電話，也可以要求試閱。

## 《分期付款》

- 一般訂戶：全年1480元，分兩期740元×2  
兩年2800元，分兩期1400元×2

《以上訂費分期請於每月15日前劃撥》

## 《專人送書》

- 大台北地區，請電：(02)7091920~3人間訂戶組，專人送書收款。

## 《贈品》

- 為感謝及回饋您的支持：
  - (1) 訂閱1年，贈送合訂本4期壹卷一本。
  - (2) 訂閱2年，贈送合訂本4期貳卷二本。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 帳號：1008791-0號